

的朽不是民人



調查局
★ PBI
2399
料

新華書店

中國國民
組訓
教育委員會

THE PEOPLE IMMORTAL

譯眉茅 著曼斯洛格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022404

登錄號 5761



格 洛 斯 曼 著
茅 盾 譯

人民是主角



中 蘇 文 化 進 會 協 會



關於『人民是不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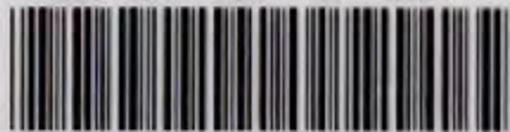
茅盾

一天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離開全世界人民所關心的舊金山會議只有半個月；今天報上消息，蘇聯紅軍已經攻進了維也納，巷戰異常激烈，蘇軍和盟軍間的距離最短處只有百多英里，而強大的蘇軍攻勢準備給柏林以最後一擊的，亦已如箭在弦。法西斯德國的潰敗，「在獸穴中擊斃野獸」的時間，現在是當真不遠了！

但是讓我們回顧二十二個月以前罷，那時候，偉大的蘇聯的愛國戰爭尚在艱辛的階段，那時候，一些短視的人們還在懷疑蘇聯人民的力量，一些和法西斯強盜心心相印之輩還在誇張希特勒的武力。不過是二十二個月罷哩，歐洲戰場的面目卻已整個兒變了。

華西里·格羅斯曼 (Vassili Grossman) 的小說「人民是不朽的」，完成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書中故事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一年初秋，紅軍雖然堅強抵抗但不得不繼續後退的戰爭最艱苦的階段：這在今天來看，已經是歷史了，然而從那時候來看，這部小說却正是今日紅軍輝煌勝利的預言，——這部小說實在是說明了今日紅軍輝煌的勝利既非僥倖亦非「奇蹟」，而是邏輯的必然。正因其如此，這部小說今天對於我們還有非常實際的意義；它不但幫助我們了解紅軍，認識它的不可抗的威力之根源，澈底明瞭它的真能愈戰愈強之所以然，而且它又能幫助我們對於紅軍得到更深的理解；紅軍這一軍事力量是服務於人類的自由解放的，是保障着未來世界的民主權利的，因為組成紅軍的士兵是愛和平，愛勞動，抱有崇高的理想

國家圖書館



004652766

，在二十多年的蘇維埃制度下面培育出來的新型的的人民。它不單是一個國家的武力，它是代表了全世界的要求民主的人民的，它的勝利也就是人民的勝利，民主的勝利。

在蘇聯文壇上，「人民是不朽的」之發表，也是一件大事。一九四三年五月，當蘇德戰爭發生後二十二個月，蘇聯作家協會的擴大會議中，總結了過去二十二個月中蘇聯作家對於愛國戰爭的貢獻，就已經指出，「人民是不朽的」這一部小說是各戰線的紅軍士兵最歡迎的讀物，其需要之擴大僅次于瓦希列夫斯喀女士(Wanda Wasilewska)的「虹」。(小說，有曹靖華譯本)。

這一次的蘇聯作家大會中，愛倫堡(Илья Ehrenburg)說了幾句意味深長的話語。他說：「我們常常聽說到戰爭供給了一個作家以「題材」，……讓我們坦白地直誰罷。這類的戰爭給了作家什麼的話語是不用說的。另外一件事却在我們心裏焦灼；作家有些什麼給了戰爭呢？」我們知道，從戰爭的第一天起，蘇聯的作家們就在前線和後方以他們的一枝筆為祖國効力；在前線的作家們一手拿筆，一手也持槍，——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發表過長篇小說(坦克手)而成名的青年作家育利，克萊莫夫(Юли Крымов)就是戰死在火線上的。因此，愛倫堡所說「作家有些什麼給了戰爭」，顯然是另有所指。但是他這一問，在「人民是不朽的」書中是可以找得答覆的。

首先第一，我們且看作者就蘇德雙方軍隊本質上的不同下了怎樣的判斷。

營委員包加列夫，本來是莫斯科一個大學的哲學教授，對於德國法西斯軍隊那種無靈魂的和機械的特性，作了異常透關的分析：「包加列夫仔細研究過德軍指揮部的命令，在這些

命令中他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組織的技能——德軍的焚掠，搶劫，轟炸，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他們會在露營時有組織地收集吃空了的罐頭，他們也能編製巨大縱隊的最複雜的行動的計劃，訂出了無數的詳細節目，而以數學般的精密，絲毫不變不漏地付之執行。然而在他們的這種不要思想但憑紀律以指揮數百萬大軍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之中，却有着一些退化的東西，和人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東西。他們的，不是理知的文化，而是本能的文明，在性質上是和螞蟻及牲畜的組織性有些相同。」

而德軍的個別士兵的知識程度也是出奇地簡陋。「他們讀過的書少得驚人，他們不但不知道本國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悲多芬，甚至連德國政治史上的巨頭如俾士麥，著名的軍事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們知道的，只有他們所在地的國社黨支部書記的名字。」

他們的頭腦裏雖然被戈培爾之流灌進了「德國人種獨優」，「德國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為奴」的狂妄的思想，然而所恃以振作士氣者，却是裝在口袋裏的各種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毀了的華沙，被屈辱了的凡爾登，被焚燬了的伯爾格萊德，被掠奪了的不魯捨爾和阿姆斯特丹，奧斯陸和納維克，雅典和格琴尼亞，」還有，就是「德國少女和婦人的照片，短髮覆額和鬘髮垂垂的，都穿着條子紋的寬大的睡褲。」而每一個德軍軍官身上都有「護身符，——金鈴，魔禁用的珊瑚珠的手串，取其吉祥意義的裝着黃色琉璃珠眼睛的小布人。」

他們的家信也是出奇地無聊。「士兵寫回家的信中，總是詳細列舉他們如何燒烤雞和豬

肉，吃過多少乾酪和蜂蜜，再就是地方風景的皮相的描寫。而從他們家裏寄出來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業性，簡直像是百貨商店的發票：寄來的綢子，香水，女袴等等，都收到了，謝謝。下次寄郵包時，請寄一件厚汗衫給祖父，再要毛線幾束，童鞋數雙……」愛倫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抄引了一個德國女人寫給她的在前線的丈夫的一封信，說是希望她丈夫為孩子「弄到一身羊毛衣，即使染了血污的也好！」這些都是完全爲了掠奪而去打仗的德國士兵的自己的供狀。

這一切，——從軍事制度的無靈魂的機械的特性，以至蝗虫一般的貪婪的士兵，——就是德國法西斯軍隊和蘇聯紅軍（抱有崇高的理想，尊重自動的自覺自悟的紀律，發揚創造性，執行自我批判，時時刻刻學習求進步的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武裝力量）本質上的不同。包加列夫深刻地看到，而且堅決地自信：「他們永遠不能征服我們這國度。他們在瑣碎細微節目上的計算愈精確，他們的行動愈算術式，則他們對於最主要事物之了解將愈感不足，而橫在他們前途的災難便將愈加嚴重而無可救藥。他們計畫着瑣細節目，但他們的思索方式却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的），他們只是個計劃匠。他們不認識他們所開始的這次戰爭之歷史發展的法則；並且像他們這樣本能的庸俗卑劣追求功利的人們，也不可能把握這歷史發展的那些法則的。」

這就是紅軍的一個戰鬥單位的一位軍事委員（在政治指導，發皇鬥志，以及決定戰略方面負決定之責者），在戰爭最不利的階段所下的結論。而這樣的自信，決不是由于盲目的樂觀，而是根據了知彼知己的理性的客觀的分析。

在這里，也就有了這部小說的主題：兩種力量的鬥爭，一邊是帶着蝗羣的或貪婪的鼠類的本性的，這種本性鼓動着侵略者的法西斯軍隊；另一邊則是在二十多年的蘇維埃制度之下培育出來的蘇維埃人民的理性的崇高的精神，這一種理性的力量使人們能以理解那作用于此次戰爭中的歷史進化的力學的法則，使人們能以預見未來，從而堅強不屈地去開闢到勝利的道路。

其次，格羅斯曼在這部小說裏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蘇維埃制度所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怎樣的人。

少校團長邁爾采洛夫，蘇聯英雄，蘇芬戰爭中受傷三次，非常的勇敢，當戰鬥吃緊時每每親自帶了一連人去衝鋒，然而缺點也就在此，他還缺乏一個指揮官在危急關頭所必需的冷靜和自制，他忘記了作爲一個戰鬥單位的指揮官的最大的責任不在表現個人的勇敢不怕死，而在絞盡腦汁發揮他的計劃與組織的才能。然而他這缺點在嚴重的考驗下終於克服了。作者在故事的發展中把包加列夫對於邁爾采洛夫的批評（本書第六章「晚上」的後半）作爲這「克服缺點」的過門，但是，我們必須看清，作者所要着力指出來的，不是邁爾采洛夫因受包加列夫的批評而變爲一個「新的人」，而是由於包加列夫的一番批評使得邁爾采洛夫變回他真實的自己，——肅清了他的好逞匹夫之勇的缺點，光大了發揮了他在蘇維埃制度下被教育被型成的品性。邁爾采洛夫還是原來的邁爾采洛夫，不過在嚴重的考驗下，他肅清了自己品性上的一些渣滓，變得更堅強，更幹練，更鎮定。作者用了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一個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培養出來的人碰到最危急的關頭時他平日所受的陶冶訓練能夠迸發出怎樣眩目

的光輝。

從邁爾采洛夫身上，我們看到一個指揮官怎樣在戰爭中間經受考驗，怎樣發展和發現了他自己。而這一個發展自己和發現自己的過程，也在紅軍的普通士兵身上進行。作者在這方面所寫的具體例子便是伊格那底也夫，一個強壯的、愛說愛笑的人，一個手段高明的工人，也許有點吊兒郎當，但在祖國需要他的時候，他是充滿了對於本份崗位上最高的責任感的，他是一個卓越的戰士，勇敢，鎮靜，機智。伊格那底也夫的發展也不是突如其來，像翻了一個身。他的堅強，他的對於自己本份工作的不可動搖的責任感，是隨着他的對於法西斯蝗羣的不可和解的憎恨與鄙視而俱來，而同時深化了的；而他的對於敵人的憎恨——這崇高的熱情，也不是一下就到了最深最高度的。這也有它發展的過程。

正像 A. 托爾斯泰 愛倫堡 蕭洛霍夫在他們那些警闢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學習如何憎恨」，伊格那底也夫是在「夜色蒼蒼」的一個和平城市被轟炸的一夜接受了「學恨」的第一課。（本書第四章「一個城的毀滅」的中段）。作者把伊格那底也夫所受這「第一課」和他初次上火線和凶悍的法西斯坦克手肉搏時那種大無畏而鎮定的行動給了很好的聯系。（本書第十章「不計代價——一步不退！」的中段）。但是，直到伊格那底也夫所在的這一營和主力失掉了聯絡而退入森林中在敵人後方活動，而伊格那底也夫作為偵察兵潛入敵人佔領下的一個村莊，看到了敵人怎樣在村中舒舒服服吃喝作樂的時候，這才他這「學恨」的課程終於完成了。（本書第十二章「此地的主人」的首段）。

「慘厲的痛苦，悲哀和憤怒，煎熬着伊格那底也夫的心。不論是在德國人燒掉那城市的

一夜。是在被毀滅的村莊，乃至在血肉橫飛的戰場，從來不曾像這清風麗日的此時此地激動了伊格那底也夫的感情。這一些舒舒服服地在蘇維埃村莊裏休息的德國人比在戰場上的，可怕到一千倍。……伊格那底也夫看着這些休息中的德國人，恨入了骨髓。忽然他想像到戰爭已經告終，德國人就如他現在所見似的在那里洗澡，聽夜鶯嬌啼，在林子裏空地上散步，採集紅莓和黑莓，各色草菇，在村舍裏喝茶，在蘋果樹下玩弄絲竹，吆喝着小姑娘們來往伺候，——而當這樣的想像閃過腦膜的時候，他，曾經受過戰爭的一切恐怖，曾經當德軍坦克在他頭上怒吼時匍伏在土坑底，曾經在前線的塵土漫天的路上走道幾千里，曾經天天出死入生的伊格那底也夫，便從他的心底深處，從他的每一滴血液，認清了今天這一個戰爭非打到最后德國人趕出蘇維埃國土不可。」

這便是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培育出來的愛和平愛勞動，並深愛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國家的一個人民對於那些專門掠奪別人勞動所造的財富的法西斯野獸的最高深的憎恨！這便是蘇維埃制度在伊格那底也夫身上所型成的崇高的理性和情形；而從這發出來的力量就是最偉大的不可抗的戰鬥精神。伊格那底也夫覺得：「大火的烈燄，炸彈的霹靂，空戰，——這一切，比起這一幅法西斯在佔領的村莊中安閒休息的圖畫來，實在要好受得多。」這一種心情，剛好和那些奴性很深的不可救藥的「忍辱偷生，猶勝于死」的觀念，正相反對；具當之流，你就打死也不會有這樣的心情。但是一個不承認世上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的蘇維埃人民，一個把掠奪別人的勞動果實認為大惡不道，同時也把自己的勞動果實之被劫奪視為奇恥大辱，換言之，不願奴役人亦不受人奴役的蘇維埃人民，却看見了「法西斯惡棍們安閒自得的景象」而

憤怒到「血液凝凍」！

格羅斯曼所揭示的這種蘇聯人民的特性，——從二十五年的蘇維埃制度培育出來的「蘇維埃人」的性格，在蕭洛霍夫的作品中，我們也看到了。蕭洛霍夫的小說「恨」和長篇小說「爲祖國而戰」用了深刻的心理描寫闡明了「愛」與「恨」的關係。他指出：消滅了剝削制度的蘇維埃社會是只教人「愛」的；愛人類，愛每一個忠實地爲了自己也爲了全人類的福利而勤懇勞動的人：這是蘇維埃人民的信條。正惟其有這樣偉大的愛，故對於侮辱人的尊嚴，想要奴役別人，只待坐享別人勞動成果的惡獸，不論他是褐色的納粹或是其他塗着各種保護色的醜類，蘇維埃人民一律澈骨地憎恨。從博大的崇高的愛一脈派生的，便是對於卑劣，自私，殘酷，強暴等等的無可和解的澈骨的恨。我們中國古哲所說的「唯仁者能愛人，斯能惡人」，正也是這個意思。一年以前，在爲祖國而戰時，蘇聯人民固然奮不顧身；現在，爲了解放被納粹奴役的歐洲國家，爲了消滅人類公敵，蘇聯人民也是同樣的奮不顧身。記得在慕尼黑的「不名譽協定」以後，已故的有名的張伯倫曾經有一篇談話，表明他的「苦心」，其中有幾句最「精采」的話大意是如此：他很欣幸，流血的慘劇是避免了，他相信英國人民也和他同有此心，因爲，要英國人民爲了他們連聽也不大聽得過的蘇台德德這個小地方，爲捷克人而流血，是強人所難能的事。現在，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不值一文。而他的綏靖政策的「哲學」基礎，別的且不說，只就上所引述的他那番話看來，就是「不相干的捷克人倒了楣，犯不着英國人去流血，」而且他還敢「相信」英國人民亦「同具此心」，也許，英國有一大部分的小市民對於那時張伯倫的話確也會心首肯。然而嚴酷的事實終

于使他們認識了真理。英國作家格林伍德的戰時作品小說「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的朋丁先生」就告訴我們這一事情。「人民」終究是「不朽」的，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

最後，在包加列夫這一個人物身上，格羅斯曼又叫我們認識了蘇聯人民與其領袖及其立國原則三者之間的堅強不可分離的關係。包加列夫本來是莫斯科一個大學教授，哲學家，唯物論者，「他對研究工作着了迷，總想法把教書的鐘點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這主要興趣所在的科學研究工作在那時已經從事了兩年之久。」戰爭發生後，他先擔任某戰線的政治部對敵工作科的職務，在工作之餘，他有時回憶到戰前在大學圖書館內做研究工作的情况，「有時，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會浮上了他的腦筋，于是他會對於這曾經使他傾注心力如此其深而且切的問題，又一度加以玩味和思索。」但是包加列夫不是書呆子，當他被任為營軍事委員以後，事實證明，他是能够擔負起這一個領導並教育紅軍士兵及其指揮官的重大任務的。「他有時自己也很驚異，如何在短短幾小時之內，他突然的就結束了過去的生活方式。而他在危疑關頭尚不失其判斷力，他能堅毅地迅速地採取行動，這又使他也頗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看到了在此時此際，在戰陣之中，他依然智朗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為人們所信賴，所尊敬，人們是感受着他的內心的潛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時常對自己說，我所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無用的，不；革命的辯證法給我好的訓練，已在這次戰爭中得到證明。多少歐洲的古老的文化在這次戰爭中都崩潰了。」

這樣的一位哲學家，唯物論者，大學教授，營軍事委員，在這部小說的故事中，對於思想領導，政治教育，糾正錯誤觀點，肅清失敗主義，提高士兵情緒，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

影響了團長邁爾采洛夫，幫着這位英勇的團長找到「他真實的自己」，他也影響了士兵伊格那底也夫。他把那被彌香斯基的不正確的領導所誤，而弄得士氣銷沉的一連人，很有勁地整編振作起來。他嚴厲地克服了彌香斯基的失敗主義的觀點。總之，在包加列夫這人物身上，我們清清楚楚看見了作爲指導力量並作爲鎔合蘇聯一切力量的那個最神聖而堅強的真理。紅軍之所以能愈戰愈強，蘇聯之所以能愈戰愈強，決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簡略的敘述，說明了「人民是不朽的」這部小說絕不是普通的戰爭小說，絕不以描寫士兵的英烈爲唯一的能事；沒有生活的實感固然不能寫到那樣真切，但如果沒有思想的基礎，也不能看得那樣深刻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作家實在應當特別注意。過份強調生活實感的說法，自然比強調技巧要正確得多，然而忽視了思想基礎，則生活實感亦將無根，看事看人都不可能深入而正確的。

關於格羅斯曼的生平，譯者所知極少。請教過對於蘇聯文學富有研究的朋友，他們在俄文「文藝辭典」及「文學日曆」上也沒有查出他的名字來。但是從近三年來的英文本「國際文學」上，我們常見講到這位作家，知道他在戰爭以前就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斯傑潘。科爾丘金」，被視爲蘇聯文壇最佳作品之一。戰爭發生後，格羅斯曼就到了前線。「人民是不朽的」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完成的。一九四三年春，他又發表了萬言以上的一個短篇小說「生命」，也頗得好評。「生命」的故事並不算新，這是蘇聯戰時文學學中最常見的從敵後突圍的故事。應當注意的，是「生命」中所描寫的蘇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這一種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並不單單從民族歷史的過去光榮來的，而是用自己的勞動創造了自己的幸福

。建立起平等自由的新國家的蘇維埃人民，從現實的基礎上養育成功的。這樣的自尊心和自信力這才能夠幹出旋轉乾坤的大事，這才不是「阿Q式」。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最激烈的時候，格羅斯曼就在這圍城中。他寫了十多篇故事，總名即為「斯大林格勒」。坦克手，步兵，拖拉機工廠的蘇人大隊，激烈的炮戰，空戰，肉搏，都在讀者眼前馳過。對於將來史家，這些短篇不僅是戰史的實錄，也是保衛斯大林格勒的紅軍士兵，工人，平民們的思想情緒的最忠實的記載。

「人民是不朽的」，最初發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號的蘇聯文藝刊物「旗」。(完稿時日據註明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三年即由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印出了單行本。中國有林陵的譯本即根據俄文單行本的。此外，原作者又自編了一個節本，列為一九四二年「小火花」叢書第五三——五四種。此節本共分十三章，每章皆有標題。原本(即未經節過之單行本)共分二十二章，每章僅標數字，無標題。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又印行了「人民是不朽的」英文譯本。譯者為 Elizabeth Durnelly，共分十八章，每章皆有標題。英譯本比原單行本為略，但比作者自編之節本為詳，剛好介于兩者之間；這可能是譯者自己這樣選節的。又英譯本有些章節的前後次序也和原單行本不一樣。

據戈寶權先生說，林陵的中文譯本有不少誤譯處，而莫斯科出版的英譯本也有不少誤譯處，大都是看藉了字母所致。例如「給自己」誤為「代你」，「晚上六點鐘」誤為「早上六點鐘」之類。又英譯本刪節之處，有時是整段的刪，有時整句，有時則刪一二字。

我這翻譯是根據英譯本重譯的。曹靖華先生要我翻譯這本書時，早在一九四三年冬，然而因爲我老是小病糾纏，又另外有些打雜的筆墨工作，直到去年（一九四四）秋方準備用三個月時間一氣陵成，而其時林陵擇本已經印出，我一比較，內容詳略不同，林譯詳而又從原文直譯，我就覺得我可以不必再譯了。但是靖華先生以爲名著不妨有兩譯，且所據之本雖不同，而各人譯筆亦不同，要我仍舊譯了出來。

我應當感謝戈寶權先生，他化了不少精神時間爲我的譯本和俄文本逐句逐字校對過。英譯錯誤之處也由他校正。如果這個重譯本幸能免于錯誤的話，這都是寶權先生之力，特在此處敬誌感謝。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茅盾譯于唐家沱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個黃昏，在向哥美爾去的大路上，重砲隊在移動。這些砲是這樣的大，甚至於長年奔波，見多識廣的騎馬的軍差，也老是興趣盎然梭着那碩大無明的鋼鐵的砲身。塵土瀰漫了暮色的天空，人們的面孔和制服都成了灰色，眼睛却火紅。砲兵們，只有很少數是步行的，大部分都坐在砲上，其中一個，正捧着鋼盔在喝盔裏的水，水點從他的下巴淌下來，他那水濕的牙齒閃閃發亮。你以為他在裝鬼臉罷——然而不是；他的臉色是在深思，而且倦態可掬。

「飛——機！」走在前頭的中尉拉長調子叫着。

兩架飛機掠過一叢橡樹向公路這方衝來了。人們不安地望着，開始爭論：

「這是我們的機子！」

「不，是德國的。」

於是那句前線的戲謔，照例又哄然爆發了：「是我們的，不錯，——可是我的頭盔呢？」飛機橫越公路而去了，這表示，牠們是我們的。德國飛機在發見縱隊以後總是掉轉頭來而採取了和公路平行的路線的。

強有力的拖拉機，拖着那些大砲穿過村莊的街道。大砲們隆隆然碾過靜謐的黃昏的村街，經過那些刷得雪白的村舍，村舍門前小巧的庭園中紅的芍藥和毛茸茸金色的球狀花輝映着

落日的餘光，女人們和灰白鬍子的老頭兒坐在門前階台上，牛在牢牢，狗在汪汪，——大砲們沉重地拖過，對照這一切，看來是多麼怪樣。

在一座小橋附近，不慣這樣可怕的重壓的橋身在格格地叫，一輛小汽車停在那里等候那砲隊通過，那司機顯然對於這樣的情形是習慣的了，微笑地注意看着那一個在鋼盔內喝水的士兵。營軍事委員，坐在司機旁邊的，老是伸長了頸子看能不能望見那縱隊的尾巴。

「包加列夫同志，」司機說，帶着濃重的烏克蘭口音。「也許我們就在這里過夜罷，天馬上要黑下來了。」

營委員搖了搖頭。

「我們必須趕一趕了，」他說，「我一定要趕到司令部。」

「這種樣的道路摸黑走決定不能夠，反正是到不了，說不定今晚上得在林子裏宿夜呢。」司機說。

營委員失聲笑了起來：

「怎的，爲難麼？你忽然饞起來想喝牛奶麼？」

「喝這麼一點牛奶，再加幾顆油煎得好好的馬鈴薯，其實也不壞。」

「還想吃點鵝肉罷，」營委員說。

「怎麼不想？」營司機興奮地頂了一句。

「三個鐘頭之內，我們必須趕到司令部，不管道路好壞，也不問黑的怎樣。」一會兒以後，這小汽車開上了橋了。亞麻色頭髮的小孩們跟在車後跑。

「喂，叔叔，拿點黃瓜去，拿點番茄去，拿點梨子去！」他們一邊追，一邊喊着，把黃瓜和半熟的綠皮的梨子，進那開了半截的車窗。

包加列夫朝那些孩子們揮手，感動得心都發抖。看着村童們跟撤退的隊伍送別，包加列夫心裏真是又甜又酸的。

戰爭以前，謝爾蓋。亞力山大羅維奇。包加列夫是一位大學教授，擔任了莫斯科某大學的馬列主義講座。他對研究工作着了迷，總想法把教書的鐘點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這主要興趣所在的科學的研究工作，在那時已經開始了兩年之久。他常常直到該吃夜飯的時候：這才從大學回到家裏，一坐到飯桌前，就從皮包裏抽出手稿來讀。他的妻問他吃的合不合口味，炒雞蛋鹹的够不够，他的回答總是牛頭不對馬尾。妻是又氣又好笑，可是他却對妻說：「麗莎，你要知道，今天一天我簡直的樂極了，——我讀到了新近才從舊檔案裏找出來的馬克思寫給拉法爾格（馬克思的女婿）的幾封信呵！」於是妻就靜聽他說，聽着他是那樣的興奮和愉快，也不禁爲之神往。妻是愛他的，而且以有他爲驕傲，——妻知道他約同志們多麼敬重他，總是用多麼讚揚的口吻談到他品性的醇朴堅貞。

現在，謝爾蓋。亞力山大羅維奇。包加列夫，擔任着某戰線的政治部對敵工作科的代理科長。有時他回想到大學裏手稿保藏處的涼快的地下庫房，那滿堆着各種文件的桌子，那加了聚光罩的電燈，以及那圖書館主任把流動梯子從這一個書架推到那一個的時候梯腳的滾輪發出來的吱呀吱呀的聲響。有時，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會浮上了他，腦筋，於是他會對於這曾經使他傾注心力如此深而且切的問題，又一度加以和玩味思索。

小汽車奔馳在路上……煤煙，磚瓦的灰，黃色的土，極細的灰色的砂灰，這一切的灰塵把人的面孔弄成個死人似的。塵土的雲陣高罩在前線道路的上空。這塵土，是幾十萬雙紅軍的靴子所揚起來的，是載重車的輪子，坦克的環帶，拖拉機，大砲車，羊羣和豬羣，集體農場大羣的馬和母牛，集體農場的拖拉機，難民們的格格作響的小車子，集體農場工作人員的草鞋，以及那些從包波魯伊斯克，摩乍爾，什洛賓，謝彼托夫卡，別爾迭赤夫，等等地方逃出來的姑娘們的鞋子所揚起來的。這塵土，高罩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土地上，這些塵土捲過了蘇維埃的原野。到了夜間，陰暗的八月的大空，被村莊大火的凶惡的火焰映得通紅，炸彈爆裂的雷一樣的吼聲，隆隆然滾過了橡樹和松樹的陰森林子和顫抖的矮叢的楊樹；紅色的和綠色的飛彈劃破了厚天鵝絨似的天幕；高射砲彈在高空炸裂像白的火星；滿載着爆炸彈的「亨克爾」——德國飛機之一種——，在深暗的高空單調地哼着，那聲音是辛酸而嚇人。村落的老頭兒、老太婆和孩子們送着退走的士兵們，對他們說：「喝點兒牛奶去罷，親愛的，……吃了這乳酪，……拿了這些餅子去罷，打孩子，……帶點黃瓜在路上吃罷。」老眼在淌着眼淚，想在成千成萬滿是塵土的，嚴肅而疲倦的臉兒中間找到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太婆們把裝着禮物的小小的白布包，送到士兵們面前，而且懇求道：「拿去，拿了去罷，好孩子，你們都是跟我親生的骨肉一樣的。」

德寇從西方滾滾而來。德寇的坦克都惡劣地畫着骷髏和交叉的骨頭，紅色和綠色的龍，狼頭與狐尾，叉角崢嶸的鹿頭。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帶得有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毀了的華沙，被屈辱了的凡爾登，被焚毀了的伯爾格萊聽，被掠奪了的不魯捨爾和阿姆斯德丹

，奧斯陸和那維克，雅典和格琴尼亞。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有德國少女和婦人的照片，短髮覆額和鬘髮垂垂的，都穿着條子紋的寬大的睡氈。每一德軍軍官身上部有護身符。——金鈴，魔禁用的珊瑚珠的串子，取其吉祥意義的裝着黃色琉璃珠眼睛的小布人，每一德軍軍官的口袋裏：都有「俄德軍用會話手冊」，裏面是這些簡單的句子：「兩手舉起」，「站住，不許動」，「砲在那里？」「投降。」每一德兵都學會了這些字的俄文：「牛奶」，「麵包」，「雞蛋」，「可可」以及「拿來，拿來。」

德寇從西方闖進來了。千千萬萬的人民奮起抵抗了：從清澈的奧卡河，寬闊的伏爾加河，從黃澄澄的嚴峻的卡瑪河以及飛湍噴沫的伊爾特斯河，從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從頓巴斯和劃赤，從阿斯特拉罕和佛羅內茲。千千萬萬忠實的勞動人民的手，挖掘那些反坦克壕，戰壕，掩蔽處，土坑；喧囂的森林和叢莽，靜默地躺下了牠們萬千的軀幹，橫在公路上和冷靜的村莊裏；帶刺鐵絲網圍住了大小工廠的院子，在我們可愛的綠色城市的大街和方場上。鐵的刺蝟似的反坦克砦，也建立起來了。

包加列夫有時自己叫很驚異，如何在短短幾小時之間，他突然的就結束了過去的生活方式；竟那麼輕而易舉，而他在危疑關頭尚不失其判斷力，他能堅毅地迅速地採取行動，這又使他也頗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看到了在此時此際，在戰陣之中，他依然智朗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爲人們所信賴，所尊敬，人們是感受着他的內心的潛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時常對自己說：「我所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無用的，不；革命的辯證法給我的好訓練，已在這次戰爭中得到證明，多少歐洲的古老的文化在這次戰爭中都崩潰

了。——但即使如此，他對於自己所做的，還是不滿意；他覺得他還不會儘量貼近紅軍士兵，不會儘量深入戰爭的核心；因此他想從政治部轉調到火線上去。

他常常得審問德軍俘虜，大部分是上等兵和軍士。他明白感得：那不分日夜在煎熬着他身心的對於法西斯之極度的憎恨，在審問俘虜之際，漸變為蔑視和鄙夷，俘虜們大部分都是自動地情願說出了部隊的番號，以及裝備的情形，一口咬定說自己也是工人，而且衆口同聲叫道：「希特勒，打敗了，打敗了，——雖然明明白白他們這話是有口無心的。他們的家信之無聊，也使包加列夫驚愕不置，德兵寫回家的信中，總是詳細列舉他們如何燒烤雞和豬肉，吃過多少乾酪和蜂蜜，再就是地方風景的皮相的描寫。而從他們家裏寄出來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業性，簡直像是百貨店的發票：「寄來的綢子，香水、女袴等等，都收到了。謝謝。下次寄郵包時，請寄一件厚汗衫給祖父，再要毛線幾束，童鞋數雙」，……等等，等等。

。 偶然的偶然，他問到了一個俘虜居然自認是法西斯信徒，坦然自承他始終忠於希特勒，確信德國人種優於其他民族。德國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為奴。包加列夫問過他們許多話；他們讀過的書少得驚人，他們不但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斐多芬，甚至連德國政治上的巨頭如俾士麥。或者德國著名的軍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們知道的，只有他們所住地方的國社黨支部書記的名氏。

包加列夫仔細研究過德國指揮部的命令，在這些命令中他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組織的技能，——德軍的焚掠、搶劫、轟炸，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他們會在露營時有組織地收集

吃才卒的罐頭，他們也能編製巨大縱隊的最複雜的行動的計劃，訂出了無數的詳細節目，而以數字般的精密，絲毫不變不漏地付之執行。然而在他們的這種機械地遵從計劃，盲目地作鵝步而行進的才能中，在他們的這種不要思想但憑紀律以指揮數百萬大軍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之中，却有着一些退化的東西，和人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東西。他們的，不是理知的文化，而是本能的文明，在性質上是與螞蟻及牲畜的組織性有些相同的。

在包加列夫所檢閱過的德國兵的通信中，他只看到兩封信。與衆不同，——一封是一個青年女人寄給一個列兵的，另一封則是一個列兵寫好了正要寄回家去的；在這兩封信內，包加列夫找見了一線的擺脫了機械動作性的思想的閃光，也找見了並沒含有那常見的小市民庸俗卑劣性的感情，這兩封信充滿了對於德國人所犯的罪惡之羞恥與憂愁。又有一次，包加列夫審問了一個年紀較大的軍官，這軍官從前是文學教授，而這一個人也證明是有思想而且是反希特勒的。

「希特勒，」他對包加列夫說，「並沒給人民造出了財富，希特勒是搶劫了人民的財富。他劫掠了勤勞的德國人民的工業文明，就同一個強盜綁劫了一架完美的汽車，——而這汽車却是忠實的思想的產物。」

「他們永遠不能，」包加列夫這樣想，「永遠不能征服我們這國度。他們在瑣碎細微節目上的計算愈精確，他們的行動愈算術式，則他們對於最主要事物之了解將愈感小足，而橫一在他們前途的災難便將更加嚴重而無可救藥。他們計劃着瑣細節目，但他們的思索方式却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的）。他們只是個計劃匠。他們不認識他們所開始的這次戰爭之歷史發

展的法則；並且像他們這樣本能的庸俗卑劣追求巧利的人們，也不可能把握這歷史發展的那些法則的。」

包加列夫的汽車飛馳過陰森的使人戰慄的樹林，駛過那跨在彎曲的溪澗上的小橋，穿過霧氣濃重的峽谷，繞過了清澈如鏡，反映着八月夜萬點繁星的池沼。司機柔聲說：

「營委員同志，記得那一位坐在大砲身上，在鋼盔裏喝水的那武裝同志麼？現在我有這樣的感想——他一定是我的兄弟。一定是。現在我明白了，幹麼他這樣注意我！」



軍事會議

軍事會議開始以前，師軍事委員乞列特尼成科到公園裏散步去了。他踱着方步慢慢地，時時站住，把烟葉裝進他的短烟斗。他走過了那座古宮，宮有鐘樓，那鐘已經不會走；他一直到了那池邊，一片濃密的綠蔭罩在水上。清晨的陽光射在池裏那些天鵝的身上，白的耀眼。天鵝們都昂起了頭，長頸子挺得板板的，都游動得那樣慢，似乎因為那墨綠色的池水委實太濃稠了，牠們的脚划不開。乞列特尼成科站定了，沉思似的看着這些雪白的水鳥。一個頗有些年紀的濃鬍子的少校正從信號站那邊沿着濃蔭的小路向池子這邊走來，露濕的砂土在他那馬靴底下吱吱地響。

乞列特尼成科認識這少校——他是在作戰部工作，曾經來報告過情況的。

「請示，有公事報告，軍事委員同志。」少校高聲說。

「好，請罷，什麼事？」乞列特尼成科回答，眼仍望着那些天鵝；牠們被少校的高聲所驚，現在正向池的對岸游去。

「第七十二射擊師團指揮官來了報告……」

「這是馬卡洛夫罷？」

「是的。據報，昨晚十一點，敵人開始移動大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俘虜供說，他們是屬於古德林坦克軍團的三個不同的師團的；他們奉的命令是進佔烏維洽——諾伏格拉特。」

綏維爾斯克一線。」

「哦，」乞列特尼成科說，「這是昨晚我就知道了的。」

少校好奇地看着乞列特尼成科的多縐紋的面部以及那一對大而又狹的眼睛。師委員這雙眼睛比起他的飽經風霜的臉部的皮色來，實在明淨潤澤得多了；師委員的臉是經過一九一四年的俄德戰爭，以及內戰時代大草原作戰這兩次的風吹霜打的。師委員的臉色平靜而帶深思。

「那麼，准許我報告整四點鐘到的最後戰報……」

「咳，整四點麼，」乞列特尼成科說，「可能是三點五十七分罷？」

「可能的，軍事委員同志，」少校微笑着說。「前線的其他部分，敵人的活動不太厲害。只有一個消息，敵人已經在渡口的西方佔據了馬爾契辛那。蒲達村莊。當時敵人受了一個半營的損失。」

「什麼村莊？」乞列特尼成科轉過身來向少校追問。

「馬爾契辛那。蒲達。」

「正確的麼？」乞列特尼成科威嚴地高聲再問。

「絕對正確。」

少校說了就頓一下，然後又微笑着抱歉似的說：

「美麗的天鵝呀，師委員同志。昨天空襲時，給炸死了兩頭。牠們的小鵝還留着。」乞列特尼成科又抽烟，吐出濃的烟圈。

少校向司令部那方去了，走過那路旁的老楓樹，樹下站着乞列特尼成科的勤務員。乞列特尼成科默然站在那里好一會，眼睛望着那些天鵝，望着那池子的綠油油水面的一道一道跳動的閃光。然後他柔聲說：「哎，怎麼辦呢，媽媽，……噯，遼尼亞，怎麼辦？還能再見你們麼？」於是他就咳了起來，——那是一個軍人的枯啞而急促的咳嗽。

當他走回古宮去的時候，在路邊等着的他的勤務員問他道：「師委員同志，要不要派車接你的母親和孩子來？」

「不要！」乞列特尼成科簡截地回答。他看見他那勤務員驚愕的臉色，於是又補說道：「昨夜，敵人把馬爾契辛那，蒲達佔領了！」

軍事會議是在宮中的圓頂大廳內舉行的，這大廳的狹而且長的窗子掛着帷幔。光線不太好，會議桌上鋪着的那一方帶着縷子的紅色桌布看去像是黑的。還有十五分鐘，就要開會，值班的書記毫無聲息的在地氈上走過，對勤務員悄悄地說道：

「摩耳吉新，給司令預備的蘋果帶來了沒有？」

「我照例吩咐過了，他們已經把鑛泉水和『北方美麗的城』——香烟牌子的名稱，即指彼得堡而言——拿了來了。」勤務員用了快速的調子回答。

幾分鐘以後，參謀長走進廳來了。這是一位將官，臉上有一種疲倦而且挹挹不滿的神色。跟着進來的是一位上校——作戰部長，手拿着一大捲地圖。上校是瘦長子，臉色倒紅噴噴的，將軍却是個胖子，臉色蒼白。可是不知怎的，他們倆又頗有相像之處。轉身面向着那直

挺挺立正在那里的勤務員，將軍問道：「司令在那裏？」

「在直達通話處。少將同志。」

「接通了麼？」

「接通了已有二十分鐘了。」

「你看，波得·葉菲摩維奇，」參謀長對上校說。「你那位會吹牛的史吉米海爾還說非到正午是修不好的呢。」

「那就更好了，伊里亞，伊凡諾維奇，」上校回答，而且帶着一種在這樣的情形時一個下屬人員所應有的拘謹，他又接着說：「你什麼時候才去睡一會呢，你已經接連三夜不會睡覺了。」

「哦，你知道在這樣情況之下，一個人根本不會想到要睡覺。」參謀長回答，一面走到一張小桌子跟前，拿起一只蘋果。上校把他的地圖鋪開在大桌子上，也伸手拿了一只蘋果。直挺挺地立正着的勤務員看見了就微微一笑，而且和書記使着眼色。

「就是這裡，就是這個，」參謀長說，俯身在地圖上，定睛看着那表示德軍坦克縱隊進攻方向的藍色的粗箭頭，這箭頭業已突進那紅色的半圓圈，這是我軍的防線。他咬了一口蘋果就喊道：「嗨，酸得厲害呵！」

上校也在自己的蘋果上咬了一口，而且趕快應聲說：「真酸得可以，我告訴你，這簡直是純萃的酸醋。」於是他怒聲問那勤務員道：「難道不能給軍事會議弄到些好一點的蘋果麼？」

參謀長却笑了笑，道：「不要展開口味的爭論了，波得·葉菲摩維奇。這是司令特別指定

的，他喜歡酸蘋果。」

兩位都俯身在地圖上，低聲談話。勤務員走出大廳的時候聽得上校說：

「主要交通線被威脅了，敵人的意圖不是很明白麼？你只要看這裏，敵人是向我們的左翼包抄來了。」

「嘿，那里就能包抄得了，」參謀長說。「可以說是：包抄行動的威脅是潛在的罷了。」兩位都把咬過一口的蘋果放在桌上，敏捷地跳起身來立正，這時，戰線司令官葉利明已經到了門口。司令官是高個兒，瘦瘦的，灰白頭髮推得光光的。司令官進來的時候，他那靴子索索地響着，因為他不跟別人一樣走在地氈上面而是走在那上過蠟擦得雪亮的鑲木細工的地板上的。

「早安，同志們，早安，」他說，打量了一下參謀長，就問道，「幹麼你的臉色這樣不好，伊里亞。伊凡諾維奇？你累很了罷？」

參謀長平時和總司令說話也是呼他的本名和父名——維克多。安得列葉維奇，但此時，在這軍事會議即將開始的肅穆氣氛中，他却朗聲答道：「沒有什麼，中將同志。」接着他又問道：「讓我先報告一般情況如何？」

「那就報告罷——嘿，師委員也來了。」司令官說。

乞列特尼成科走進房來。他默默的點着頭，就在桌子角最遠的一張椅子裏坐定了。一般的形勢，如參謀長所報告，確是十分嚴重。那時候，正是德國法西斯軍的鉗形攻勢突進了我軍的兩翼，我軍有被包圍的威脅。我軍部隊向後撤到了新的防線。在每一渡口，在每一

丘陵地帶的每一小塊，我們都浴血激戰了好多日子。然而敵人取的依然是攻勢，而我軍是且戰且退。敵人佔領了我們許多城市和大塊的土地。

參謀長在報告。上校，書記，司令官，師委員，都看見那藍色的箭頭指向蘇維埃祖國的心臟、在上校看來，這箭頭是可怕地、迅速地、毫無衰勢的地、要貫過那劃着界線的格子紙。司令官是比別人多知道些關於後備師團的情形，知道生力軍還在深遠的後方，但正在開上來，自東而西；他對於整個戰線有不可思議的感覺力，他簡直能夠如同手觸一般，感覺到所有的高低起伏的地形，德軍所建的浮橋之不穩固，大河急湍之深且廣，以及那些橫在德軍坦克前面的無數水塘泥沼。在司令官來看，打仗絕不是在地圖的方塊上進行的。他是在俄羅斯土地上打仗。是在有不見天日的森林、有濃重的早霧，有薄暮時的閃爍不定的返光，有廣大田野中尚未刈割的密茂的大麻，以及高而搖曳的小麥，有乾草堆和穀倉，有陡峭的河岸蹲着小小的茅蓬，有叢莽密佈峽谷，——是在這樣的國土上打仗。他能夠感覺到那無盡長的鄉村的大路和彎彎曲曲小徑，他能夠感覺到那塵土，那風，雨，那些被炸毀的小車站，被炸掉了的聯絡站的鐵軌。紙上的藍色箭頭不能嚇倒他，也不能刺激他。他是一位將軍，冷靜而鎮定，他熟悉他的國土，他愛他的國土，他懂得如何打仗，他愛打仗。他需要的只是一件事——反攻。然而他是在退却，而這使他苦惱。

他的參謀長，一位學院的教授，具備一個科學家的一切德性。他是軍事專家，熟習戰術，善于臨機應變；他通曉軍事科學的史實，他喜歡任當前的作戰方法中比較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各戰役之異同。他有活潑的想像力，不為教條所羈束。他很正確地估計着法西斯步兵機

動力和可動性、以及法西斯空軍配合地面部隊技巧之高，有一次他做了個夢：他在自己的參謀部裏考試着鼎鼎大名的甘茂林（此次戰爭中法國潰敗時的法軍總司令），爲的這位大將軍不懂得機動戰術的特性，他恨的用雙腳去踢他。我軍的退却使他痛心已極，在他看來，那藍色的箭頭正射在他心窩，——俄羅斯軍人的心窩。

上校階級的作戰部長，則依軍事地形學而思索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現實，便是那劃有方格的地圖；而且他總能準確地記得他桌子上這地圖已經換了多少次，也準確地記得紅藍鉛筆劃過的怎樣的線路。在他看來，戰事就是在地圖上進行的，是參謀處在進行。在他看來，那表示德軍摩托化縱隊進行方向的藍色箭頭，是依照着數學公式在移動的。在這種移動之中，除了幾何學的定律在起作用，他看不到其他規律。

衆人之中最鎮靜的，便是那位沉默寡言的師軍事委員乞列特尼成科。人家給他取的諱號是「士兵型的庫圖索夫」（庫圖索夫是一八一二擊敗拿破崙的一位俄國名將）。在戰鬥最猛烈的時候，總有一種異常鎮靜的空氣圍繞着這一位神情苦有所思，——甚至近于悲憫，而且不慌不忙，動行遲緩的人物。他那些機智而簡潔的對答，他那些銳利而一針見血的句子，時常被傳誦不休。人人都認識他那闊肩矮壯的身材；有時他坐在公園的長橙上，前額微微打皺，他在深思；每一個指揮員，每一個士兵，每當看見了此公的高顴骨，眨起的眼睛，多皺紋的前額，以及噙在齒間的短煙斗，就會感到愉快而心頭輕鬆起來了。

當參謀長作報告的時候，乞列特尼成科垂頭坐在那裏，不知道他是在用心靜聽呢，還是在想別的事情。

報告完結之後，司令就向少將和上校問了許多問題，然後抬起眼來看着師軍事委員，等待他參加討論。上校老從他制服的小袋裏拔出他的自來水筆，在手掌上試一試筆尖，然後又插回去。上校一次又一次這樣做。乞列特尼成科在留心的看着他。司令起身，在房裏踱步，地板在他沉重的脚步之下空空地響。司令皺着眉頭。因為德軍的坦克正在包抄他的一支隊伍。

「喂，維克多。安得列葉緣奇，」師軍事委員突然開口了，「你是從小吃慣了在隣人園子裏偷來的生蘋果的，可是帶累着大家也吃苦頭了。」他指着桌子。每個人都朝桌子上那些咬過一口的蘋果看，而且笑起來了。

「怎麼單揀綠的呢，真是胡鬧，」葉利明說，「下次不要單拿綠蘋果來。」

「是，中將同志，」書記微笑着回答。

「這是什麼？」乞列特尼成科說，走到地圖前，問參謀長道：「你打算在這一線上佔穩陣地麼？」

「是在這一線上。師委員同志。維克多。安得列葉維奇的意見認為在這一線上我們所能支配的防禦工具能够運用得更活潑更有效。」

「這是不錯的，」司令說。「參謀長建議，要完成我們這計劃，最好的方法是在馬爾契辛那。蒲達附近來一個反攻，而且奪回這村莊。你以為怎樣？」

「奪回馬爾契辛那。蒲達？」乞列特尼成科追問了一句；他的聲音有點異樣，以致大家都朝他看了。他抽了長長一口烟，噴出大團的烟氣，又揮手趕散了這些烟氣，站在那裏好半

嚮不作聲，看着那地圖。

「不，我反對，」終於他開口了，於是指點着地圖，他一一說明爲什麼他覺得參謀長的建議未爲盡美。

司令口述了加強左翼並調整薩馬林兵團的命令。他又調動那留作預備隊的摩托化步兵開上火線來迎擊德軍的坦克。

「好，並且我還要給他們一個好的委員，」乞列特尼成科說，在司令已經簽字的命令上也簽了字。

這當兒，突然來了震耳欲聾的炸彈的吼聲，接着又來了第二聲。接着便聽得密集的高射砲的聲音。會議室裏的人們都處之安然，連向窗這邊看一眼的也沒有。只有那參謀長怒聲對上校說道：「再得一兩分鐘，城里這才放警報呢。」

乞列特尼成科轉臉看着那書記說道：

「奧爾洛夫斯基同志，請派人去通知包加列夫。」

「他已經來在這里了，師委員同志。」

「那很好，」乞列特尼成科說，站起身，而在走出會議室的時候又問葉利明道，「關於那蘋果的事，你也同意的罷？」

「哦，哦，當然我同意，」司令回答。「各種樣的蘋果都要。」

「那就好了，可不要忘記啊，」乞列特尼成科說，走到了門口，微笑着的將軍和上校陪送着他。在門首，乞列特尼成科又轉臉對上校說道：「噯，上校，我以爲你不應該老是拔進

拔出你那枝自來水筆。何必跟這筆打麻煩呢？難道你可以有一剎那的懷疑躊躇麼？當然不能，你也知道。我們一定會打敗德國人。」

軍事會議的書記奧爾洛夫斯基自以爲頗能知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明白師委員和包加列夫投契的緣因。師委員是一位老軍人，服務軍隊已有二十多年了，對於一些從後備役中調上來的指揮官和委員總抱着不大放心的態度。只有包加列夫是例外，而這也就是奧爾洛夫斯基所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這一回，師委員看見了包加列夫而包加列夫挺身立正的時候，師委員不會像往常一樣微笑。師委員直走到包加列夫跟前，臉色是近於嚴厲的，而且用了奧爾洛夫斯基從來不曾聽到過的——即使在最隆重莊嚴的儀式中也沒聽見他（師委員）用過的那種聲調對包加列夫宣告道：

「包加列夫同志，現在任命你爲某一步兵部隊的軍事委員，該部隊將由參謀處付以最重要的任務。」

包加列夫回答道：「承蒙信任，謝謝。」

夜色蒼蒼的城

塞萌，伊格那底也夫，第一來復槍連的一個列兵，結結實實的高個兒，戰前住在士拉州的一個集體農場。格召入伍的通知是在夜間來的，那時他正睡在堆乾草的棚架上，說來也是巧得很，這正是包加列夫在床上被電話喚了起來，要他在翌日趕到紅軍總政治部的那個時候。伊格那底也夫喜歡對同伴們誇耀他那時的風光：「當然送我出征的場面很像個樣啦！在兵工廠裏工作的三個哥哥和嫂嫂們連夜從士拉趕了來啦，拖拉機站的總工程師也到了。我們喝了很多酒，而且我們確實還唱歌！」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他這一回的被送出征當真是有趣而且快樂，但事實上當時他看着啼啼哭哭的母親和表面上裝得滿不在乎的年老的父親，他的心裏真不好受。「你看，珊卡，」老父說，「這是兩枚銀質喬治章（帝俄時代的軍事勳章），我還有兩枚金的，我都要拿去買戰時公債。你的老爸爸從前是工兵隊的，曾經把一條橋和整整一團的德國兵都給炸了。」雖然這位老人裝得那麼豪邁，可顯然他時時想陪着他的老妻也哭一場，——因為塞萌是五個兒子中間老人所最寵愛的一個，塞萌也是弟兄輩中最伶俐活潑，最招人愛的一個。

塞萌已經和集體農場主席的女兒瑪露霞，畢索青娜訂了婚了。瑪露霞在奧陀葉夫城的會計專科學校唸書，算起來七月一日以後可以回家。關於這親事。瑪露霞的母親和朋友們都會警告過她；他們覺得伊格那底也夫浮而不實，而且輕佻。伊格那底也夫唱歌跳舞都是行家，

而且貪杯，又愛遊蕩，看來不像能夠老老實實只愛上一個女人而且愛得久長的。然而瑪露霞回答她的朋友們說：「這都不相干，小姐們。我愛他愛極了，只要朝他看一眼我的手脚就會發冷，我全身就抖起來了。」戰爭一爆發，瑪露霞向校中請了假，一夜工夫步行了差不多三十公里，去看她的情人，她到家時天剛剛亮，知道被徵入伍的人們早已到車站去了，於是她也不歇一下，立即再走了十八公里，趕到了那車站。在車站上，人家告訴她，新徵的兵業已搭上兵車走了：至於到什麼地方去，却問不出來了。「這是軍事秘密，」一個神氣活現的找尋打着官腔。瑪露霞立刻手脚都軟了，好容易這才拖拖挨挨走到了一個向來認識的女人的家。這女人是在車站行李房當出納員的。那天晚上，她的父親帶了集體農場的一匹馬來找她來了，於是聽她回家了。

伊格那底也夫在團裏俱很出名。大家都知道有這一位魁梧壯健，愛說愛笑，不知道疲倦的年青人。他是一個卓越的做手，不論什麼工具一到他手裏，那簡直是活的一樣。他有一種驚人的本領，工作時又輕快又週到，任何人只要看他工作了這麼一忽兒，便想要自己拿起那斧頭鋸子鏟子或是別的什麼來，也像伊格那底也夫那樣做得輕快而且做得好。伊格那底也夫又有一條好嗓子，他會唱許多古老的歌，這都是他跟老婆婆波加契哈學來的。這一位老婆婆性情非常怪僻，永遠不許人家走進她的屋子，有是多到一個月之久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甚至於到井邊汲水，她也是晚上去的，爲了要躲避那些纏住她談長說短的村婦。村中每個人看到她一見了伊格那底也夫就破例跟他說故事，教他唱歌，都驚異不置，猜不透其中的緣故。

有一個時期，伊格那底也夫和他的哥哥們同在那有名的士拉上廠做工，可是做不多時，

他就辭了職回到鄉下。「沒有自由的空氣我受不住，」他說。「我需要田野的廣闊自由，就跟我要吃要喝一樣。二是在土拉，地面是用石子鋪的。」他常常在鄰近的田野裏踽踽，也在那大森林裏玩，或是到河邊去。他往往隨身帶着釣竿或是一枝不大中用的獵槍，但這都是擺樣的，免得人家笑他遊蕩。他老是急步直奔了一程，於是突然站住。一聲不響，靜聽鳥叫，然後搖了搖頭，歎口氣，再走。或者，他就爬上那長滿了矮樹的高山，望着下面的河水，於是唱他所會的歌。那時他的眼睛顧盼生光，其樂洋洋，像是喝醉了酒了。村中人有把他當作怪人的，也當然會取笑他這種帶了槍去散步，然而他也很受人尊敬，因為他刀大，因為他有出奇的工作能力。他喜歡開玩笑，會使人啼笑皆非；他很能喝酒，可是從不發酒瘋，他會講有趣的軼事和嘲弄別人的故事，而且對於烟捲總是慷慨的。他在連裏，立刻和每個人都混得很好，而那位陰悒性的上士庶務長莫爾特維諾夫有一回半稱讚半責備似的對他說：「哎，你啊，伊格那底也夫，你真是個十足的俄羅斯人呵！」

在伙伴們中間，他和兩位特別好：——莫斯科的鐵工塞度夫以及利亞山地方的集體農民羅其姆采夫。後者是雄壯而黑臉的三十七歲的漢子，他家里還有一妻四子。最近，他們這部隊駐在城郊，作為預備隊。有些兵就佔住了老百姓的空屋。城里這樣的空屋多得很，因為全城十四萬居民已有十萬以上疏散到內地去了。工廠們也早已遷移——一所農具製造廠，一所車輛修理廠和一所規模頗大的火柴工廠。看着那些寂靜無人的廠房，不冒烟的烟囪，工人宿舍區的寂寞的街道，還有那不久以前還在賣冰其淋的綠色亭子，真叫人傷心。有時候，在這些綠色亭子的一個，會有那手執紅綠小旗，來這裏避雨的管制車輛交通的哨兵。在那些人已

搬走的住宅的窗台上，還擺着各種各樣的枯萎了的盆景——厚大的葉沉沉下垂的無花菓樹，萎謝了的紫陽花和夾竹桃。在街道兩旁，濃綠迎人的樹蔭下，掩蔽着軍用卡車，而漆着黃的綠的保護色的裝甲車羣，則在荒闕無人，僅有一堆堆的黃沙燦發着金光的幼稚園的遊戲場上穿來穿去，叫出了像是鴛鳥嘯聲那樣刺心的唿哨。近郊各區被炸得很凶。每個過路人都驚愕地看着那被燒毀了的倉庫，烟煤薰黑的牆上還留着斗大的字：「謹防火警。」

但是城裏的食堂，理髮所，以及一個小規模的菓子汁製造廠，仍在照常工作。有時在陣雨之後，樹葉青翠欲滴，街上積水燦然發光，空氣清潔而柔和，這時候，也許刈那之間，人們會幻想着那威脅着祖國的苦難並不存在，而且並沒有敵人近在離他們僅只五十公里的地方。姑娘們會跟紅軍士兵們做媚眼，老年人們會在林蔭路旁的長板凳上頹然低頭默坐，而孩子們則玩弄那些用以撲滅燃燒彈的散沙。

伊格那底也夫喜歡這綠色的逃空一半的城。他並沒感到那把子遺的居民們嚇落了胆的那種可怖的悲哀。他不注意那些哭紅了的老眼，那具惴惴不安地斜睨着每一過路軍人的面孔的。他沒有聽到老婦人們的低聲啜泣，他不知道有好幾百的老頭兒接連幾夜不會睡覺站在窗前睜着淚眼朝暗中看。他們扭動着蒼白的嘴唇默唸着祈禱文，走到他們那些睡不安枕，時時在夢中哭喊的女兒們跟前，俯身看了看，又走到他們的在夢中呻吟而且輾轉掙扎的孩兒們床前，然後又回到窗邊打算猜出那些在黑暗中移動的汽車們所走的方向。

十點鐘，弟兄們都被警報聲喚了起來。司機們摸黑開動了車子，摩托柔聲的唱着，居民們都走到街頭，默默地看着紅軍們的集合。很像瘦弱的小姑娘似的一個老年的猶太女人，連

頭帶肩披了一條暖和的厚而大的圍巾，向紅軍們問道：

「同志們，請告訴我，我們是該走的還是該留？」

「你上那裏去呢？老媽媽？」愛說愛笑的柴維列夫反問道，「你總有九十歲了罷，你也走不了好遠呵。」

老女人悲哀地點着頭。她站在一輛卡車旁，車頭燈的藍光落在她身上。撩起她那大圍巾的一角，她小心地揩去了車子的擋泥板上的泥片，好像是在揩拭復活節聖餐用的瓷盤。伊格那底也夫看到了這老婦人的動作，悲憫之感突然襲上了他那年青的心。而這老婦人似乎也感到伊格那底也夫對她的同情，她哭起來了。

「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告訴我，你們要走了麼？同志們，告訴我？」

汽車開走，摩托的吼聲掩沒了老婦人的衰弱的聲音，沒有人能夠聽到了，但她是在柔聲喃喃地說：「我的丈夫瘋癱着，三個兒子在紅軍裏，最小的一個昨天也加入了人民自衛隊。兒媳婦們都跟着廠走了。我怎麼辦呢，同志們？」

這當兒，一位中尉走到街頭叫着伊格那底也夫。

「伊格那底也夫，」他說，「留下三個人，到天亮後，陪委員一同走，三個中間有你。」

「是。中尉同志。」伊格那底也夫回答，音調快速而乾脆。

伊格那底也夫本來也願意在城裏過夜。他看上了在本地報館的編輯部內做打掃員的薇娜，別處逃難來的一個年青女人。十一點以後，薇娜才下班，伊格那底也夫老是在這時候在街

上等她。薇娜是高個兒，黑眼睛，乳峯高聳。伊格那底也夫喜歡和她肩挨着肩坐在公園的長橙上。他緊緊地挨着她，而他則歎着氣，用她那柔軟的烏克蘭口音訴說着戰前他在普羅庫庫夫的生活。她告訴他，如何在夜間她從德國人手裏逃出來，她只拿了一件衣服和一口袋的乾麪包，拋棄老人和小兄弟。她告訴他，如何她和大隊的難民在經過索斯河上的大橋的時候遭到了可怖的轟炸。她所講的，全是關於戰爭，關於被殺在路旁的人，關於小孩子的死亡，關於村莊的被焚。她那黑色的眼睛老是陰淒淒的。當伊格那底也夫伸臂擁抱她的時候，她老是推開他，而且質問道：「你這是幹麼呢？」「明天就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不會再想起我，我也要忘記了你。」

「哦，那也沒有關係呵，」伊格那底也夫會這樣回答。「也許我不會忘記你。」
「那里，那里，你會忘記的。要是你早些日子碰到我，那你能够聽到我會怎樣的唱個歌兒，可是現在我沒有這樣的閒心情了。」

她一次一次拒絕了他的擁抱。儘管這樣，伊格那底也夫還是喜歡和她坐在一處，而且老在盼望她會回心轉意對他好起來。現在他不大想到瑪露霞了；他覺得一個人既然在打仗，如果在半路上當真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姑娘，那也不算了不起的罪過。每逢薇娜說話的時候，他並沒用心聽，他老是不轉眼的看着她那黑的眉毛和眼睛，嗅着她身上發出來的氣味。……

卡車們一輛接着一輛開過街去，都朝着乞爾尼科夫公路的方向去了。經過好多時光，這才最後一輛卡車也從伊格那底也夫坐的長橙前過去。於是突然沒有聲音了，黑暗了，一切都靜定了，只有老頭兒們的花白鬚子和老婆婆們的白髮在窗戶後邊映出了一些白茫茫。

天空羣星閃爍，天色一片澄清。有時候有流星的搖光橫空而去，士兵們猜想這是一架被擊落的飛機。伊格那底也夫一直等到薇娜來，叫住她，要她坐在自己身邊。

「我很疲倦了，武裝同志。」她說。

「坐一坐也行，」纏住她。「明天我要走了。」

於是她在他身邊坐下。他在黑暗中老釘住了她的臉看。他覺得她太美太迷人了，以至他的呼吸也急促起來。她確是非常的美麗。

包加列夫坐在桌子前，沉入了深思中之他見過了邁爾采洛夫，團長、蘇聯英雄；邁爾采洛夫給他的印象可不甚佳。團長待他够恭敬也够親切，然而包加列夫不喜歡團長的自滿自信的腔調。

站起身，他走到鄰室的門前，叩着門。房主人就住在這一間。

「你還沒有睡罷？」他問。

「沒有，沒有；請進來，」一個蒼老的急促的聲音回答。

房主人是一位老年的律師，現在是靠養老金過活。包加列夫和他有過兩三次的談話。他住的是一間大房，四壁全是書架，而且到處塞滿了雜誌。

「我是來向你告辭的，亞歷克賽。亞歷克賽維奇，」包加列夫說。「明天我要走了。」

「哦，是這樣麼，」老人說，「我很覺得遺憾。在這艱苦的時期，命運給我送來一位我多年所想要的能够談心的人。不過我還能活多久，我們這幾次晚上的談話我回憶起來總是不

勝欣幸的。」

「謝謝，」包加列夫說，「當真我有一點東西要送給你——一包中國茶葉。——我知道你是喜歡喝茶的。」

他和亞歷克賽。亞歷克賽維奇握過了手就回到自己房裏。在開戰以來短短的日子內，包加列夫已經設法讀過了十來本關於軍事的書籍——總結了過去的偉大戰爭經驗的一些專門著述。有一晚上，他借着大火災的高光讀完了一篇雜誌上的論文。讀書的需要，在他已是習慣成爲自然，成爲這樣的生理機能的一部分，因而他並沒因爲嗜讀而弄壞了眼睛。他有極好的目力，從不需要戴眼鏡。

但這晚上，包加列夫不曾讀書。他專寫信給他的妻，他的母親，和他的朋友門。明天，他的生活將開始新的一頁，他不能担保最近的將來還有沒有可能跟他所親所愛的人們通信。

「我的親愛的，」他開始寫了。「我終於奉到我所夢想的委任了，——你總記得我和你分手的時候我說到過這件事……」

他停了筆，凝視着他所寫的句子，惘然深思。當然，他這夢寐以求的委任，會嚇壞了他的夫人。將每夜睡不安枕。那麼，要不要告訴她呢？

門開了。門檻邊站着上士庶務長。

「我可以報告嗎，營委員同志？」庶務長問。

「可以，什麼事？」

「留下的只有一輛載重車和三個人。有什麼命令，營委員同志？」

「我們早晨八點鐘動身。小汽車還在修理，我就坐這一架載重車，黃昏時光我們一定得趕到團部。現在呢，誰也不許走出院子，大家都睡在一處，你親自去檢查一下那車子。」

「是，營委員同志。」

庶務長顯然另外還有什麼話要說。

包加列夫詢問地看着他。

「這個——營委員同志，探照燈光在滿天飛了。我猜想馬上就有察報來了。」

庶務長走到院子裏，和氣地叫道：

「伊格那底也夫！」

「有，」伊格那底也夫用不高興的口氣回答，走到庶務長跟前。

「叫你不要亂走，不准離開這院子。」

「我並沒亂走，」伊格那底也夫說。

「我不管你有沒有亂走，我只知道委員的命令是：你不准離開這院子。」

「是，庶務長同志。」

「那麼，車子怎樣。」

「都準備妥當了。」

庶務長仰臉看那美麗的天空，看那些輪廓分明的房屋的影子，打了個呵欠說：

「聽着，伊格那底也夫，要是發生什論事情，你來叫醒我。」

「是，庶務長同志。」伊格那底也夫回答。可是他心裏却在這樣想：「媽的，但願他趕

快滾他媽的，趕快去睡覺罷！」

伊格那底也夫回到薇娜跟前，一把就抱住她，而且湊着她的耳朵又怨恨，急不可耐他低聲說道：

「對我說，你寶貴你的身子，你不給我你打算留給誰？」

「唉，你這人！」回答，這一回，她並沒推開他，而且自己反手也抱住了他。

「有一件事你不懂得，」她低聲耳語着。「我怕愛你。別人我會忘記掉，可是你，我不能忘記。已經有那麼多的事情够我哭了，何況還要爲你而哭呢。當真，我從沒夢想到，我會那麼多的眼淚。」

他不知道用什麼話回答她才好，而她也並不需要他回答；他於是就吻她。

遠遠地，來了火車頭的汽笛叫，一聲，隔了一會兒，又是一聲，再一會兒，第三聲。

「警報，」薇娜抱怨地說。「又是警報。」

立刻聽得遠處的高射砲砰砰地響了。探照燈的光柱慢慢地爬過天空，好像牠們生怕碰到一個星，而損傷了自己的青色瘦長的身體。高射砲彈爆炸時朶朶的白光在羣星中間閃耀。

一個城的毀滅

德機的襲擊開始於半夜十二點光景。最初是幾架飛得極高的偵察機，扔下了照明彈和一些燃燒彈。當那些照明彈張開了附屬的降落傘而高掛於半空，射出強烈的白光，天空的星星就都慘然失色，後來就看不見了。照明彈的死光冷靜地澈底而且過份周到地，照遍了城中的廣場和大街小巷。

睡着的城市整兒被照明彈的白光所驚醒，——一個男孩子手舉號角按在嘴唇上的雪白雲石膏像，書店的花花綠綠耀眼的陳列書刊櫥窗，藥舖內貨架上各種各樣的玻璃瓶閃動着紅的和藍的光芒。公園內那些高大楓樹暗濛濛的葉子忽然一下輪廓畢露，連葉脈也都分明了；不情事的白頸烏的幼雛被這意外的白晝所驚喜，興奮的只管聒舌。

照明彈的死光又照在那些掛着窗簾和放着花盆的窗櫺上。照在市立醫院的廊柱上。照在公共食堂的漂亮的招牌上。照在幾百的庭園和長槐，幾幾千的屋頂上。閣樓的小圓窗畏怯地閃爍着，琥珀色的小點子在公立圖書館閱覽室的打了蠟的細巧鑲木地板上爬動着。

就那樣，一個睡着的城市暴露在照明彈的白光下：這是住着幾萬的老年人和婦孺的城市，這是已有九世紀的歷史而擁有三百年前的古建築神學院和白色教堂的城市，這是多少年代來快樂的學生們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城市。在古老的日子，長列的牛車常常穿城而過，而長鬚子的舟子撐看他們的木筏慢慢地經過了那些白色的房屋，望着那教堂的圓頂劃着十字。這

是個曾經逼迫着陰森森的林木退却了的光榮的城市，這是幾百年來高手的銅匠，傢俱木匠，鞣革匠，點心司務，裁縫，石匠和油漆匠所工作的地方。這一座峙立河畔的美麗的古城，在暗濛濛的八月夜、被照明彈的化學品的強光照出來了。……

四十架雙引擎的轟炸機在白天就準備好了這次的襲擊。像藥劑師配藥似的準確，德國的空軍機械士把那半透明的淺色的液體灌進了油槽。陰沉沉的橄欖色的爆炸彈和銀色的燃燒彈，依着軍事科學家製定的轟炸城市應用的百分比，都掛上了機翼了。指揮官和隊長已經把總司令部發下來的準確而精密的空襲計劃讀得爛熟，氣象員也把氣象報告送上來了。飛行員們——全是些頭髮剪得最時式的浮滑的小伙子——嚼着巧克力糖，抽着紙烟，在明信片上開玩笑他塗了幾句就算是寫了家信了。

飛機嗚咽呼嘯而前進。牠們碰到了利劍一般直刺上來的高射砲火，探照燈光又在捕捉牠們。立刻有一架着了火了。像是破碎的紙板做的玩具，道一架翻着筋斗一路往下墜，有時捲在濃烟烈燄之中，有時又鑽了出來。但是德國的飛行員已經靠了照明彈看見那睡着的城市。爆炸彈一個接一個落到城市裏。地也震動了，碎玻璃片從窗上朝四面亂飛，屋頂和牆壁的粉聖像陣雨一般剝落下來，門和窗都飛開了。衣衫沒穿全袒胸露乳的女人抱着孩子逃到避難室。

抓住了薇娜的手，伊格那底也夫和她逃到那掘在一道籬笆附近的壕溝。附近人家幾個還沒走的人已經躲在那里了。營委員的房東，那老律師，慢慢地走到院子裏，手拿着一捆用繩子紮起來的書。伊格那底也夫扶着老律師和薇娜進了壕溝，他自己就向那房子跑。這當兒，

炸彈的嘯聲到了他耳朵。他馬上臥倒。整個院子忽然埋在泥土的烟霧中了，——隔壁一座坍塌來的房子把磚瓦灰土飛滿在空中。

一個女人尖聲急叫：「放毒氣了！」

「不要胡說八道！」伊格那底也夫怒聲叱喝着。「這是灰塵！你跌在溝裏別動就好啦！」

他跑進屋子。庶務長和其他的人都已驚醒，正在那剛剛發生的火災的亮光之下穿靴子。鋁質的飯盒在還沒有烟的初生的火苗下發着閃光。伊格那底也夫看他的伙計們一眼，——他們正在默默地迅速地穿衣服，然後又看着飯盒子問道：

「給我領了晚飯沒有？」

「哦，喂，我的老大哥，」塞度夫說，「你呢摟着個女的坐在長凳上看星星，我們呢，替你去領晚飯，是麼？」

「喂，快些，快些收拾，」庶務長說。「你呀，伊格那底也夫，趕快去叫醒委員。」

伊格那底也夫跑到樓上。這所舊房子被炸彈那一震，到處在坼裂，吱格吱格地，——門都呀呀地搖來幌去，碗櫥裏的盆子跳得豁朗豁朗的，似乎這座住着那麼多人的老房子像活的生物一樣看到他的同類可怕地一下子就毀了，正嚇得渾身發抖。委員站在窗前。他沒有聽到伊格那底也夫進來。又一個炸彈震動了大地，粉聖轟然落在地板上，乾塵瀾漫房內。伊格那底也夫打了個噴嚏。委員仍舊沒有聽到，站在窗前，凝眸望着市街。

「嘿，好一個委員！」伊格那底也夫這樣想，不禁油然而起了欽佩之心。在這端然凝視着

城市內正在蔓延的火勢，巍巍然一動不動的人身上，有一種堅強的吸引力。

包加列夫慢慢轉過身來。滿臉全刻劃了緊張而執着的思索的表情：他那清的面頰，他那深沉的眼睛，他那緊閉的嘴唇，——全是嚴肅而堅毅的。「神一樣的威儀，」伊格那底也夫想，眼看着委員。

「委員同志，」他說，「你應該離開這裡，炸彈就掉在近旁，——挨了一下，這房子就完了蛋啦。」

「你叫什麼名字？」包加列夫問。

「伊格那底也夫。委員同志。」

「伊格那底也夫同志告訴庶務長，說是我的命令，要幫助老百姓。聽見沒有，婦女們哭喊的多麼慘呀？」

「我們要幫助老百姓，委員同志。不過要撲滅這火呀，那就不大有辦法。房屋大部分是木頭的而且乾燥。幾百間一下全着了，可是沒有人去救——壯丁們不是撤退了就是參加自衛隊去了。」

「你要記住，伊格那底也夫同志，」委員突然說，「牢牢記住，這一夜，這城市，這些老年人和小孩子。」

「誰也不會忘記的，委員同志！」

伊格那底也夫看着委員的陰鬱的面孔。接着又連聲說，「對的，委員同志，對的……」於是又問道：

「怎麼，你准我取下那掛在牆頭的六弦琴罷。反正這屋子一定要燒掉，兄弟們却喜歡聽我的彈奏。」

「可是這房子還沒燒着呢，」包加列夫嚴厲地說。

伊格那底也夫看了那大琴一眼，歎口氣，就走出去了。包加列夫把他的文件裝進行軍囊，穿上戰場裏用的大氅和帽子，再走到窗口。

滿城全是火了。乳紅色的濃烟，伴着火星，滾滾地高冲天空，猩紅的烈焰，在市場的上空逆竄翻騰。千百個火頭——白的，橘紅的，黃的，紫醬的，淡青的，——像一頂巨大無朋的破破爛爛的便帽，罩住城市，樹葉繃縮起來，也着了火。鴿子、白頸烏、黑老鴉，成羣在熱蓬蓬的空氣中飛，——牠們的家也給燒了。可怕的高熱鎔化了金屬的屋頂，這些燒紅的鐵，慢慢地軟癱，發出重濁的格格格的爆響。烟從擺滿了花盆的窗口冒出來。乳白的，死黑色的，玫瑰紅和灰色的，滾滾地成捲的，一團團噴射的，伴着細小的金星和紅光，高高地冲到半天；有時則一下就是一片衝了出來，像是從什麼不可思議的大鼻孔突然打個噴嚏。烟灰罩住了城市，烟灰又旁薄而籠罩了河流與山谷，濃濃的一簇一簇，掛住在森林的樹木中間。

包加列夫走下樓去。

在這大火災中，在烟和爆炸，婦女的驚呼和兒童的號哭之間，有些人是鎮定而勇敢的。

他們在救火，他們把沙土擲在燃燒彈上，他們從火焰中搶救老年人。紅軍士兵，救火員，民

團工人和藝徒，衣服都在冒烟，臉被烟煤薰的又黑又猙獰，爲了他們的城市在拚命，竭盡全力，能够搶救下多少算多少。包加列夫眼前立刻出現了這一班人。他們從黑煙和烈焰中出

來了，他們被偉大的兄弟之愛團結爲一體，他們共同盡力于偉大的事業，他們剛從烈燄騰騰的一所房子裏衝出來，立即又投身於另一火的地獄，他們不提自己的名字，也不問被救者姓甚名誰。

包加列夫看見一枚燃燒彈掉在一所二層樓房的屋頂上，射出了烟火似的車花，接着就展開，成爲刺得人眼睛的一股白亮的星點。包加列夫跑上扶梯，衝進閣樓，閣樓裏烟氣瀰漫使人窒息，那氣味像是他幼年所聞到過的瓦窑的烟味。他冒着這濃烟到了那被烟封住依稀有點亮光的天窗口，燒紅的鐵灼傷了他的手。火星落在他衣上。可是他什麼都不顧，直奔那燃燒彈所在的地點，奮力一脚，將牠踢開去，這燃燒彈飛過屋簷。墜在下面一個花園裏，剎那之間把那些盛開的大麗花和紫碗花照亮一下就嗤的一聲鑽進土裏。在屋頂上，包加列夫看見兩個穿紅軍制服的人從隔壁屋裏抬出一個人來，那屋已被火焰包圍，那抬出來的人是一個老者。包加列夫認得一個是伊格那底也夫，就是向他要那六弦琴的。另一個是羅其姆采夫，矮登登，闊肩膀。一個老年的猶太婦人匆匆忙忙地在對他倆說話，顯然是在感謝他們救出了她的丈夫。伊格那底也夫在搖手——而在這豪邁、大度、滿不在乎的手勢中，好像他把人民的慷慨敦厚的天性全部給表現出來了，正在這當兒，高射砲的吼聲更密更大，而在那一片砲中又加添着達達的機關鎗的怒嘯，又一批法西斯轟炸機來到城市上空了。又聽見炸彈往下扔時那種撕心裂胆的嘯聲了。

「進壕溝去呀！」有人在大聲叫喊。

但是，激怒了的人們不再怕危險了。

一切時間的感覺，一切事之起與迄的感覺，全部離開了包加列夫。和別人在一起，他幫着救火：用沙土撲滅燃燒彈，從火燄下搶救物資，幫着担架隊抬走受傷的人，帶同自己的天衝進那燃燒中的產科醫院，從烈焰熊熊的市立圖書館內搶救書籍。然而，有些片段的景象却給了他永不會磨滅的烙印。有一個人從燃燒着的屋子里奔出來，大叫「着火了！着火了！」但當他着見四面全是火中，他是在火海中，他立即靜定下來，坐在人行道的邊石上，一動也不動。包加列夫又記得：突然間，灼熱而焦臭的空氣中充滿了美妙的芳香。原來是化妝品的舖子也着了火了。他又決不能忘記：一個失掉神智的年青女人，站在火光照耀空無一人的廣場中央，臂彎裏抱着已經死了的小女孩子。再有忘不了的，是一匹躺在街角的垂死的馬。在這馬的快就發暗但還晶瑩的眼瞳上，照出了這燃燒中的城市。這馬的深沉而含着眼淚的，充深了痛苦的眼睛，就像一面鏡子，牠攝進了房頂上的跳躍的火頭，滿空飛捲的烟陣，斷垣頽壁間餘燼的紅暈，以及燒空了房屋的地段上那矗立如林，高而且瘦的烟囪。

突然間，包加列夫也覺得這座和平古城一夜間的整個毀求，都收攝在自己心上。「只要我還活着，我還有一口氣，我還能夠動一動我的手指，我能說出一個字……」他自己對自己說，同時一股緩慢而嚴肅的恩潮，像莊嚴的誓言一般，充盈着他那激昂的頭腦，「我將以軍人爲我唯一的職志，而且我將盡我全力喚起仇恨與報復！」

這一場大火直燒到天亮方才熄下來。太陽照臨到尙在冒烟的廢墟上，照臨着那些耐心地坐在包袱上的老頭兒和老婆婆，他們的周圍散堆着傢具，花盆木樅已經變黑的古老的畫像，不久之前這還是掛在牆上的。而這太陽光，——透過了火燒場的快將冷卻的烟霧而家窺視的

也因受了血腥焦臭的毒而變得死一樣慘白。

包加列夫到過司令部請示，然後又回到寓所。在院子裏，庶務長迎上前來。

「車子怎麼了？」包加列夫問。

「車子已經準備妥當。」庶務長回答，他的眼睛被烟煤熏得通紅。

該進了，去招呼他們。」

「這裏出了事了。委員同志，」庶務長說，「剛在天快亮的當兒，德寇的一個炸彈掉在那邊的壕溝裏，躲在壕裏的是這一座房屋的住戶。差不多全部受了重傷，兩個已經死了：一個是你所住這間房的老房東，另一個是女難民。」他笑了笑又補充道，「就是伊格那底也夫常常和她談話的。」

「他們在那里？」包加列夫問。

「傷的已經抬走，死的還擱在那里——哦，裝他們走的車子也來了。」

包加列夫走到院子的後部。一羣人圍在那邊，低頭看着那兩個死的。那老律師的面貌已經不大容易辨認。他身邊散着那一捆書，破損而且濺滿了血污。顯然的，當這炸彈炸開的時候，他正好從那不大深的壕溝裏探出頭來朝外看望。屍身旁邊一本書的書名是：「編年史：塔西佗斯（羅馬歷史家）著」。可是那女難民却像是活的，像是睡着了。她那晒黑了的皮膚掩飾着她的死白，黑睫毛盖住了眼睛。她嘴角上浮着個柔媚而羞怯的微笑，倒好像因為人們圍住她看，她有點羞了。

走上前來的車夫抓住了這姑娘的腿，叫道：

「喂，誰來幫忙一下。」

「讓我！」伊格那底也夫突然高叫一聲。

他輕手輕腳，溫柔地抱起那屍體，放在車上。有一個小孩子把手裏的一朵半萎的紫堇花，放在死者的胸口。包加列夫幫着車夫抬起老律師的屍體。於是環立而觀的人們都肅靜誌哀，低垂了頭，眼睛紅了，閃着憤怒的光芒。

凝眸看着那死了的姑娘，一個中年的婦人柔聲自言自語道：「幸福的姑娘，」包加列夫環視着周圍的紅軍士兵，工人，女人，說道：「艱難的時候來了，叔伯姊妹，我們必須能恨。不然，我們不會得勝。」

他回進寓所去了，而那些圍繞着車子的人依然沉默地站着，——只有不知是請的嘶啞的聲音悲哀地說道：

「我們已經放棄了明斯克，包波魯伊斯克，什托密爾，謝彼托夫卡，——我們怎能擋住他們？你們看他們的作爲。一夜工夫把一個城炸成這個模樣，然後就飛回去了。」

「並沒確實飛回去——我們的人打下了他們六架。」一個紅軍士兵說。

包加列夫又到那已死的老律師房裏。他最後一次朝這半段的房間周圍看了一眼，地板上全是碎玻璃，書籍都從書架上震落，散了一地，傢具都東倒西歪。他沉吟一會，從牆頭取下那六弦琴，然後下樓，把那琴放在那載重車的後身。

伊格那底也夫靠近那載重車站着，羅其姆采夫正將一個飯盒子遞給他。

「喂，你就吃這一個罷，伊格那底也夫，」他說。「這是我昨天給自己領來的白通心麪」

和肉。」

「我不想吃」，伊格那底也夫說，「我想喝，——我一肚子的火，五臟六腑全要炸了。」

一會兒工夫，城市落在他們後邊了。夏日的早晨以牠全部的莊嚴而恬靜的光華迎接他們。午前，他們在樹林裏打尖。一條溪水，澄清見底，流得慢慢的，輕鬆地潺潺地流過那些岩石，蜿蜒穿過了樹林。清涼之氣撫慰了熱得冒火的皮膚，眼睛停息在高大橡樹的寧靜的濃蔭裏。

包加列夫看到了草間的一簇白色的草兒。這些草兒亭亭而立，軀幹肥厚而白，昂起了略為黧黑些的頭。包加列夫記起了去年夏天他和妻在消夏的別莊裏曾經如何熱心於採集草兒。如果那時候他們找到了這樣的一簇白草，那他們不知道要多麼高興呢。不知怎的，那時候他們的運氣不大好——那時他們帶回家的，老是些雜牌的小草子。

士兵們在那溪水裏洗澡。

「中飯的時間十五分鐘，包加列夫對庶務長說。」

他在樹林中間緩步走來走去。眼前的不染塵俗的美麗的景色，樹葉的蘇蘇絮語，都使他既感得欣喜又覺得辛酸。突然，他止步側耳靜聽，轉身看那載重車方面。伊格那底也夫在彈奏那六弦琴，其他的人們一邊在吃飯，一邊在聽。

在團司令部

軍官們都在司令部集合了。團長邁爾采洛夫少校，蘇聯英雄，芬蘭戰爭中的宿將，和參謀長柯達可夫同坐在地圖前。參謀長大約有四十歲，禿頭，動作和說話都很緩慢。第一營營長巴巴姜梁上尉。當包加列夫到達團部那天，上尉正患着牙痛。那天白天，因為熱不可耐，他把冰凍的礦泉來瀟，結果，就像他所形容，「他的牙床整個兒毀了。」第二營營長庫赤得考夫少校，是一個和善的愛嘮叨的人，時時和巴巴姜梁開玩笑。副參謀長彌香斯基中尉也列席了，寬肩膀，模樣兒很是秀氣。

團接到的命令是：協同砲兵，對敵人側翼發動突然的攻勢，以對抗敵人的包抄行動，而使被陷于袋形陣地的我軍部隊得以突圍。

邁爾采洛夫對各營營長和營委員解釋作戰計劃。他的話完了以後，偵察排的排長科士洛夫中尉應召而來了。這是個圓眼睛，雀斑臉的漢子，一進來，靴後跟撲的一碰，幹練地行個軍禮，就大聲地報告起來。他每個字音都很短促，（被略去了尾音），可是當他報告的時候他那雙圓眼睛又老是害羞地微笑，而且很謙卑的樣子。

會議進行的時候，包加列夫坐在那里老不作聲。他還不能擺開昨夜大火給他的深刻印象，他好幾次搖着頭，似乎想凝神靜聽。最初，那些指揮官們常常轉臉朝他看，但隨即習慣了他的存在，不再加以注意。

巴巴姜梁微笑着，好像他的牙痛已經消除了，轉臉看着包加列夫說道：

「這就對我的勁，委員同志！你想，全軍在退却，全軍呢！而我，巴巴姜梁一營人却要進攻了。老實道，這對上了我的勁！」

經過了事務式的討論以後，線話就轉到了德軍。彌香斯基講述德軍在勒伏夫的一次進攻：

「密集隊伍上來了，簡直是一堵牆，寬度至少一公里——你們想像一下那光景——後面相距大約四百米，又是同樣的一隊，穿過了長得高高的小麥田長驅直進。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的野戰砲轟倒了他們一批，都滾倒在麥田裏了，可是餘下來的仍然前進。我告訴你們，那情形真有點驚人！」

接着他就講到沿了勒伏夫公路進軍的德國坦克縱隊，每隊坦克以千計；講到德國的傘兵在夜間靠着綠色和青色火箭的照明而降自天空；講到德國的一個摩托腳踏車分隊如何鑽隙直撲我們的一個司令部；講到德軍坦克和空軍如何配合作戰。他詳細講到戰事爆發後最初幾天內我軍撤退的情形。「我那時實在是落荒而走！」他說。

顯而易見，他喜歡講演德軍的強大。

「告訴你，這不是開玩笑的，」他說。「這樣的裝備，而且是這樣大的數量：坦克、摩托化步兵。空軍。再加以所有那些突破和迂迴的戰術……」

「對。他們，當然，組織是有的。」謀長說。

「可是，不僅此而已，」彌香斯基說，「我看見過這機構的活動。這還有什麼說的！他

們從頭到底推翻了舊的戰略和戰術。」

「是英明而且無敵的罷？」包加列夫嘲笑地問了。

彌香斯基愕然凝眸看着包加列夫，於是用了謙虛的聲調說道：

「請你原諒，委員同志。不過，我是一個前線上的人，老是心裏怎麼想嘴裏就怎麼說。」

他的手擺動了一下。

可是包加列夫截斷了他的話。「不，這種事我永遠不能原諒，」包加列夫說，「不論是
你，或是別人。明白不明白？」

「但是估計太低也是同樣有害的，」庫赤得考夫說。「正像我們的弟兄們說的。德國人是懦夫，可也是不含糊的丘八。」

「根本一句說話，我們不是小孩子，」包加列夫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對付歐洲最強大的軍隊，而這軍隊在技術上，——我直捷了當告訴你，在戰爭的現階段，是比我們優越了許許多多的。一句話，我們是在對於德國人。這就够明白了。可是，彌香斯基同志，剛才我注意聽了你的話，我便覺得恐怕不能不跟你來一次長談。規在看來，這是必要的。你必須使你了解法西斯之可鄙，你必須認準，法西斯是地球上最惡劣最下作最反動的東西。牠那骯髒的思想意識中間沒有一星兒創造的原素。我們必須從心底裏鄙視牠，這一點你明白了麼？請你聽我說：他們的社會學的觀念是最蠢的陳舊的東西，乞爾尼雪夫斯基（俄國的哲學家及文藝批評家）和恩格斯在當年就嘲笑過的。法西斯的全部軍事教條是一字不改地抄襲了希利

芬（德國有名的軍事學家）所草擬的德國參謀本部的老計劃。他們那叫你害怕的坦克和傘兵也是剽竊來的：坦克從英國偷來，傘兵從我們。法西斯之異常的缺乏創造力，老教我驚異。他們沒有一點新的軍事方法！什麼全是抄來的。沒有一件大的發明！什麼全是偷來的。沒有一件新型的武器！什麼全是模仿別人的。他們是螞蟻，不是人類。德國民族的創造力在各方面都被法西斯消滅了——法西斯沒有能力發明，沒有能力製作音樂，詩歌，以及其他學術作品。他們像一池死水！他們帶到歷史上和政治上唯一的新東西就是：有組織的獸行和劫掠！我們必須鄙夷他們這種頭腦的貧乏，彌香斯基同志。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整個紅軍，從上至下，整個國家，都必須滲透看這種精神。可是這里你却隨隨便便儘量胡說，莫名其妙的手舞足蹈起來，而你倒說請我原諒。你，一個前線上的人，你自以為有什麼說什麼，不加諱飾，但在心理上你却是一個早已退休了許多時候的人：你的聲音裏就有甘願屈伏的發抖的調子！」

霍地站了起來，包加列夫面對面看定了彌香斯基，威嚴地喝道：「作為部隊中的軍事委員，我禁止你再說一字不合客觀真理和不配作愛國者的話，明白子沒有？」

巴巴姜梁的一營是要首先開上去的。進攻的時間指定在夜裏三點鐘。兩次出去偵察過的科士洛夫詳細說明了德國兵在國營農場的部署。坦克和窮甲車停在十字路口廣場上。兵都睡在那從前是貯藏菜蔬的房屋內，這是狹長的一排，宛如營房，約長四十至五十米。德國兵把裏面佈置得很舒服，他們強迫鄰村的農民送來了幾車的乾草，都鋪在地上，乾草上面又

舖了，搶來的——棉布和刺繡的手織品。他們只穿了內衣睡，靴子也脫了，而且點着燈，也沒有把窗戶遮蔽。晚上他們常合唱，躺在周圍一帶菜園裏的偵察兵可以清清楚楚聽到那些德文歌。這特別激怒了偵察兵們。「他們在唱歌呢，」偵察兵們說，「可是我們自己人却是啞吧，從沒聽見他們唱。」

真的，那時候士兵們跟平時的不同，從平唱歌，——縱行進時一片肅靜，停駐下來時也不跳舞唱歌。

天色黑下來的時候，榴彈砲團的一個單位進入了陣地。砲隊的指揮官和軍事委員到了司令部，坐在桌子邊。委員擺開了棋局，指揮官從他的行軍囊裏取出棋子來。他們兩個馬上就動手，一會兒以後就玩得出了神了。

第二營的營長庫赤得考夫說：「我平生很見過一些砲兵——他們差不多全是喜歡走棋的。」

「就我所看到的說來，」砲隊委員說——眼光沒有離開棋局，「步兵們全是愛玩棋子的。」也是目注着棋局。砲隊指揮官接口說：「那不錯。」說着，他又指着棋局叫對方注意道：「這樣，你就要輸了呢，塞遼夏。你的「皇后」一定得丟了，就跟那次在摩乍爾下的一局一個樣子。」

他們俯首注視棋局，都不作聲。

大約過了五分鐘，這時庫赤得考夫早已出去了，砲隊委員說：「胡說，我這里出不了悻

子，」他並沒抬眼看一下，以為庫赤得考夫仍在旁邊，就又繼續先前的話頭道：「而騎兵是喜歡玩紙牌的，對不對，庫赤得考夫同志？」

坐在戰地電話機前的通訊兵忍不住撲嗤一聲笑了起來，可是馬上心事很重似的繃了繃眉頭，搖着電話機上的把手，嚴肅地說：

「月亮，月亮，密定斯基，是你麼，——試試線路的。——掛上。」

團長邁爾采洛夫低聲在和參謀長說話。巴巴姜梁這時又走進屋子來，瘦削而高的他這時興奮得臉都發燒了，他的黑眼睛灼灼地放光。他用指頭戳着那地圖，又急又興奮地說：

「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偵察兵已經探得坦克的確實位置。要是我們把砲位移到這座山上，我們就可以照準掃蕩他們。當真的！我們怎麼可以錯過這機會，我們已經把他們抓在掌心裏了，想一想，抓在我們掌心裏了！」他伸出他的瘦而且黑的手掌，砰的一聲在桌上拍了一記。

朝巴巴姜梁看了一眼，邁爾采洛夫說：

「很好。要是我們非幹他們一下不可，我們就得幹的痛快。我不喜歡老是把事情老放在嘴上討論着。」

他走到那兩位砲隊軍官跟前。

「喂，下棋的同志們，恐怕只好打攪你們的清興了。請到這邊來如何……」

大家都低頭看着地圖了。

「看得很明白，敵人的企是切斷這條公路——他們離公路已經不到四十公里了——而且

包抄到我們的後方。一

「此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作戰所關非輕，」參謀長說。「各位得記好，總司令在親自注意這一仗的進行。」

「昨天德國人在廣播中叫着：『投降罷，紅西，我們的噴火坦克也開來了，我們就要把你們完全燒死。』……」砲隊指揮官路米揚采夫上尉說。

「他們簡直是狂妄，」邁爾采洛夫說，「而且驕橫；他們脫了衣服睡覺，而我們這裡呢，我已經記不清上回我脫過一次靴子以後又過了多少天。而且他們甚至在前線也開亮了車頭燈在路上跑，這班王八蛋！」

他站在那里沉吟了一會兒，忽然笑起來了：

「我們那委員，有點那個；他的話，喂，你知道的，簡直使我……」

「嚴格當然是嚴格的，」參謀長說。「他教訓了彌香斯基一頓。」

「我可是喜歡這一點，」邁爾采洛夫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老實告訴你，你們兩個，都叫我頭痛；彌香斯基用他那些故事，你呢，用你那套關於正規式樣和標準的圖表。我是個老粗，行伍出身，我怕字眼兒比怕子彈還厲害！」

他看着參謀長，高高興興地說：

「委員是好人，我和他是要共同作戰的。」

巴巴姜梁的一營人在樹林裏佔領了陣地。士兵們坐臥在樹底下，風吹動樹枝，枝頭的枯

葉索索作響，像紙張似的。星光從樹葉中間射下；空氣是柔和而溫暖的。包加列夫和巴巴姜梁在一條幾乎看不明白的小路上散步。

「站住，誰在那邊走，」哨兵喊着，馬上又加說道，「只上來一個，餘下的都站在原地方。」

「餘下的也是一個啊，巴巴姜梁笑着說，走到那哨兵跟前，輕聲說了口令。他們倆仍往前走。到了一處樹葉搭成的掩蔽部的旁邊，他們就站住了，傾聽那掩蔽部內的士兵們低聲的談話。

「喂，告訴我，你想來是怎樣？」一個冷靜有思想的聲音說。「打完仗，我們扔開德國不理呢，還是要牠怎樣來往？」

「鬼知道，」又一個聲音回答，「到了那時候瞧着辦罷。」

「嘿，在目前這樣艱苦的退却時期，我認爲這是好的談話！」包加列夫高興地說。

巴巴姜梁看一看他那手錶的夜光的錶面。

伊格那底也夫、羅其姆采夫、塞度夫，——這三個，在那火燒城市中整整一夜的不睡以後，還沒有來得及睡足，庶務長喚醒了他們，叫他們去吃飯，行軍灶的火紅的方眼睛在樹林的陰暗中射出遲鈍的閃光。士兵們麤集在這四周，壓低着嗓子紛紛嚷鬧，他們的飯盒子叮叮噹噹響。大家早已知道拂曉要進擊了。

這三個，一邊在喝湯，湯匙碰着飯盒子答答地響，一邊在聊天。羅其姆采夫有過六次的

進攻經驗，他慢吞吞地解釋給他的伙伴聽道：

「第一回：當然，有點兒發慌。你不知道怎麼才對，那就自然會叫你發抖。你攪不明白那話兒到底從那裏來，也不明白要來的是什麼。我告訴你們，初上陣的新傢伙怕那些自動步槍怕得真厲害，即使是根本不以瞄準了的。機關槍也不是瞄準了某一目標才射擊。一句話，你只要跳進一道溝裏或是隱蔽在一個土堆後邊，眼睛得窺探着，看定了一個地點你就衝出去，可是他們的迫擊砲却是最討厭的東西：我跟你們直說，甚至現在我一想到牠，心裏就發毛。對付迫擊砲只有——個法門——向前衝，不要停。如果你臥倒或者向後轉，那就會挨着牠的一下了。」

「噯，那個薇娜，太叫我傷心了，」伊格那底也夫說。「我老是看見她站在我面前，好像還活着。哎，我當真不知道怎樣才好。」

「可是我呀，現在我不想女人，」羅其姆采夫說，「在這一次戰爭中，我失掉了對於女人們的興趣。現在我想要見一見的，是我的小把戲們。至於女人呢，我可不是德國的雄狗。」

「嘿，你不懂得。我就是爲她傷心。幹麼她這樣一個人，——這樣年青，這樣文靜，會落得那樣的結果。爲什麼他們要殺死她這樣一個人？」

「噫，你是那一門子的傷心呢，」羅其姆采夫嘲笑地說。「昨天整整一天在汽車裏彈弄那支六弦琴。」

「那倒不相干」，那位莫斯科人塞度夫說。「伊格那底也夫就是這樣的人，這倒不算什

麼。」說着，塞度夫仰臉看那星光燦爛的天，星光從那些黝黑的嫩樹葉中間閃閃射下來。

羅其姆采夫渴睡似的喃喃地繼續告訴他的伙伴們：

「在家的時候，聽到門軋軋響，我就會跳起來。到晚上，我真不敢在樹林裏走。但現在，我却什麼都不怕了。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難道爲的是習慣了麼，還是我的心在戰爭中有了變化，——變得狠了？有一種人。我看見他們勤輒發抖，至于我——隨你們怎樣來試罷。我不怕，我就是一點也不怕。可是，本來我也是一個和平文靜一流的人，我有家小，做夢也從沒做到打仗這一類的事情。我不是喜歡打架那一流的人——即使我還是個小把戲的時候，我也不會跟人家打過架。不論怎樣，即使把我逗得有點兒急了，比方說，擠得我太過份的時候，我還是不會跟人家打架的。我倒是常常哭起來了。當真我還常常代人憂愁得什麼似的。

「那是跟你近來所見所聞有關係，」塞度夫說。「你聽到了老百姓訴說的一切，你又看到了像昨天那一場大火那樣的事情，因此你現在什麼也不怕了，魔鬼本人也嚇不倒你。」

「我也不知知道究竟是什麼緣故。」羅其姆采夫回答。「但是仍舊有些人是本性難改的。我想，這是營長把我們訓練成爲這樣的。營長教導我們：什麼都不能放棄，不計代價，堅持到底。」

「對呀，代價有時候是大的，可是我們的營長不會錯。」塞度夫說。

「正是這樣。今番他帶我們進攻一定也是不到必要的時候決不隨便犧牲。他是十分愛惜弟兄們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能和我們共甘苦。我記得有一次，本來他已經很有點病了，他還是站在水齊到胸口的泥沼裏，直到當場吐血。那是你們來這裏以前的事。那時候，敵人

的坦克是朝諾伏格拉特。伏倫斯克這方面進攻。可是那一次，我們將他們打退了。於是我們到一座樹林裏去乾燥一下。營長躺在林子裏，那樣的衰弱，動也不能動了。我走到他跟前，對他說：「上尉同志，吃一點罷。我這裏有些麪包和香腸。」他連眼皮也沒睜一睜，可是他認得我的聲音。他說：「不要，羅其姆采夫同志，謝謝你。我不想吃。我想的是，」他說，「接到我的老婆和孩子們的一封信，自從戰爭一開始，我不會聽到過他們的消息。」他說這話時的神情叫人看了實在是……從他身邊走開。我默默地自己想道：呵，你是和我的心腸一模一樣的人，你真是。」

伊格那底也夫站了起來，舒展着手腳嘆息了一聲。

「你是個大力鬼，你真是，」羅其姆采夫說。

「哦，什麼？」伊格那底也夫問，有點生氣，同時却也有點高興。

「什麼呀？沒有什麼。簡單明了的很。伙食是好的。天天有肉吃，奶油加得很足的豆糊，捲心菜湯。至于講到工作呀，你在鄉下的工作可重得多呢。那當然怎麼你會不成其為大力鬼。」

「對呀，老弟，」黑暗中一個聲音嘲笑地說。「打仗不是苦工；可是等着熬罷，只要有這麼一公斤半的彈片洒了你一肚子，那時你就明白是在家裏苦呢還是在這裏舒服了。」

「啊，這是我們的庫爾斯克的夜鶯在給我們唱歌呢，」塞度夫說，於是又轉臉對那黑暗中的瞧不見的人問道：「你不喜歡麼，鬼，德國人開槍的時候你發愁麼？」

「算了，嗯，算了，」回答的聲音是負氣的，「隨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

晚上

隊伍立刻開上去了。軍行肅穆，間或可以聽到的，只是官長的低低的聲音，或者是拱出在那窄狹的小路上的樹根將誰絆了一下的喃喃的詛咒。隊伍正穿過一片橡樹的林子。林中萬木無聲，甚至連樹葉也屏息不動。巍巍然，黑黝黝，靜悄悄，那林子就像是模型裏一下子澆出來的一整塊。而從那狹窄的小路鑽出來到了林間一塊空曠的隙地時，隊伍突然發見頭頂是一片繁星閃閃的暗藍色的天空，——是這樣的藍而且暗，以至每一流星迸射着強光劃過天宇的當兒會叫人駭然一跳。但是轉瞬間隙地過盡，林木復合，天宇就好比是一大碗滿浮着金黃星形粟粒的粉湯。時時被橡樹的巨爪攪動着。昏暗中白茫茫的一條是砂礫的小徑。隊伍從林中出來，進入了開闊的原野。隊伍走過未收割的田，而在黑暗中，但憑了穀粒掉在地上的聲音，莖桿被踐踏時發生的輕響，以及穗子擦過制服的聲音，人們就能辦出這是小麥，那是大麥，蕎麥，或者是燕麥。而這，大軍的沉重的脚步踐踏着柔軟的未收割的田地，這像一陣愁雨似的麥粒紛然落地的聲音，實在比那遠處的沖霄大火，比那直薄星斗的砲彈的赤色的曳光，橫掃大空的青綠色的探照燈光柱，比那些並不太遠的隆隆然炸彈的爆響，更加有力而明朗地對士兵們的農民的心說明了戰爭的殘酷。

這一個戰爭，是史無前例的，——這一戰爭中的敵人要把人民的生活整個踏在腳底下，要夷平了我們父母的坟墓，燒掉了孩子們的書籍，蹂躪了祖父們親手種植着蘋果和黑櫻桃的

果園，是要把他們的釘路靴跟重里扼住了老太太們的頸子的，——這些老太太們就是常常把金冠雄雞的故事講給骨碌碌的圓眼睛的孩子們聽的，是要把村子裏的鐵匠，箍桶匠，打更的老公公們弔死了的。這是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土地上從來不會有過的。這是蘇維埃國土上從來不會有過的。

隊伍在黑暗中向前進，重靴踏着自已土地上的小麥和燕麥。他們迫近了一個國營農場。那里，在小小納白色的烏克蘭農舍之間，蹲着黑色的坦克，坦克身上都畫得有大尾巴的龍。這當兒，靜默而和氣的伊凡。羅其姆采夫說道：「不能。對於他們乾脆不能有一點兒慈悲之心！」

當第一顆砲彈在穀倉左近炸裂以前，一個紅軍士兵，他的姓名誰也不記得了，鑽過了敵人的鐵絲網，而且乘其不備，又溜過農舍，進去了果樹園，翻過一道籬笆，然後又朝一些乾草堆爬行，那是德國人昨天剛塚起來的。那邊有一個德國哨兵發見了他了，立即大聲喊叫。但是這個紅軍士兵沉着地繼續向前爬。他這旁若無人的行動將那德國哨兵嚇得呆了，張大嘴巴，木頭似的，好一會這才清醒過來，舉槍瞄準了他。可是這當兒，這紅軍士兵離乾草堆不過數碼，而在一顆子彈射中他以前他剛好把放火的液體燃料瓶子扔在最近的一個乾草堆上了。乾草立即燃燒，橘紅色的火焰又引燃了德國坦克，裝甲車，以及停在十字路口方場那邊的輕戰車。而且立刻，在六好碼的近距，我軍的榴彈砲也開火了。

「步步來遲了，」路米揚采夫怒聲對他隊委員聶夫士洛夫說。

然而馬上一枝紅色火箭給了步兵進攻的信號。砲聲也隨即停止。當臥在地上靜候衝鋒的

士兵們尚未躍起之前，剎那間戰場上一片寂靜。然後，橫過那陰暗的林莽，在未收割的麥田上，響起了一連串的滾動的久久不歇的沉重的吶喊：「烏！拉！」這是巴巴姜梁的幾個連在打衝鋒了。

巴巴姜梁從通訊兵手裏抓起了電話筒。直接從戰地來的第一連連長的聲音：「我們已經到達村子的邊緣。敵人在跳跑。」

巴巴姜梁走到包加列夫這邊來。包加列夫看見這位營長的威嚴的黑眼睛裏閃亮着淚光。「敵人在逃了，敵人在逃了，委員同志。」他呼吸急促地說。「該死，我們很可以截斷他們的退路的，豬獃！」他的聲音變成怒叫了。「邁爾采洛夫不會把庫赤得考夫那一營放在適當的位置！幹麼他把他們放在後邊呢？他們應當來個包抄呀！」

在瞭望崗上他們可以看到德國人從村中的外圍逃到村子的方場。許多德國人都沒有穿好衣服，他們兩手抱住了槍和衣服在逃。長列的營房全是一片火了，方場上的坦克正在旺燒，滾滾的濃烟和烈焰從運油車上高沖雲霄。可以看見官長們夾在逃兵中間吆喝，威嚇地亮出他們的手槍，但自己也在逃。

「機關槍，機關槍上前呀！」邁爾采洛夫大叫着跑到那留作後備的一個連。他本人就和機關槍手一同衝進村子。

德國人沿着泥濘的土路退却，向着馬爾契辛那。蒲達，這村莊。這距離國營農場約有九公里。許多坦克和裝甲車也一同退了，而且德國人還辦到了把他們的死傷員兵也帶走了。

東方已經破曉。包加列夫檢查那些燒得烏黑的發散着油漆和汽油的焦臭的德國車輛，用

手去挽那還是灼熱的鋼鐵的殘骸。

「今天早上比昨天早上是不同了，」他想，「可喜的事莫過于打了個勝仗。」紅軍士兵們也都在微笑或大聲笑。官長們笑着並且戲謔，甚至負傷者也用他們那蒼白的嘴唇興奮地談着夜來的戰鬥。

包加列夫心裏明白，這一個突然的，匆匆忙忙準備成的，向這國營農場的襲擊，不過是我們在長程退却之中一個小小的插曲。他只要一閉眼就看到了我們所放棄的土地有多麼廣大。他知道，在過年數月內，我們已經失却了幾千的村莊，而現在一夜之間奪回來的，却只有一個呀。然而他到底親眼看見德國人落荒而逃了，親眼看見他們的官長們嚇得直叫。他聽了紅軍士兵們高聲的有說有笑了，而且看見這位從遙遠的阿美尼亞來的軍官當他的部隊把德國人趕出了這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邊界的一個小小村子的時候，快活到落了眼淚了。這是勝利的大樹的一紛微細的種子呵。

全團之中，恐怕只他一人懂得參加昨晚的襲擊的這些隊伍現在所處的真正境遇是怎樣的。師軍事委員臨別時給他的話是：「你必須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

他曾在戰線司令部看過地圖，對於這一團人的任務知道得很清楚：扼守那泥濘的土路和這國營農場相交的一點，堅持到底，不使德軍的兵團突破公路而威脅着撤退中的大軍的後方。他知道橫在前面未來的的工作不是輕鬆的。

早上七點鐘，德國轟炸機飛到了陣地上空。

敵機是從林子後面突然出現的。哨兵們高聲叫道：「敵機來了！」俯衝轟炸機，解散了

隊形，拉成了單列，然後變做圓圈。首尾銜接，領隊機緊挨着殿後一機，于是用了這樣的隊形它們飛得慢慢的而且仔細地觀察了地面看動靜。這整個的「團團轉」的把戲乾脆就在國營農場的上空表演。這樣的選擇如何下手而懾人心靈的迴旋大約有一分半鐘之久。地面的人們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跳去跳來，從這一個隱蔽處所逃到另一個。「臥倒，臥倒！」官長們在喊。突然，那領隊機俯衝下來了，緊跟着的是第二架第三四架；炸彈怒吼，震天動地的霹靂。滿空中全是黑烟，灰塵，以及飛炸了的土塊。人們巴不得能夠鑽進土裏，利用着地面的每一個回陷好像那些炸彈的尖嘯，爆炸的轟鳴，以及敵機機俯衝後馬達的吼聲，緊緊地將人們釘住在地面。

有一位抬起身來，而且舉起他的自動步鎗對着俯衝下來的敵機射擊。這一位便是伊格那底也夫。

「你幹麼？鬼迷的你幹麼要暴露我們的位置！馬上停止射擊！」彌香斯基蹲在壕溝裏喊。可是那兵不會聽到，仍舊在射擊。

「我命令你，停止射擊！」彌香斯基怒喊。

什麼地方，很近的，又一枝自動步槍在喀喀地叫了。

「又是一個……活見鬼呀……」彌香斯基一邊說，一邊在找，突然他住了嘴。這放槍的正是軍事委員包加列夫……

「敵人的轟炸得不償失，」團參謀長說，「你想想，他們狂炸了三十五分鐘，投彈至少五十個，僅僅傷了我們兩個人，兩個都不過是輕微的彈片擦傷，炸壞了我們一挺機關槍。」

包加列夫歎了口氣。「不，」他想到，「他們的所得可不是這樣渺小的——人們又不敢高聲大氣說話了，人們眼睛裏又有着那種恐怖的表情了；我們的士氣受了打擊了。」

這當兒，科士洛夫上來了。他的臉好像瘦了一點，而且黑了一點，這黑色是苦戰以後的人們常常有的。這是火炙之故呢，爆炸的烟薰之故呢，還是被炸起的在空中飛舞的塵土混和了汗水的結果呢，只有天曉得。總而言之，在戰鬥以後，人們的面孔總是見得瘦些，黑些，嚴厲些，同時那眼睛却變得深刻沉着些。

「團長同志，」科士洛夫開始報告，「柴伊采夫已經回來。他偵察得，馬爾契辛娜·蒲達，已經到了敵人的坦克。他記下的數目是一百。大部分是中型的，中間也有些是重坦克。」邁爾采洛夫朝官長們的皺着眉頭的面孔掃了一眼，冷靜地說：「同志們，咱們的地位對于敵人像個什麼呢，像是一塊骨頭卡住了敵人的咽喉。」

說完，他就向那方場走去。

紅軍士兵們沿着土路在掘戰壕，並且構築陷阱對付坦克。

漂亮而老面皮的柴維列夫輕聲問羅其姆采夫道：「你是第一個跑進德國人的倉庫的，羅其姆采夫。人家說那邊的錶是論千的！這是真的麼？」

「我應當說錶是有的！够我的孩子們和孩子的孩子們用它一輩子！」羅其姆采夫說。

「你沒有順手抓些來作爲紀念麼？」柴維列夫又問，拋了個眼風。

「你這話算什麼呢……天！」羅其姆采夫吃驚地訥訥然說。「我不是那樣的人，碰他們的東西是丟臉的。而且，幹麼我要拿東西呢，——那時我正在拚命呀。」

他朝四面看了一眼，又說：

「看看那個伊格那底也夫——我們掘一鏟子，他掘的是兩鏟，咱們倆才掘好了一條戰壕，他一個人可已經掘了兩條了。」

可是他還在唱呢，這傢伙，「塞度夫說，「而且他已經兩天兩夜不曾睡覺。」

羅其姆采夫舉起鏟，留神聽了一下。

「天哪，他在唱呀，」他驚喜地說，「你想想人家這是怎樣的哪！」

那天晚上，邁爾采洛夫和包加列夫在團司令部裏一同吃夜飯。揀起了上面帶着冷却而泛白的脂肪的一片肉，邁爾采洛夫說：「有人喜歡弄熟了吃，可是我愛吃冷的。」

罐頭肉以後是麪包和乾酪，然後，他們舒泰地喝茶。邁爾采洛夫用刺刀的刀背（曾經用它來代替開罐頭的工具）從巨大的糖塊上削落小小的糖片來。

「哦，你瞧，我簡直的忘記了！」邁爾采洛夫叫起來。「嘿，咱們還有些覆盆子菓醬呢，您的您的反應怎樣，委員同志？」

「不能不說是妙極了，——嗯，覆盆子菓醬是我心愛的東西。」

「那很好！可是我却喜歡櫻桃菓醬。覆盆子是你的了！」

他們同時呼盧呼盧地喝着茶，又同時抬起頭來，對看了一眼，笑了笑。

火線上的生活把人們拉得親密了。你和人家相處了一天和一夜，你就彷彿懂得了他的全

部——他喜歡吃的什麼，他睡覺的時候側向那一面，他睡夢中是不是（上帝不許可）咬牙齒

，他的老婆撤退到了什麼地方。你對於他的了解常常會比太平時候對於十年的老友還要多些。用戰爭的血和汗膠結起來的友誼是最堅強的。包加列夫呷着茶，說道：

「你以為怎樣，邁爾采洛夫同志。我們昨夜的襲擊是不是成功的？」

「問得怪呀，」邁爾采洛夫笑了。「我們在夜裏突然衝進了這地方，敵人逃走，我收復一個住民區。我們該得勳章的呢。怎麼，委員同志，你覺得是失敗了麼？」

「當然是失敗了，」包加列夫回答。「完全失敗。」

邁爾采洛夫斜欠着身子朝包加列夫這邊逼近些。

「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敵人的坦克逃走了！你以為這是開玩笑麼。我們的動作要是配合得更好些，敵人的坦克沒有一架能夠逃走的。可是事實上我們的各營營長自管自行動，各人不知道他的鄰人在做什麼。哦，結果是齊奔中央，那是坦克集中的地方。這是第一點。第二呢，德國人開始退却了。砲隊的火力應當轉向敵人賴以撤退的道路，我們很可以把他們消滅在這些路上。但是我們的砲隊在進攻的準備射擊以後就停止開火了，好像我們和砲隊的聯系就此斷了，因而他們得不到新的任務。我們很可以把德國人粉碎，掃蕩掉，可是給他們逃走了。」

「而且，」包加列夫屈着指頭，繼續說，「沒有注意到的地方多着呢。例如，有些機關槍應當伏在敵人陣地的後方。可不是，那邊的小林子簡直是天造地設給我們做這樣用的罷。機關槍應當恭候在那裏歡迎那敗退下來的敵人。然而我們的做法却是盡其所有都用在正面的攻擊，一頭猛衝了去，而在兩翼簡直一無作爲。」

「這是真的，」邁爾采洛夫說。「敵人的自動步鎗構成了火網，把我們的火力全吸引了去了。」

「那麼，憑什麼我們該得勳章呢？」包加列夫說，忍不住失聲笑了。「難道因為我們的團長，姓邁爾采洛夫，名某某的同志，不在指揮那些步鎗、機關鎗、自動步鎗、輕砲和重砲，連和團的迫擊砲，這一切武器的行動和火力，而親自抓起一枝步鎗帶着一個連去衝鋒，所以我們該得嘉獎麼？噯？那時的形勢非常複雜。當團長的，不應該手執步鎗到處亂跑，應該用腦筋直到汗珠鑽出在額角，應該作出迅速而明確了當的判斷才對呀。」

邁爾采洛夫將他的茶杯推在一邊，怫然問道：

「你還想到些什麼，委員同志？」

「我想到的多着呢，」包加列夫笑着說。「好像這和以前在摩吉萊夫發生的事情完全一樣。各營自管自動作，而團長呢，帶了一個偵察連去進攻。」

「哦，還有什麼？」邁爾采洛夫慢聲問。

「還有麼？結論是十分明顯的——團的各部分動作沒有配合得好，各單位進入戰鬥依然遲了，團在整個方面是行動得慢的，輕率的，而且戰鬥進行時通訊工作是糟的，簡直一團糟。進攻的一個營不知道在它右翼的是誰——友軍呢，敵軍？頭等精良的武器却不曾好好運用。例如迫擊砲就簡直沒有加入戰鬥；你拖着那些砲到處團團轉，可是大多數一彈也沒放過。團沒有作任何的迂迴行動，沒有打算包抄敵人。正面猛攻，就只是正面的猛攻。」

「哦，哦，這都是很有意思，」邁爾采洛夫喃喃地說。「那麼，從這一切得到了什麼結

論呢？」

「什麼結論呢？」包加列夫應聲頂了一句，態度是激昂的。「不消說，結論是我們這個團打得壞，出乎意料之外的打得壞！」

「是呀，是呀，但是結論呢，比方說，尋根究底的，根源之根源的結論呢，」邁爾采洛夫逼住了問。

顯然，他以爲軍事委員是不會把話赤裸裸地說穿了的。

但是包加列夫泰然接着說道：

「你是勇敢的人，你不怕死，可是你指揮這個團却指揮得不好。這戰爭是一樁錯綜複雜的事情。這包括了空軍，坦克，各種火器和各種大砲的動作，而一切動作都是迅速而且互相配合的；在戰場上，問題不斷地發生，都比象棋戲中發生的問題要複雜得多，而且都是非解決不可的。」

「換句話說，邁爾采洛夫不中用？」

「我相信他中用，可是我不要邁爾采洛夫以爲自己沒有缺點。如果邁爾采洛夫們自信沒有缺點，那他們就永遠不能打敗德國人。在這人民的戰爭中，光有了軍事的算術的知識是不夠的，要打誇德國人，你還得弄懂高級數學才行。」

邁爾采洛夫不作聲。包加列夫望着他，和氣地問道：

「你幹麼不喝茶呢？」

邁爾采洛夫推開了茶杯，「我不要喝了，」他垂頭喪氣地說。

包加列夫笑起來了。

「你知道，」他說，「我們原是一見如故的。現在我們就在一塊兒喝茶，還有極妙的覆盆子菓醬。我對你說了些傷腦筋的不愉快的事，這對於我們這茶會多少有點煞風景。要是你生氣，你以為我惹了你，你狠狠地罵我一頓，大概我就痛快了嗎？不，不痛快的。但是所發生的這一切，我依然是高興的，從心底裏高興的。我們不但是必須做好朋友，我們還必須一同打勝了這一個仗。邁爾采洛夫，你要是生我的氣，也不要緊，不過請你記住——我剛才對你說的，是十分嚴重的事情，而且是真情實理。」

包加列夫於是站起身，走出了那掩蔽處。

邁爾采洛夫擰起眼睛看着他走出去。半晌不作聲。突然他跳了起來，高聲喚着，轉身對那剛剛醒來的參謀長說道：

「少校同志，有沒有聽到他怎樣給我一個下不去呀？嘿，他當我是個什麼呀？嘿？你倒想一想！我得過蘇聯英雄的尊號，我胸前受過四次傷。」

參謀長打着呵欠說：

「他是個鐵面無情的人，一上來我就看出來了。」

邁爾采洛夫不理參謀長，管自說：

「你只要想一想！喝茶，有菓醬，冷靜到不能再冷靜地說；結論是什麼呢？很簡單。你，他說。你指揮這個團指揮得不好。啊，那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簡直的弄糊塗了，意外到這樣程度。這是對付我，對付我邁爾采洛夫……」

馬爾契辛那。蒲達

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乞列特尼成科，師委員的母親，七十歲的黑臉的女人，準備離開她的故鄉。鄰人們邀她在白天和他們同走，但是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正在烘烤那路上用的麵包，要到晚上才能烤好。集體農場的主席却是預定翌日一早走的，馬利亞就決定和他同走。

她的十一歲的孫子遼尼亞，本來在基輔讀書；戰爭爆發前三星期學校放假，遼尼亞從基輔來看望祖母，現在還沒回去。開戰以後，馬利亞就得不到兒子的消息，因此她現在決定要帶了孫子到喀山去，投奔她的兒媳婦的一個親戚，兒媳婦是早三年就故世了。

從前，她的兒子常常請她到基輔和他同住在那大的公寓裏，那當然比鄉下舒服而安逸。她每年總也去這麼一次，但難得住到一個月以上。那時候，兒子曾經陪同她在城內各處遊覽。她會兩次到過歷史博物館，至於戲院更是經常去的。在戲院裏，人們都用了好奇而敬重的眼光望着這位坐在包廂的第一排座位上的高大的老年，手上多繃而重繭的鄉下女人。她的兒子通常要在最後一幕戲開始的時候這才到來，因為他的工作完畢得很晚。他們肩並肩的走過那休息室，人們都為他們而讓路，——一個是矍鑠而嚴肅的肩頭披着黑圍巾的老太太，一個是師委員那樣的高級軍官，也是容貌嚴肅而且同樣的不大白臉的臉，看起來他倆是很相像的。——這是母子倆呀，——女人們互相耳語，同時溜着眼睛朝他們看。

一九四〇那一年，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生了一場病，不會到兒子那里去。但在七月，兒子隨軍演習，順路到母親這裏住了兩天。這一次，兒子又請母親搬到基輔去住。自從妻故世，他過的是獨身的生活，而且他又擔憂着遼尼亞缺乏了女人的照顧和撫愛。再則，他聽說老母以七十歲的高齡仍在擔負集體農場的工作，自己挑水，自己劈柴，他心裏也很難過。

當他們在園子裏所父親生前手植的那棵蘋果樹下喝見茶的時候，母親聽着兒子的反覆勸說，老是不置可否。太陽快下山的當兒，他們一同去拜謁他父親的坟墓。在坟園裏，母親對兒子說道：

「你想想，我能够離開這裏麼？我打算老死在這裏了。你原諒我罷我的兒。」而現在，她準備要離開她這故鄉了。動身的前夕，她去拜訪她所熟識的一位老太太。遼尼亞和她一同去。他們到了那一家時，只見大門洞開，院子裏站着那獨眼的華西里，卡爾波維奇，集體農場的老年的牧人。屋主人那條棕色的狗夾着尾巴偎在華西里的腳邊。

「他們已經走了，」華西里說，「他們以爲你是早上走的。」

「不，我們明天走，」遼尼亞說，「農場主席給了我們一架兩輪車。」

夕陽照耀着老年女主人的勤勞的手種植在窗台上的紅熟了的番茄。夕陽也照着那些滋蔓在屋子前面的野花，也照着那些菓子樹，樹榦全刷得雪白，撐住了那茂密的枝條。在籬笆的柵門上，橫着一個計劃得很精緻巧妙的門門。在菜園子裏，西瓜在綠葉叢中耀着金光，玉蜀黍的白黍粒綻出在淡綠色的包皮外，大豆和豌豆的肥筴沉甸甸地下垂，向日葵的圓圓的黑眼睛定定地在瞪。

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走進那被棄的房子。這房裏，也是處處都留着安靜生活的痕跡，都留着女主人的愛好整潔和愛花的痕跡。窗台上有盛開的玫瑰，碗厨頂上有檸檬的盆景，以及兩盆棗椰樹的移接的幼枝。而且每一物件，屋子裏的每一物件，——曾爲灼熱的鐵壺燙起了圓的黑印的厨房裏的桌子，繪有白色雛菊的綠色的洗臉台，放着從沒用過的杯子的杯碟厨，掛在牆頭的舊畫片，——這一切物件都訴說了這一座現在沒有人住的屋子有過如何久長的歷史，都訴說了乃祖考妣以至在桌上留下了他們的教科書的孫兒女們曾經如何生活於斯。曾經度過了多麼安靜的嚴冬炎夏的黃昏。而像這樣的白色的烏克蘭農舍，現在是成千的被放棄了，而建築這些房屋的，在屋子周圍種植樹木的人們，現在都痛心疾首在黃塵撲面的大路上向東方撤退。

「老公公，他們這狗不要了麼？」遼尼亞問。

「他們不要了，而今是我在照料牠呢，」那老人說，突然掉下了眼淚。

「哭又有什麼用呢？」馬利亞。鐵木菲芙娜說。

「當真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老人說，而且搖着手。

他用他這被勞作所毀損而發黑的指甲的手這麼沉重地一搖，表示了生活的一切怎樣地在周圍整個兒崩潰了。

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匆匆忙忙回家去，蒼白而瘦瘠的遼尼亞——他像他母親那樣單弱，不像他父親，——幾乎追不上。

「奶奶，」他問着，「你以爲鷄娃子是有脊樑的麼？」

「不要多說，遼尼赤卡，不要多說話，」祖母回答。

她現在從這條街下來，心裏是太痛苦了！就是走過這一條街，從前她坐了車子到教堂裏結婚。也是走過這一條街，從前她跟在棺材後邊送過她母親下葬，送過她父親下葬，最後又送過她丈夫下葬。但明天，她不得不坐上車子，擠在那些匆匆忙忙收拾起來的包裹中間，離開了她的家，——她在這裏做了五十年主婦的家，在這裏生男育女的家，而也是在這裏，文靜的，懂事而靈敏的孫子遼尼亞來看望他。

而在這夕陽的溫暖光線所照射的村子裏，在白色的農舍，在芬芳的花圃，在可愛的菜園，每個人都在低聲耳語，說是直到河邊一路上已經不見紅軍，說是從前當集體化運動的時候離開本村而到頓巴斯去的那個者頭子柯青科最近又回來了，而且他吩咐他的老婆粉刷他們的住宅，像過復活節一樣。而且老寡婦葛利揚斯卡雅站在井邊見了人就說：

「聽說土地又要重新分配了……」

詭譎而惡意的謠言傳遍了整個村子。老年人走到街頭，凝眸遙望那每晚牛羊羣放牧歸來在霞色的灰塵中一擁進村的方向，——在那邊遠遠的樹林的後邊，從橡樹林子裏，德國人大概是在這裏出現的罷。老婦人們啜泣歎氣，在園子裏或是屋子裏挖掘地洞，埋藏他們所有的東西，——被褥，氈靴，罐子和鍋子，棉布的衣服。——一邊在埋藏，一邊老是抬頭望着西方。

但西方依然明淨而安靜。

集體農場主席格利西成科走到老頭兒柯青科那裏討還那一個月前借去的四只麻袋。

柯青科，一個又高又大，一部濃鬚，六十五歲的老頭兒，正坐在桌子邊看着他那老太婆在粉刷房子。

「晚安，」格利西成科說「我來要回我的麻袋。」

柯青科却用了嘲笑的口氣問道：

「你準備好要出去旅行了麼？主席先生。」

「要走了，不走不行，」格利西成科說，瞪眼看着那老頭兒。最近幾天之內，這老頭兒似乎腰挺得直些，頭也翹得高些了。他的說話也變成含譏帶諷，慢吞吞，而且用了輕率的口吻招呼格利西成科。

「對，對，你一定得走，」柯青科說。「村蘇維埃主席走了，辦事的人們也都走了，記帳員也走了，你們的人差不多全走光了，甚至于郵差也走了，農場的工作人員也走光了，那麼你再不走幹麼？」

他縱聲大笑了。

「你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至于那麻袋呢，我不能還你了，——你知道的罷，我的女婿拿去裝了麥子到白井去了，要到後天才能回來呢。」

格利西成科點着頭冷靜地說：

「那就算了，不談麻袋了，可是幹麼你突然之間想到要粉刷你的房子？」

「粉刷房子麼？」那老頭兒隨口順了一句。他想要對那集體農場主席說，爲什麼他粉刷房子。但是，小心而鬼祟，慣於隱藏秘密的他，即使在這時候也還有所顧忌。「他們也還能

够抓住我槍斃我呢，誰敢擔保呀，」他這樣想。雖然現在西方依然清靜無事，雖然集體農場主席還在挨戶巡視，可是柯青科已經是快活得心裏發痒，他只想立刻就把手裏存之已久的東西宣佈出來，把他在冬天的長夜中所想的一切，——那是連他自己的老婆也從沒聽他說過的，都一下宣佈出來。大約四十年前，有一次他去看望他的叔叔，叔叔是在一個愛沙尼亞富農家裏幫工的。從此以後，他就永遠不能忘記那富農的巨大的飼養家畜的院子，那蒸汽機器的磨房，那家主本人，一個矮登登，結結實實，留着一把大鬍子，穿了件大紅面子的皮褂子的老頭兒。他記得，如何到森林裏看那些雇工在砍伐樹木，如何那主人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瓶，如何旋開瓶蓋喝着瓶裏的不知是什麼紅棕色的漿果浸漬的伏特加（俄國燒酒）。這不是商人，也不是貴族地主，不是，他也不過是個鄉下人、莊稼人，然而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土老兒。從那時起，柯青科就夢想自己也成爲那樣一個富農，有美麗的褐色的母牛，一大羣的羊，幾百頭白裏泛紅的肥豬，雇用了數十個又強壯又馴順的長工替他做活。他刻薄吝嗇，孳孳不倦地，一心一意要實現他這夢。到了一九一九年，他已有六十俄畝的地，他也有了一個機器碾穀房，然而革命來了，搗碎了他的好夢。他的兩個兒子加入紅軍，內戰時死於戰場，柯青科不許他的老婆把這兩個兒子的照片掛在牆上。他等待機會，他一天一天挨着，他仍在盼望。一九三一年他到頓巴斯，在煤礦裏做了八年的工。然而他那富農的美夢並沒死滅而且不能死滅。

可是現在他認爲他所等待的那一天終於來了，而他的美夢也終於成爲事實了。

有好多年，柯青科自討苦惱，爲了對於乞列特尼成科老太礎的嫉妬。他看到了應該是他

在沙皇政權下享受的尊榮，却在革命以後被這老太婆以勞動的生活護得了。入家常用汽車接她進城去，她常常在戲院裏演說。每逢在本縣的報紙上看到了這位老太太的相片，柯青科永不能心平氣和，——這位肩頭披着黑巾，薄薄嘴唇的老太太，她那一對聰明而又嚴厲的眼睛在注視着他，而且，（他以為），好像在笑他。「嘿哼，柯青科，你的生活不對，」那相片似乎在這樣說。每逢看見了這位老太太泰然自得地在田裏工作，每逢聽得鄰舍們說；「鐵木菲也芙娜到基輔看她的兒子去了，——是一個中尉副官開了藍色的小包車來接她的。」柯青科那就會又妬又恨，幾乎要發狂。

但現在，柯青科知道自己不是白等了這許多年了，而證明了生活得對的不是鐵木菲也芙娜而是他柯青科了。他這一把很像那個愛沙尼亞富農的大鬍子不是白長的了，他沒有白白等候，他沒有空盼望了一場。

於是他看了那集體農場主席一眼，（主席正在不轉眼地打量看他），壓住了感情衝動，並且安慰着自己，在心裏說道：「耐一下，耐一下罷——那麼多年歲你都耐過了，現在不過再忍耐一兩天罷了，只不過一天了。」

「我不知道，」他打了個呵欠說。「我不知道，幹麼在這時候這女人竟會想起來要粉刷房子了。女人們一旦想起了一個念頭，你簡直拿她沒有辦法。」

他送主席到門外，而且站在那裏望着那沒有人的大路許多時光。一邊望着，一邊却有些又窩心又帶刺激性的念頭在他腦中攪動：

「乞列特尼成科的房子是造在我的地皮上的，這就是說，這座房子屬於我了；如果他還

要住下去，他非出租金不可，租金得付硬幣，……集體農場的馬房是造在我的地上的，那麼，馬房也是我的了……集體農場的菜園也設在我的地上，那麼，那些櫻桃樹和蘋果樹自然也歸我了……還有集體農場的蜜蜂也該歸我，——我可以證明，革命以後他們拿去了我的蜂房……」

大路上依然靜悄悄，依然不見有人，依然塵土不揚，路旁的樹木連枝葉也沒有作聲。那渾圓的，火紅的，不慌不忙的這沒有太陽，沉下了地平去了。

「呵，這一天到來了呵，」柯青科想着。

遼尼亞問他的祖母道：「奶奶，我們來得及走麼？」

「來得及的，遼尼赤卡，」祖母回答。

「可是，奶奶，幹麼我們老是退呢？當真那些德國人比我們狠麼？」

「睡罷，遼尼赤卡。」馬利亞，鐵木菲芙娜回答。「明天東方一發白我們就得動身呢。」

我躺着休息這麼一兩個鐘頭就要起來收拾東西。我喘不過氣來。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我胸口，可是我又沒有力氣拿掉它。」

「爸爸沒有被他們打死罷，奶奶？」

「你說什麼話，倫涅！他們休想打死你的爸爸，他是很厲害的。」

「他此希特勒厲害？」

「然然他厲害些，遼尼赤卡。他從前也是莊稼人，跟你的祖父一樣，現在他是一位將軍

。他是了不起的能幹精明。」

「可是爸爸老不開口的。他抱我在他膝頭，一句話也不說。只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唱歌。」

「睡罷，遼尼亞，睡罷。」

「我們帶不帶那頭母放走呢？」

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從沒感到那樣衰老，像這一天似的。要做的事，有那麼多，可是她的力氣一下子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她只覺得她已經消耗完了，燈盡油乾了。

她把棉褥子鋪在長橙上，又擺好了枕頭，便躺下了。爐灶使得房間裏很暖和。而那些剛剛出爐的滾熱而金黃色的麪包也發散着熱氣，香噴噴的嗅起來多麼痛快。難道當真這是最後一次她從爐灶裏取出新烤好的熱麪包，難道當真從此以後她將永遠吃不到用自己的小麥做的麪包？她越想越糊塗了。她想到小時候，她也曾這樣躺在熱灶上面的鋪位上，蓋着她父親的毛茸茸的老羊皮外衣，瞧着她母親從灶裏收出熱麪包。「曼卡！來呀，吃一點罷。」她的祖父會這樣喚她。但是現在，她的兒子在什麼地方呢？還活在那里麼？她怎樣才能看見他？「曼卡，喂，曼卡，」這又是她妹妹的聲音叫她了，於是光着瘦腳走過了那冰涼的泥地。……她必須帶走所有的照片，必須把牆頭掛的照片如數取下。花留着，菓子樹留着，墳墓也都留着。她還沒到墳上去告辭，雖然她是想去的。貓也留下。集體農民說過，在燒掉的村子裏只留下了貓。狗是跟着主人走了，但是貓捨不得離開那住慣了的房屋。呵，熱的多麼可怕，心頭多麼脹悶透不過氣呵，她的兩隻手多麼重呵！好像是七十年來她這雙手所完成的那麼艱

巨的工作現在這才感覺到。眼淚淌過了她的面頰。但是她的手沉甸甸地舉不起來，眼淚只管淌着。從前，狐狸拖走了鵝羣中最肥的一頭時，她曾經這樣哭過。那是黃昏時光她回家後，母親問她的：「曼卡，我們的鵝呢？」于是她哭了，眼淚直淌，於是向來是那麼嚴肅而沉默的父親走近來輕輕拍着她的頭。而且說：「不哭不哭，小女兒呀，不哭。我去追回來罷。」而現在，她也覺得彷彿有父親的粗糙的大手在溫柔地撫拍她，使她在哭泣中也感到快樂。

在這苦痛的，她一生的最後一晚，時間的距離都縮短了，消失了。在這她不得不馬上離開的屋子裏，她的幼年，童年，乃至初婚的生活，都一齊回來了。她聽得她的襁褓中的嬰兒在啼哭，聽得女伴們的含羞帶笑的竊竊私語；她看見她那年青而強壯，一頭黑髮的丈夫和請來的客人們一同入席，她聽得刀叉叮噠聲，刀子切着腌黃瓜的聲音，這腌黃瓜跟蘋果一樣硬的。這腌漬瓜果的方法是她的祖母傳授給她的。大家都唱歌了，而她也揚起她那年青的嗓子，和他們同唱。她感覺到男人們的眼光都射在她身上，她也看見了丈夫一邊在着她一邊滿臉堆起了那種高興得意的喜氣，而那個老頭兒阿芳拉西則柔和地搖着腦袋，嘖嘖地說：「啊，啊，這個馬利亞呀……」

她正在熟睡，睡夢中正展開了她青年時代這一切生活，突然一個怪聲音驚醒了她：這聲音，野蠻的聲音，在她這故鄉從來不曾聽到過。遼尼亞已經醒了，正在叫她：「奶奶，奶奶，起來，快起來。好奶奶，這忽兒你不能再睡了。」

她趕快走到窗前……

這仍然是夜裏呢，還是什麼可怕的新的一天的開始了呀？一切東西都變成了血紅了，好像

這整個的村子——矮的農舍，白樺樹的枝幹，菓園，籬笆，——一切，都一下浸在血水裏了。槍聲，汽車達的吼聲，吶喊聲，都聽見了。德寇已經進了村子。放火殺人劫掠的仇寇已經來到了跟前了……

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心裏明白，她的最後一天到來了。

「遼尼亞，」她說，「跑到華西里。卡爾波維奇那里去。他會帶了你逃走，他會同你到爸爸那里去的。」

她幫着她孫子穿衣服。她的衰頹之態沒有了，她的眼光是鎮定的。她知道她就要死了，而且她明白，她感覺得，她那視死如歸的偉大的魄力，她的思想不再那麼紛亂了，而是有條有理，澄澈清明。

「我的帽子呢？」她的孫子問。他說

「現在天氣暖和，你不用戴這帽子了。」

而孫子也突然已經長大成人了似的，立刻懂得爲什麼他不應當再穿他那件釘得有金色鈕子的海軍式的甲克。

「可不可以帶着我的短槍和釣鈎呢？」他柔聲地問。

「帶了去，帶了去罷，」她把那黑色的玩具手槍遞給他。

抱住了那孩子，馬利亞。鐵木菲也芙娜吻着他的嘴唇。「去罷倫尼赤卡，」她說，去「告訴爸爸，我送給她的，是我的愛心。你呢，好孫子，要記得你的老奶奶，不要忘記老奶奶。」

遼尼亞跑出屋子時，剛好那些德國人向他們家的院子走來。

「打從菜園裏走罷，打從菜園裏走。」他的祖母在背沒叫着。

他跑着，祖母的死別的遺言好像就此沉埋在他那慌亂的小小的心靈深處了。他那時何嘗知道這幾句話將再浮現在的記憶中，而且只要他還有一口氣，他就永遠不能忘記呵。



巴巴姜梁的一營

夜里，邁爾采洛夫在電話上向師長彼得羅夫上校請示。談話是極端困難的，因為那線路老是中斷，很難聽清對方的話。而在談話將近結束時，那線路竟完全斷了。從上校的話裏，邁爾采洛夫推斷出，在最近數小時內，戰線的此一部份，本師團所扼守的陣地，形勢越來越壞了。邁爾采洛夫吩咐把彌香斯基叫醒，並派他去師團司令部一次，那有十二公里的路。一小時後，彌香斯基回來了，帶來了師長的書面命令。德軍的一個坦克縱隊并附強大的摩托化步兵，業已滲入了師團的後方了；德軍這次的滲透是利用了那橫在一座濃密的大森林之東的一片沼地因為八月天的燥熱而乾涸了這一事實的。德軍業已避開了邁爾采洛夫團所扼守的大路而突進到了主要汽車路的附近了。由於這新發生的形勢，師團已受命向汽車路出動，而在目前所佔陣地之南據壕堅守。邁爾采洛夫團，另加一個榴彈砲中隊，則着令退却並掩護大路。彌香斯基說，當他還在師部的時候，電話線已經在捲收起來了，木棧也在拔起，師部什物已經裝上卡車；兩個步兵團，師團直屬的砲隊以及附加的榴彈砲團，在晚上十點鐘就已經整隊待發，至於野戰病院則在晚上六點鐘便已走了。

「那麼，你沒有看見安尼奇卡了？」中尉科士洛天問。

「什麼安尼奇卡！」彌香斯基大驚小怪地說：「當我還在那邊的時候，來了一對兒的連給員，一位是從軍團司令部來的，另一位則從右翼的友軍，那是拜略也夫少校，我在布勒基

特遇見過的，他說他們那方面日日夜夜在激戰。我們的砲隊掃蕩他們實在也够凶猛，可是他們依然繼續不斷撲過來。」

「是，相當艱難的形勢在發展着，」參謀長說。

彌香斯基彎腰湊到參謀長跟前，低聲說道：

「這一切可以用兩個字總括起來：包圍。」

「別再說包圍不包圍的！」邁爾采洛夫怒聲喝，「我們的職務是執行命令。」

轉身向勤務員，他又說道：

「請各營營長和榴彈砲隊指揮。委員在那里？」

「委員在工兵那里。」參謀長回答。

「請他到司令部來。」

這一夜是陰暗而寂靜，充滿了惶恐的。惶恐在那些閃閃抖動的星光，惶恐也在哨兵的下擦擦輕響，惶恐又潛伏在不動的樹木的陰慘慘的影子裏，惶恐並且砉然碎裂了枯枝，飄然從斥候兵的身旁滑過，而且跟着他，直到他經過了哨兵線而走近團司令部。惶恐也在水磨的小潭的黑水裏噉噉地咕咕地響。總之，到處有惶恐，——天上，地下，水中。這一夜，差不多到了這樣程度；每一個走進司令部的人都被驚疑地注視着，窺察有沒有不好消息的表情在他臉上，每一遠遠的光亮的一閃會叫人們馬上聳起耳朵，每一極輕微的聲響會使得哨兵立刻端起槍喝道；「站住不要不，我就開槍！」

而在這樣一個時期，包加列夫靜觀着邁爾采洛夫團長的舉止表情，心裏在暗暗欽佩他。

只有團長一個人說話的調子是輕鬆愉快，有自信力，而且響亮。團長大聲笑而且開着玩笑。在這危機嚴重的一夜間，幾千人的生命，大砲，土地，全付沉重的担子都壓在他雙肩上；然而他并未因這重担而發慌。

有多少寶貴的德性當這樣的一夜間在人們心靈中茁長而成熟了！而在整個的綿長的前線上，有千千萬萬的中尉，少校，將軍和委員們，正在經驗着日以繼夜的這樣嚴重的責任而把他們鍊鍛得更剛強，磨礪得更英明幹練了。

邁爾采洛夫和站在周圍的營長們討論着問題。他神態鎮定，他，這位三十五歲的少校，紅頭髮，紫銅色的面孔，高顴骨，明澈的眼睛，有時着起來是藍色的，有時則作淡灰色。

「我們傳令各營士兵起身罷？」參謀長問。

「讓他們再睡一個鐘頭。一個兵起身化不了多少工夫。」邁爾采洛夫說。「我可以打賭，他們是穿了靴子睡的。」於是轉身向包加列夫說道：「你把師長的命令唸一遍。」

包加列夫宣讀師長的命令，命令上指定了團的移動路線和任務：派一營人在泥路上堵住德軍的行動直到天黑，其餘的兵力則扼守烏士河的渡口。

「得了，啊，還有這個，」邁爾采洛夫說，似乎剛想起了一件什麼小事情。他拿手帕抹着前額。這天真熱。也許我們應該走出去呼吸點新鮮空氣。」

他們靜默地站在黑地裏有這麼幾秒鐘。然後邁爾采洛夫柔聲說道：

「這是目前的形勢：彌香斯基走後大約十五分鐘，德國人便切斷了大路。我和師團司令部就失却了聯系，和鄰近的友軍也沒有。一句話，團是被包圍了。現在我的決定是：團向渡

口前進，完成任務，然後再突圍歸隊。巴巴姜梁的一營和榴彈砲隊則據守大路的森林地段堵住敵人。」

接着又是剎那的沉默。

「那些惡鬼，老是無休無止地朝天放射探準彈。（用以探察瞄準之準確程度的，日間發烟成縷，夜間則曳光如電，——譯者一媽的！」邁爾采洛夫說。

「對，你的決定是正確的，」包加列夫說。

「哦，那麼，」邁爾采洛夫還在看着天空，「……綠光的火箭。那麼，我留在巴巴姜梁營裏……嗨，又是一枝火箭。」

「那可不成，」包加列夫很乾脆地說。「留在巴營的必須是我。我可以指給你看，幹麼應當是我留在巴營而你是應當帶領團部的。」

他把這一點證明給邁爾采洛夫。於是他們在黑暗中分別。包加列夫看不見邁爾采洛夫的臉色，然而他感覺到邁爾采洛夫已經記住了那天喝茶時候他們那一番辛辣的談話了。

一小時以後，團的運輸隊整裝開拔了，那些馬都悄悄地走着，輕聲的嘶鳴，好像牠們懂得，牠們一定不可以擾亂夜間祕密移動的肅靜。士兵的行列不聲不響地從黑暗中出現，然後又消沒在黑暗中了。留着不走的隊伍呢，也是在黑暗中靜默地睡着伙伴們的開拔。在這各營士兵的靜穆開拔中，有一種凜凜然的莊嚴，也有崇高的悲哀。

天亮以前，榴彈砲隊進入了陣地了。砲兵們掘着戰壕，從樹林裏拖出樹枝來偽裝那些大砲。砲隊指揮官路米揚采夫和軍事委員聶夫士洛夫指示着如何堆藏彈藥。他們選擇着最能制

坦克死命的方位，而且，爲了竭力預防即將到來的戰鬥中每一可能的意外，他們把砲位作了最週密的佈置，他們計劃着開挖着交通壕，他們指點着何處可挖戰壕，他們有大量的燃燒的液體瓶（對付坦克的），和反坦克的手榴彈，這有大的熨斗那麼重。

包加列夫對他們說明了他們所擔負的任務。

「任務是重大的，」路米揚采夫說，「但是，我們有過經驗了。」他於是講到德軍的裝甲師團突擊的戰術，請到德國俯衝轟炸機和戰鬥機的優點與弱點，講到德國砲隊的特點。

「我們還帶得有地雷，」路米揚采夫說，「委員同志，我們在路上埋了地雷如何？」
一邊咳着，聶夫士洛夫開口道：「離國營農場大約一公里，有一個地方是理想的地雷陣地——那里，一邊是山溝，一邊是密叢叢的小樹林。敵人非走那里不可說。」

包加列夫對這提議表示了同意。

「你多大年紀了？」他突然問路米揚采夫。

「二十四歲，」路米揚采夫回答。但似乎爲了表白他年紀雖輕，仗却打的不少，他又補充說：「可是，從六月二十二日起，我就一直在打仗呢。」

「哦！那麼打得怎樣？」

「我可以詳細告訴你，」聶夫士洛夫說。「委員同志，如果你有幾分鐘的工夫。」

「對，對呀，塞遼夏，你唸給他聽。」路米揚采夫說。「委員同志，你瞧，他從第一天起，每天都有日記。」

聶夫士洛夫從他的行軍囊裏取出了一本記事手冊。在手電筒的光亮一閃之下，包加列夫

看見那手冊的封面上粘貼着用顏色紙細心剪成的字母。

聶夫士洛夫開等唸道：

「六月二十二，奉命保衛祖國。十五時正，路米揚采夫上尉的第一中隊向敵人射出第一次猛烈的排砲。十二尊一五二公耗的榴彈砲每分鐘把一噸半的鋼鐵射在敵人頭上……」

「塞遼夏寫得對，」路米揚采夫有把握地說。

「再唸下去，」包加列夫要求。

「六月二十五，路米揚采夫上尉砲隊的火力控制了石瀨的渡口。渡口燬，並消滅敵人摩托腳踏車一個連及步兵兩連……」

「嗯，這是差不多天天如此的，」路米揚采夫上尉說。「委員同志，他寫的好不好？」

「你打得好，那是沒有疑問的。」包加列夫說。

「那里，那里；可是，認真說，塞遼夏有文學天才，」路米揚采夫說。「可不是，戰前他在『交替』(Смена)——蘇聯一種給青年人看的雜誌的名字——雜誌上還發表道一個短篇小說呢。」

「這里是好的，」包加列夫心裏想，「且到巴巴姜梁那邊去看看。」

從手電的亮光下走開，他的眼睛便驟然失掉了作用，他正在路上摸索，却又聽得路米揚采夫的聲音說：「這是一定的了，明天我們不下棋了。」

包加列夫止步回頭叫道：

「你把大砲的拖拉車放到那里去了，路米揚采夫？」

「所有的拖拉車，載重汽車和汽油，都在林子裏了，委員同志。」黑暗中響着路米揚采夫的聲音，「牠們可以從一條敵人火力所不及的小路運送到炮位上來的。」

包加列夫在指揮崗遇到了巴巴姜梁。

這位營長報告了他的防禦佈置。包加列夫一邊在用心聽，一邊看看他那烏溜溜的發光的眼睛，看着他那略見得黑些的凹陷的面頰。

「爲什麼今天的你的氣色這樣不好呢？」包加列夫問。

巴巴姜梁搖着手。

「自從戰爭一開始，委員同志，直到今天，我還沒得到我的妻和孩子們的消息，他們是住在柯隆米亞的，離開羅涅尼亞邊境六公里。」他慘然一笑，又繼續說，「哦，你瞧，我有這麼一個念頭，明天是我的妻的生日，明大我一定會收到她一封信。哦，也許不是一封信，但至少總是什麼消息。我等着這一天，我左等右等，我等候了一個月了。可是今天我們團被包圍。而我們團的郵政工作即使在交通還好的時候也是糟糕透了的。現在乾脆是談不到了，恐怕會許多日子沒有信。」

「嗯，明天你大概接不到信，」包加列夫沉吟地說。

「真有意思，」他驀地又說，「我看見今日之下一一些有家小，而且最依戀着妻子母親和孩子們的人，就是打起仗來特別打得好的人。」

「這是確實的。」巴巴姜梁說。「在我這一營裏我就可以給你證明。例如羅其姆采夫，他就是我營裏最好的一個，而跟他一樣的還有許多。」

「我知道我營裏還有一個。」包加列夫特有所指似的說。

「哦，那個，那里話，委員同志……」巴巴姜梁不好意思地支吾起來了。

太陽出來的時候，指揮官們爬登一個小山頂。巴巴姜梁借了路米揚采夫的望遠鏡，用心地察看大路上的動靜。從黑夜出來的大地，呈現着平坦的蓬勃愉快的圖畫，——清沁的晨氣，晶瑩的露珠，輕飄的早霧，啾啾的短促而清脆的叫聲，這一切都使得包加列夫沉酣而暢快。黑色的甲虫們十分正經地在沙上匆匆忙忙爬着，螞蟻也出來工作了。一羣小鳥撲索索地從樹枝中飛出來，似乎想在那剛受到陽光的照射而還沒怎樣溫暖的塵土中晒一回太陽，但終於啾啾地叫着一陣兒飛向小溪去了。

戰爭給予人的印象是異常強烈的，在戰爭所產生的形象之前，大自然的永恒世界相形失色了。就山頂的人們來着，盪漾於天空的輕雲乃是高射砲彈炸裂的遺跡，遠處的白楊是重磅炸彈所掀起的濃烟的塵土的高柱，翱翔天空而作人字形的雁羣乃是戰鬥機隊的陣容，山谷中的霧是村莊被焚的煙，而沿路兩旁的叢莽則是偽裝的載重車在等候出發的命令。在黃昏時光的空襲，包加列夫曾經不止一次聽到「看啊，德國人放紅色的火箭了」的呼聲，以及那帶笑的回答；「你說什麼話呀！這不是火箭，這是黃昏星。」在悶熱的夏夜長氣的閃電常常被當作何處的排砲在開火……而現在，要是有一羣的烏鴉自東而西猛然掠過樹梢沖向天空，那就會當作是分散了隊形的飛機。

「鬼捉了牠們去，」聶夫士采夫說，「應當有一條法律，在德寇進攻之前，禁止烏鴉亂

飛。」

但是幾秒鐘以後，正像那些掠過樹頂衝出來的烏鴉似以，真的飛機來了。這些黝黑的飛機飛得很低，空中立刻充滿了牠們的轟隆轟隆的吼聲。

而沿着山坡，在紅軍所據守的戰壕和掩蔽部，船形帽紛紛拋在空中，手在揮舞表示歡迎，——士兵們已經看見了飛機翼上的紅星。

「這是我們的，我們的攻擊機！」巴巴梁姜喊着。

「牠們是出擊去了，」路米揚采夫說。「看呀，看呀，那領隊機在搖翅膀，在說；『我看見了敵人了，我正要去重重地打擊牠！』」

那九架飛機的出現提高了每個人的情緒，使得每個人都興高采烈。煌輝而堅固的戰友的情誼。這是人們在前線上屢試不爽的。掩護步兵進攻的隆隆然的砲聲，從頭頂飛過射向敵人陣地的砲彈的呼嘯，聽起來都是甜蜜而快樂的。這不僅是力的援助，這也是精神的援助，這是友誼的後盾。

但在這一天，除了飛機的早晨拜訪而外，巴巴梁姜這一營不得不在沒有援助之下單獨作戰。牠孤單地在陣地上作戰。

戰壕中

德國人是拂曉進攻的。坦克手敞開了坦克的頂蓋，嚼着蘋果，獐眼望着初升的太陽。有幾個穿着短褲和襯衫，衫袖短而大，只到了臂彎領隊的重坦克走在先頭。這一架坦克的指揮員是一個胖胖的德國人，他那肥而且白的手臂上帶着一個紅珊瑚珠串，他別轉着他那張很多雀斑的大圓臉兒朝着太陽，而且打着呵欠。一長綫光亮的前額的頭髮從他那無邊帽之下聳了出來，他坐在坦克上，就像是一個好勇狠鬥自命不凡的木偶，就像是專喜侵犯他人的惡煞。他這坦克開出馬爾契辛那。蒲達。至少有二公里了。然而這個坦克縱隊的尾巴還沒擺開，轟轟隆隆地，還正在那村子的方場上慢慢地扭動着。

像一羣梭子魚突然闖入了笨重的鯉魚隊中，摩托腳踏車隊飛快地追過了那些坦克。雖然牠們在那崎嶇不平的路上顛簸得很厲害，可是牠們並沒減低速率。草綠色的「邊座」猛烈跳着，似乎想從摩托腳踏車掙脫開去。當牠們馳過那領隊坦克的時候，那些瘦而且黑，（因為常年在烈日之下奔波而晒黑了的），偻着上半身的騎手們，很快地舉手致敬，可是頭也不回。手在額邊一閃，就又下去掌住了駕駛桿。那凸肚子的坦克手懶懶地動着他的肥手還了禮。

摩托腳踏車的連隊射向前去了，在牠們身後揚起了白色的塵土的雲片，初升的太陽又把這塵土染上了玫瑰色，飄蕩在公路上空，而領隊的坦克則威風凜凜地吼着，衝進了這塵土的陣頭。

從高空，傳來了隱約的「密塞斯米特一〇九式」（德國飛機名）的胡胡的叫聲，瘦長的濼式的「密塞斯米特」一會兒飛在左邊，一會兒在右邊，一會兒鑽入雲霄，然後又閃電似的俯衝下來。牠們時時飛過坦克縱隊的頭部。然後又掉轉身，急疾地來一個峻峭的迴旋。這當兒，牠們那種聲音是這樣的淒厲刺耳，甚至那些坦克的沉重而猛烈的隆隆之聲也相形見絀。逢到一個矮小的樹林，每一山谷，「密塞斯米特」到都俯衝下來偵察；牠們又低飛掠過那未收刈的麥田。軋軋地緊接在坦克之後，就是那七噸重的黑色的載重車，滿裝着摩托化步兵。成排的坐在長板上的兵一律都歪戴着船形帽，手提黑色的自動步槍。載重車們冒着濃厚的塵土的障幕而前進，這塵障之厚，甚至連夏季的烈日的強光也不能穿透。一道長而且闊的塵土的雲幃鋪在田野和草原上，樹木都沉沒在混濁的濃霧中間。大地好像會在那窒息而乾燥的烟氣中燒了起來。

在田野，離開那泥路大約十公尺，在路旁的叢莽中間，土坑已經挖好了。在這些高及胸部的土坑內，站着身穿卡嘰軍服的士兵，頭上是船形帽，帽子上綴有五角紅星，容易破碎的玻璃瓶成行地排在坑底，坑邊倚着來復槍。士兵們的褲袋裏有淺色的裝烟葉的荷包，有在睡覺時壓碎了的火柴匣，餅乾和小塊的糖；在他們的軍服的口袋裏有幾乎磨滅了字跡的從鄉村寄來的妻子的信，有鉛筆頭，有用新聞紙片包起來的手溜彈的雷管。在他們腰間，帆布袋在搖擺，帆布袋裏就是手溜彈。

如果你考察一下這些土坑是怎樣挖的，你就可以看到在這一處的朋友倆總想竭力靠得近

些，而在另一處五位同村莊的人也想盡方法擠緊些，他們挖的坑簡直是一個一個接連着的。雖然軍曹說過：「不要貼得那麼緊呀，這是不行的」，然而，在這危險的時期，要是你一抬頭就看見旁邊有一張流汗的朋友的面孔，于是叫一聲，「嗨，不要扔掉烟屁股，讓我來呼呼」，而且你把烟屁股一呼之時，你的嘴唇感到了的溫暖彷彿是你的朋友留在這手製的烟捲上似的，——這難道不好麼？

他們這樣站在坑裏，泥土齊到胸口。在他們前面，是一片空曠的田野，一條寂寞無人的道路……也許二十分鐘以後，兩千普特（俄國重量名稱）重的裝着大砲的坦克就會在滾滾的塵土中咆哮着來了；「他們在來了，」軍曹就會這樣叫喊，「他們在來了，弟兄們，看啊！」

在他們背後，在小山的斜坡上，是掩蔽在蓋溝內的機關槍手；更後更高，在機關槍手之後，是在壕溝裏的來復槍手，再遠，在來復槍手之後，是砲兵的陣地，砲兵陣地之後則是指揮崗，和急救站……更遠，在他們之後，是司令部，飛機場，後備兵，道路，哨兵，森林，以及燈火管制的火車站和城市，而那邊就有莫斯科；再遠去，更後，是伏爾加河，是通宵電炬輝煌的後方的工廠，玻璃窗上連十字形的紙條也不貼的，（玻璃窗貼十字形的紙條乃防炸彈震碎玻片而四飛傷人的，譯者），是卡嗎河中的耀亮的白色的輪船。

整個美麗光榮的國土是在他們背後。而這裏，他們站在土坑裏，他們前面沒有人。他們站在那裏，吸着那用小片的新聞紙捲成的紙烟，他們的手掌按住了軍服口袋裏的弄得皺而且污的家信。在他們頭頂是雲，一只鳥飛過。而他們站在坑裏等候，泥土齊到胸口，他們等候

而且注視着周圍。他們是擋頭陣的，他們是要擋住敵人坦克的猛衝的。他們的眼睛不再看着朋友，他們在偵視在等候敵人。將來那勝利而和平的一天到來了的時候，讓所有那些今天站在他們後面的人們記得這些坦克破壞者，這些穿了卡噠軍服，帶着容易破碎的液體燃料瓶，腰間掛着裝滿了手榴彈的帆布袋的人們……

在他們左面，用粗大的木材作為支柱的反坦克壕，從沼澤地帶的小河一直到大路，而大路的右首是一座森林。

羅其姆采夫，伊格那底也夫，以及莫斯科的青年團員塞度夫，都站在那深到胸口的土坑裏，監視那大路。他們三個土坑十分靠近。他們右邊，跨過那大路，則是柴維列夫，庶務長莫萊夫，以及初級政治指導員葉萊吉克，——破壞坦克的志願隊的隊長。他們後邊。是格拉戈列夫和卡爾達新帶領的機關槍射手。如果仔細看一下，你就可以看見那些用土和木材構成的小洞，而從洞口探出來的機關槍正對準了那大路。更後。在他們右方，隱藏在壕溝裏的，是砲隊的觀察哨，偽裝着橡樹的枝葉，這已經開始在枯萎了。

「喂，坦克破壞者呀，我們來釣魚罷；魚兒們清早時候容易上鈎呀！」一個砲隊的觀察員在叫。

但是那些坦克破壞者並沒有回頭朝他看。當然他很可以開心啊——他前面是反坦克壕，而左首呢，在他與大路之間是這些穿着褪色軍服的坦克破壞者的闊背。看着這些闊背，這些被太陽晒成醬色的後頸，那觀察員又開起玩笑來了。

「抽一枝烟怎樣？」塞度夫問。

「這倒不壞。」伊格那底也夫說。

「拿我的去罷，我的更厲害些，」羅其姆采夫說，就把裝有半瓶烟草的一個香水瓶拋給了伊格那底也夫。

「那麼你不抽麼？」伊格那底也夫問他。

「我抽的太多；嘴裏糙得跟鞋底似的，我倒想嚼點兒牛皮糖。把你的給我一些，你的乾淨點兒。」

伊格那底也夫把糖拋給了羅其姆采夫。羅其姆采夫小心地吹掉了糖上的沙土和烟草，就放在嘴裏了。

「要來就快些來罷，」塞度夫噴一口烟說，「頂難受的是等候。」

「你不耐煩了麼？」伊格那底也夫問，「我忘了把六弦琴帶了來。」

「別開玩笑，」羅其姆采夫生氣地說。

「可是這情形究竟是難受的，朋友們，」塞度夫說。「路躺在前面，這樣白而且死沉沉的，路上一點動靜也沒有。要是我能活一百歲，這難受我也永遠忘記不了。」

伊格那底也夫不作聲，只瞪眼向前直射，他用手掌按住坑沿，把身子稍微升高一點。

「去年這時候，我上休養院去，」塞度夫說，而且生氣地吐了口唾沫。同伴們的沉默使他煩惱。他見羅其姆采夫也跟伊格那底也夫一樣的直了眼睛看定前面，而且伸長了頸子。

「庶務長，德國人來了！」羅其姆采夫叫了起來。

「哦，來了！」塞度夫說，輕輕嘆一口氣。

「他們攪起了好大的塵頭啊，」羅其姆采夫討厭地說。「好像是一千條水牛攪的。」
「那我們就請牠們吃瓶子罷，」塞度夫高聲喊，又笑着，吐唾沫，用粗話罵着。他的神經緊張到了快要崩斷的地步，他的心狂跳，他手掌心冒出了一陣熱汗。他在土坑的粗糙的邊沿上擦掉了手心裏的汗。

伊格那底也夫不作聲，他的眼睛定定地看住了那在大路上飛起來的塵頭。

電話鈴聲在指揮崗內響了起來。路米揚尖夫拿起了聽筒觀察員在電話裏說——德軍摩托腳踏車隊的先遣部隊已經馳進了佈雷地段，若干車子炸翻在路的兩旁了，可是其餘的車子還是前進，現在他們又在大路上推進了。

「到底來了。」巴巴姜梁慨然說。「那我們就得給他們一個歡迎。」

他在電話中要到了機關槍連連長考休克，命令他道，讓敵人的摩托腳踏車隊進入近距離，然後用機關槍掃射。

「幾公尺呢？」考休克問。

「你問幾公尺幹麼？」巴巴姜梁反問。「放他們到大路右邊那枝枯樹跟前就得了。」

「到枯樹跟前，」考休克應着。

三分鐘後，機關槍開火了。第一排槍打的近了些。路上噴起了一陣的塵土，就像有一長

列的麻雀在鬆土裏迅速地打個滾。德國人一邊朝前衝，一邊開火回擊。他們並沒看到目標，但是他們這不瞄準的射擊却是異常集中，整個空間都瀰漫了不可得見的死的奔流。一圈一圈

的硝烟和塵土匯合成爲一大片的雲頭，爬上了山腰。壕溝裏和掩蔽那裏的紅軍都縮縮了身體，惴惴不安地凝視着頭上的充滿了子彈嘯聲的藍天。

正在這時候，機關槍照準了射擊那風也似衝了來的摩托腳踏車縱隊了。僅在一秒鐘以前看來好像是沒法阻當的飛也似的衝殺前來的隊伍，現在瓦解了。車子突然停止，倒下，車輪却仍在飛轉，煽起了塵土。還留得一條性命的騎手們都逃路旁田裏去了。

「喂，你說是怎樣？」巴巴姜梁問路米揚采夫。「你說是怎樣，砲隊同志？我們的機關槍射擊手不怎麼壞罷？」

一個受了傷或者摔壞了腿的年青德國兵從翻倒的摩托腳踏車下掙扎爬出來：高高舉起了雙手。槍聲停止了。這德國兵，軍服也撕破了，猥瑣而血污的臉上全是驚惶痛苦的表情，直挺挺站在那裏，兩手舉得高高的，倒像是在攀摘高枝上的蘋果，木然半晌之久。然後他開始張口大喊搖動着高舉的雙手，一蹶一蹶，慢慢的朝我們的戰壕這邊走了來。他一邊走來，一邊不停地張口大喊，於是哄然的笑聲由小而大由遠而近從我們的戰壕裏和掩蔽部裏逐一傳佈開來。這高舉起雙手的德國兵的狀形，在指揮崗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指揮員們都不懂得爲什麼自己的士兵要這樣哄然大笑。這當兒，觀察哨的電話來了，說明了士兵們所以突然大笑的原因。

「報告營長，」考休克在電話裏喊着，而且笑得順不過氣來，「那個德國人一拐一拐的走來，大聲喊，連死人也會給他喊醒：『俄國人，投降！』可是舉起一雙手的，却是他自己……他簡直嚇昏了，連一句話都說不上來。」

和別人一同笑着，包加列夫心裏想道：「這是好的，在敵人的坦克正在衝來的時候有這樣的

「一切都準備好了罷，上尉同志？」

「一切都準備好了，委員同志。我們在事先都做了計畫的。大砲都已經裝好子彈。我們就要沿着敵人坦克將要經過的整個地段發射密集的炮火。」

「飛機！」幾個聲音同時喊了出來。

而也就在這當兒，兩個電話鈴聲響了。

「他們來了。領隊的坦克離我方約有二千公尺，」路米揚采夫慢聲說。他的目光變得堅定而嚴厲，但他的嘴巴仍在微笑。

飛機和坦克差不多同時出現。六架「密塞斯米特一〇九式」飛得很低。在牠們上面，是兩小隊的轟炸機，再上面大約有五千米高，又是一隊的「密塞斯米特。」

「轟炸之前的典型的隊形，」聶夫士洛夫說。「下面的飛機是掩護那業已俯衝投彈而又往高飛的機子，上面的是掩護那正要俯衝的機子。他們馬上要給我們顏色看了。」

「我們先得幹掉牠那一層蓋子，」路米揚采夫說。「真沒有辦法，只好對不起了，點上火。」他命令各砲砲長一齊開火。

包加列夫拿起了聽筒。「開火」的命令聲可以聽到。幾秒鐘以後，震天動地的霹靂一聲灌進了包加列夫的耳朵，把其他的聲音都壓得毫無影蹤。跟着就是刺得耳痛的砲彈飛過空中的嘯聲。這好像是高大的白楊、柳樹，和小榆樹的林子，那千千萬萬的樹葉被大風吹得呼呼

地，胡胡地，作出各式各樣的號叫。好像是那強勁的風片刮在細嫩的枝條上破裂了。好像是那疾飛的鋼鐵所激起的這陣罡風會把人們捲走，甚至會把大地捲走。爆炸聲遠遠地來了。一聲，兩聲，——幾聲混合的，然後又是一聲。

包加列夫在電話中聽得遠遠的聲音在校正射擊的準點。在這些只說着數目字的緩慢而拉長了的聲調中，却表現着整個戰鬥的激烈和凶猛。數目字奏着凱歌了，數目字在咆哮了，數目字有了生命，激動着，冷如冰而同時又烈焰騰騰。突然間，對砲手們喊着數目字的聲音換了樣子：「羅琴科，你在地穴裏拿過一包烟麼？」「拿了又怎樣！你沒有拿過我的麼？」然後又是一個指揮員的聲音喊着數目字，而又一聲音則一字一字重複唸着。

這當兒。轟炸機老在上空盤旋，在找尋目標。

聶夫士洛夫箭似的竄到了砲位上。

「不論怎樣，決不停止砲火！」他向第一列砲的指揮員大聲叫。

「是，決不停止，」那指揮員回答。

不計代價——一步不退！

兩架「容克」在砲位上空俯衝了下來。

四銃身的高射砲接連不停地射擊着。

「好一個俯衝呀，」聶夫士洛夫說，「簡直是從天而降！」

「開火！」中尉指揮員叫着。

三尊大砲成爲一組的排砲一齊射擊了。排砲的吼聲混入了雷也似的炸彈的爆響。沙土像陣雨一般打在砲手們的身上。

揩一把流汗而骯髒的臉，砲手們再裝砲彈。

「莫洛索夫，都弄好了麼？」中尉叫着。

「都弄好了，中尉同志，」砲手莫洛索夫回答。「讓我們幹得更神氣些罷，中尉同志。」

「開火！」中尉鉤命令下來了。

留下來的幾架敵機都在前進陣地的上空盤旋，機關鎗的射擊聲和炸彈的爆裂聲不斷的從那邊傳了來。

砲手們工作着，怒不可遏而又激昂萬狀。在他們那協力的動作中，他們那兄弟之愛所聯結起來的思想和目標的一致中，表現了協調而配合的勞動有怎樣雄偉的威力。這裡沒有個別

的人了，這不是個別的人在工作，——不是那瘦長的喬治亞人，那闊肩膀茁壯的韃靼人，猶太人，那黑眼睛的有名的頭等砲手烏克蘭人莫洛索夫；這是合衆人而爲一人的人。這一個人，朝那裏衝過後升高盤旋而且正在再向砲兵陣地進攻的「容克」們看了一眼，揩去了臉上的汗，啞然笑了一聲。和大砲的吼聲同時哼了一下，立即又埋頭幹他那細巧而複雜的工作，——手脚敏捷而輕快，汗流滿面，全無驚惶之態。這一個人，也照顧着第一列砲的第三尊和第三尊，乃至第二列的砲們。這一個人，當炸彈下來的時候，既不停止脚步，也不臥倒，也不躲進掩蔽部。這一個人，在彈片橫飛的時候也不停止工作。當那留作後備的隊倒在那里的第二連的士兵們高喊着「打中了一架了，着了火，在往下掉了」的時候，也不停下來望一眼。也不荒廢時間，他工作着。對於這一個合衆人而爲一人的人，只知有一個字：「開火！」而這一個人和他們的勞動融合爲一個字也就產生了真的火來了。

砲手莫洛索夫，頭髮粗硬而滿臉雀斑的，大聲叫道：「讓我們幹得更神氣些！」而那些校正目標者則注意砲彈着地的結果，繼續把數目字一遍一遍地傾注到火裏來。

砲彈在坦克縱隊的中間炸開了，給德軍一個大大的意外。第一個砲彈擊中了一輛重坦克的砲塔，而且將牠哨掉。觀察哨上的觀察員們從望遠鏡中可以看見那些坦克手怎樣飛快地把腦袋縮進了坦克的頂蓋，不敢再伸到外邊。

「正像是些臭老鼠躲進洞去，中尉同志，」在砲兵觀察哨上的一個斥候兵認真地說。

「對，實在很像，」中尉回答，轉臉對着那電話接線生道：「奧克列成科，接上第四號

只有坐在領隊坦克上邊那個胖子沒有躲避。他揮動着他那戴有紅珊瑚珠串的手膀，好像在給背後的那些坦克打氣。接着他又從口袋裏摸出一隻蘋果來咬了一口。縱隊仍然前進，隊形依然完整。只在遇到那些橫在路面的打壞了的坦克時，這才繞道而行。有些坦克就此不再回到路上了，就在田裏繼續向前進。

離我們的設防地帶大約兩公里之遠，坦克變了隊形了，牠們一字兒展開了。然而，右邊見扼於那一座森林，左邊又受阻於那條小河，牠們只能相當密集地前進，成爲縱深有三四排坦克之多的橫陣。而着了火被棄在大路上的，大約有二十輛光景。

俄羅斯砲兵展開了扇形的火網切切實實罩住了田野。坦克們也開炮回擊；牠們的第一排的砲彈從那些坦克破壞者的頭上飛過，落在山坡上的步兵陣線內爆炸。接着，德國人便將火線移高一些，顯然是打算掃蕩俄羅斯砲隊。大部分的坦克都停止了前進，空中出現了德軍的射擊目標指示者。他和那些坦克藉無線電取得聯繫。紅軍指揮崗內的無線電報務員恨恨地說道：

「可以說是有個鎚子在不斷地敲着我的腦壳，同志們。那德國人者是捺着 Gut, gut, gut, 好，好好。」

「那也不要緊，」包加列夫說，「Gut, (好)，是 Gut, 好的)，但並未見得太呵。」

「敵人的坦克就要來一個衝鋒了，委員同志，」巴巴姜梁在包加列夫耳邊低聲說。「我知道他們這一套戰術——今回我是第三次看到了。」

他打電話命令追擊砲開火，却又對包加列夫說：

「這便是我老婆生日我給你的戰地郵件了。」

「爲的防有突破，似乎把砲隊撤到後面比較好些。」砲隊裏一個中尉說。但是路米揚采夫却厲聲答道：

「要是我們把砲隊往後撤，那麼德國人就一定能夠突破而且把我們都消滅。委員同志，請你准許我把兩列砲再往前移，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馬上就這麼辦罷，一秒鐘也不要耽擱，」包加列夫興奮地激勵着說。他得認明白，決定的關頭已經到來。

顯然的，德國人把紅軍炮火的中止認爲是砲隊在往後撤，因此，便加緊射擊起來。幾分鐘之後，所有的坦克便沿全線衝鋒了。牠們開足了馬力衝來，同時，坦克上所有的大砲和機槍也一齊瘋狂地射擊。

幾個兵彎着腰從上面的掩蔽部內溜出來。一個中了顆流彈仆倒了，其餘的把腰彎得更低些，很快地跑過了指揮崗。

巴巴姜梁出去攔住了他們。

「往那兒去？你們想往那兒去？」他一面大聲喝，一面拔出手槍來。

「坦克，上尉同志！」有一個兵喘着氣說。

「你們這是幹麼。肚子痛麼？幹麼這樣彎腰駝背？」巴巴姜梁憤怒地大吼起來。「抬起頭來！坦克在來了，哦，你們應當迎擊牠，不應該逃走像兔子似的。歸回你們的原位，走！」

這當兒，榴彈砲又開火射擊。砲手們這才把敵人看準了。重砲彈的威力是無堅不摧的。直接命中的，連鋼版都彎成一團，火焰從坦克的頂蓋裏直噴出來，高射空中，成爲一片火柱。直接命中以外，那猛烈的彈片又穿透了鋼甲，破壞了環帶。馬達還在咆哮可是坦克只能在固定的一點上打胡旋。

「我們的砲兵不怎麼壞罷，」路米揚采夫在營長的耳邊大聲喊，「不怎麼壞罷，不對對，巴巴姜梁同志？」

在整個田野上，坦克的攻勢是被阻止了。但在那泥路所通過的地段，德國人却獲得了進展。那領隊的重坦克，——他那大砲和機關槍喀喀地一路射擊着，衝進了那有一小隊的坦克破壞者埋伏着的地段。跟在後面的，還有四架坦克，都開足了馬力。

砲隊的火力是削弱了——兩尊大砲受了傷，不能再放，另一尊直接中了一彈，完全無用了，担架兵剛把重傷的砲手抬走。至於陣亡的呢，仍舊倒在炮位旁邊——他們是奮戰到最後一口氣的。

「喂，弟兄們，時候到了……不計代價——一步不退！羅其姆采夫高聲叫喊。他們三個同時都抓住了液體燃料的瓶子。

塞度夫是第一個從土坑內探出了身去。那領隊坦克正對面向他衝來。一排的機槍彈射中了塞度夫的胸膛和腦袋，他就倒在土坡裏了。

伊格那底也夫看見他的同伴陣亡。這當兒，又一排機關槍彈飛過他的頭頂，打進土裏去了。那坦克已經很近——伊格那底也夫不禁倒退了一步。剎那間，一個回憶在他腦上生動地

一閃：小時候他跟着父親載了客人到火車站，他站在月台上，一列特別快車隆隆地挨身馳過，那機車的灼熱的油氣噴了他一臉。他身子一挺，一撒手就扔出一個瓶子。同時却又幾乎絕望地想道：

「這麼小小一個瓶子真能對付得了那機車似的大傢伙才怪呢！」

瓶子落在那坦克的砲塔上——一廣火焰立刻輕飄飄地裊了起來，接着便被風吹得大了。這當兒，羅其姆采夫也扔出了一束手榴彈，正扔進了另一輛坦克的肚子底下。伊格那底也夫擲第二個瓶子。「這一輛小點」，這樣的意思閃過他的腦膜。「一品脫（容量名稱）也就够對付了。」

那龐大的領隊坦克變成了癱子。顯然的，牠的駕駛員竭力想把牠調回頭，可是那火禁止他這樣做。于是坦克的頂蓋張開了，拿着自動步槍的幾個德國人慌慌張張爬出來，掩着臉避過火焰，跳到地上。

好像本能告訴伊格那底也夫：「殺死了塞廖夫的就是那一個傢伙！」

「站住！」伊格那底也夫大聲喝着，抓起步槍就跳出了土坑，

還留在戰場上的，只有這一個身材魁梧，闊肩膀，大肚子，白而胖的手膀上帶着鮮紅的珊瑚珠串的傢伙了。和他同一坦克的其他的人員都早已帶爬帶滾的逃走了。獨有這一個傢伙站在那里不走，又高又大，寶塔似的好一條漢子。當瞥見了伊格那底也夫挺槍而來，他立刻倒提着他那自動步槍就卜卜射擊起來。可是一排子彈打完，並沒射中目標，只有末了一彈擊中了伊格那底也夫的來復槍，把槍柄劈碎。伊格那底也夫脚跟只那麼一挫，立即又奮起全身

直撲那傢伙，這傢伙還想把自動步槍裝上子彈，可是眼見得來不及了。他可並不害怕，處處都表示他不是一條懦虫。他敏捷而又有力量地搶前一步，迎住了伊格那底也夫。

伊格那底也夫是仇人見面，分外眼明。殺塞度夫的，是這傢伙，一夜之間毀滅了一座大而可愛的城市的，謀害了克烏那美麗蘭靈姑娘的，也是這傢伙；踐踏了麥田，夷平了白色的村舍，侮辱和屠殺人民的，也是這傢伙呀！

「喂，伊格那底也夫！——不知從何處遠遠地來了庶務長的聲音。

那德國人是自負他的強壯和勇武的。他受過多年的軍事訓練。他熟習于凶猛而敏捷的肉搏的技巧。

「Kohm, Kohm, 來，來，伊凡，」他在叫。（因為俄國人以伊凡為名者最多，故德兵如此稱呼——譯者）。

他傲然自負本身之魁梧威武。在焚燒着的坦克之間，在雷也似轟鳴的砲彈狂炸之下，他獨自一人站在這被侵略的土地上，而他，又曾經長驅而過比利時和法蘭西，耀武揚威開進了柏爾格萊德和雅典，他，曾經受過希特勒親手將鐵十字勳章掛上了他的胸膛。

古代的一人對一人的角鬥好像又回復來了，而且好像有幾十雙的眼睛釘住了這兩個角鬥者在戰火燒灼的土地上。伊格那底也夫，這位來自土拉的人，舉起他的拳頭。這一位俄羅斯兵的拳頭的一擊是可怕而乾胞的——他並沒照準敵人胸膛當心一奉，他依自己良心之指示，結結實實給敵人一記耳光。

一聲步槍響，聲音短促而啞。這是羅其姆采夫開了這一槍。

德軍的進攻被打回去了。有四次之多，德軍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向紅軍衝鋒。而一次一次的，都給巴巴姜梁這一營用手榴彈和液體燃料瓶痛快地打回去了。

炮隊的官長們嗓子嘶啞地喊着命令，但是那些大砲的吼聲越來越稀疏了……人們是簡直戰戰死在沙場上的。

「不能再和你下棋了，瓦夏。」砲隊委員聶夫士洛夫說。一顆大口徑的子彈打中了他的胸脯，每一呼吸，他口裏就滴出血來。路米揚采夫吻他，哭了。

「開火！」砲長喊着。聶夫士洛夫最後的微弱的話聲淹沒在大砲的雷也似的吼聲中。巴巴姜梁當德軍的坦克第四次衝來的時候肚子上受了致命的重傷。弟兄們將他放在摺疊起來的帳幔上，打算抬他下火線。

「我還有一口氣可以發命令。」他說。

而直到德國人的進攻被擊退，他的命令的聲音大家都聽得。他死在包加列夫的懷裏。

「不要忘記我啊，委員，」他說。「這幾天工夫裏你已經成爲我的好朋友了。」定睛看着這位快要斷氣的營長的消瘦的面孔，包加列夫認明了只有在出死入生的戰鬥中曾共甘苦的人纔是最親最愛的。

戰士的死是可歌可泣的。列兵李亞蒲康戰至最後一彈，政治指導員葉萊吉克打死了十多個敵人然後毅然決然把自己炸死，士兵格魯希可夫被敵人包圍但至死不屈，機關槍射擊手格拉戈列夫和卜爾達新流血過多幾至矇眩，但當他們的無力的手指還能按住槍機，他們那昏眩的眼睛還能在硝煙陣中瞄準目標的時候，他們沒有放棄戰鬥。

千千萬萬的人民爲了自由而毅然捨生，正像他們曾經毅然肩起了工作的重担。在股闊的疆場上這樣崇高、朴質、嚴肅而成仁，有這樣兒女的人民真正是偉大的！

他們倒下了，永遠的安息了，就跟這偉大的土地曾經有過的他們的祖若父，——勞作了一生的木匠，礦工，織工，農夫，等等一樣，永遠的安息了。他們曾經把多少血汗的勞動貢獻給這國土，他們的貢獻有時簡直超過了他們的精力的可能，一旦戰爭來了，他們又貢獻了血，貢獻了他們的生命。嗚呼，願勞動和理知，光榮和自由，永遠使我國土流芳萬世！願世間更無一字能比「人民」更偉大而神聖！

晚上，在埋葬了戰死者以後，包加列夫走進了掩蔽部的地窟。

「委員同志，」勤務員說，「送信人來了。」

「什麼送信人？」包加列夫愕然的問道，「從那裏來的？」

一個矮小的兵走進地窟來了，手裏拿着一枝來復槍和一只糧食袋。

「你從那裏來的，同志？」

「從師團司令部來。我帶了郵件來了。」

「你怎麼通得過呀？路已經切斷了。」

「我是設法偷過來的，委員同志。我伏地爬行了差不多四公里，我在夜間偷渡過河，打

死一個德國哨兵——你瞧，我把他的袖章也拿來了。」

「路上是實在有點可怕，是麼？」包加列夫問。

「我有什麼可怕呢，」那兵說，笑了笑。「我一條命不怎麼太貴重——我一條命抵得一

把三弦琴罷，我有什麼可以害怕。我並不把性命看得太值錢。幹麼我要怕呢？」

「你當真是這樣想的麼？」包加列夫認真地問。「當真你是這樣想的麼？」

那兵微微一笑却不作聲。

郵件中，第一封信就是給巴巴姜梁的。圍加列夫照信上的發信地址。這是從阿美尼亞寄來的，這是巴巴姜梁的夫人的來信。

連長奧美欽尼可夫和蘇連金，政治指導員瑪霍特金，很快地揀着信，一面低聲的唸道：「還在，陣亡，……陣亡，……還在，……陣亡，……」把陣亡者的信都揀在一

旁。

包加列夫拿了巴巴姜梁的信走到他的墳場。他把信放在那墳墩上，然後覆上了土，又用一塊砲彈碎片將牠壓入土中。

他站在營長的坟旁好多時光。

「可是，麗莎，你的信我那一天才能接到呢？」他不禁出聲地自問自了。

半夜三時，無線電員收到了一個簡單的密電。軍團長感謝全營指揮官和士兵的勇敢。他們使德軍的坦克蒙受了極大的損失，他們輝煌的達成了任務，阻止了一個強大縱隊的行動。軍長命令營和砲隊的殘部退却。

包加列夫知道無路可退。偵察兵業已探明，德軍在夜間已經沿着牠和泥路交叉的村路前進了。

各連連長帶着迫切的問題來見包加列夫。

「我們被圍了，」他們說。

現在巴巴姜梁已經故世，需要包加列夫獨斷獨行了。前線上人們的慣用語：「我綜結了情勢之後，採取了決定」，——這一句慣用語甚至當決定宿營或吃飯的地點這樣簡單的事件時也常常用作開場白的，——現在也在包加列夫和連長們以及政治指導員們的會議中第一次由包加列夫莊嚴地說出了口來。

出口以後他不由得異常激動而且想道：「要是此時麗莎也能看見我，那就好了。」

「各位指揮員同志，我作的決定是這樣的，」包加列夫說。「我們退到森林裏。在林子裏，我們休息，整編，而後打開一條路到河邊，以便渡到東岸去。我指定路米揚采夫上尉做我的副手。整整一小時後，我們便要出發。」

他轉眼四顧，看着指揮員們的疲勞已極的面容，看着路米揚采夫的嚴肅的而且蒼老了許多的面容，他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口吻又接着說道：

「我的朋友們，請記住，能够那樣勇敢作戰的人民即使在退却中也不能被征服的。讓我們大家都起立，對今天作戰殉難的忠實朋友們——士兵，政治指導員和指揮官們，默哀致敬！」



將軍們

戰線司令部是設在一座森林中間的。參謀處各部門的職員，政治局以及前方供應部的人員都住茅蓬和偽裝的綠枝的地窟。辦公桌放在濃蔭的榛樹下邊，勤務員在那滿覆着橡實的幾乎看不見的小徑上蝶變往來，給墨水瓶裏添上黑水。早晨，在飽含露水的樹葉下，打字機的塔塔的聲音蓋過了小鳥的歌唱。透過叢莽的密枝，隱約可見女人們的棕黑色的秀髮，而女人的清脆的笑聲也常常混和在辦事員們的陰沉的話音中間。

一座高的茅蓬，光線暗淡，茅蓬裏放着一些巨大的辦公桌，桌上攤着地圖。茅蓬周圍都放出步哨。在茅蓬入口處的哨兵把隨時收下來的通行證都戳在一枝釘頭上，這枝釘頭是釘在空心的老樹榦上的。到了夜裏，那些腐朽的老樹樁子都發着青色的燐光。參謀處的生活總不改變，不論牠是設在一個波蘭貴邸的古老的大廳裏呢，還是設在什麼大村莊的村舍裏，或是設在林子裏。而樹林子的生活呢也照常不變，——松鼠們在採集牠們的過冬的糧食，頑皮地把橡實掉在打字員的頭上；啄木鳥篤篤篤地啄着樹枝，挖取着虫子；鳶鳥在橡樹楊樹和菩提樹的頂上盤旋；雛鳥們在試飛，萬萬千千的紅螞蟻黑螞蟻，甲虫和翅虫在忙忙碌碌工作。

有時在晴朗的天空出現了「密塞斯米特」，繞着樹林兜圈子，在找尋軍隊和司令部。「飛——機！」這時衝候哨兵們就要這麼喊了。

於是打字員們就把辦公桌上的紙張收起，而且把黑色的帕子裹在頭上；指揮官們便把軍帽除下，免得帽上的遮簷（鴨舌）會射出返光給人家看見。理髮師趕快把白圍巾收拾摺起，而且揩去了顧客面頰上的肥皂沫。女侍者用綠葉的樹枝遮蓋了那些擺在那里準備開飯的碟子。於是林中一片肅靜，只聽得飛機馬達的嗡嗡的聲音，以及那位紅光滿面的砲兵將軍在一叢榛樹後邊（這裏設着砲兵指揮部），用他那朗潤而愉快的音調叫喚他的部下。

而且也像在那間光線暗淡的古宮的穹頂大廳一樣，在這枝葉紛披的茅蓬裏，軍事會議也開着，一盆綠色的生蘋果也爲總司令準備着，並爲其他人員準備了幾盒的「北方的美麗的城」牌的紙烟。

這天從早晨起，司令部是在一種恐慌的狀態中。德軍的坦克縱隊已經到了河邊。在河的這一邊，已經出現了敵人的摩托腳踏車隊。顯然牠們是用巨大的平底船渡過河了。牠們已經到達了司令部所在的那座森林的邊緣。參謀委員把這情形報告了總司令葉利明。和參謀委員同來的軍官們帶點探詢而又惶惑的表情注視着總司令。然而這一個消息似乎並沒使得葉利明發生什麼印象。他只點一下頭，表示聽得了，却對他的副官說道：

「拉撒萊夫，你把這一條樹枝彎下來如何？你瞧，足有幾十的榛子在這枝上呢。」
站在周圍的軍官們都注意地看着總司令多麼辛勤地採摘擇些榛子。不用說，總司令有的是好眼光——採的乾乾淨淨，不留一顆，甚至那些狡猾地躲在毛茸茸的葉子中間而且深藏在綠色的外壳裏的也不能逃過。這一門鎮靜的功課經過相當長的工夫這才完畢。葉利明這才匆促地走到那些正在等候他示下的各科科長跟前，說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來爲什麼。總司令部仍在這裏。我們並不搬動。以後請各位接到我的招呼再來罷。」

不大好意思的科長們都退下了。幾分鐘後，副官報告：軍團司令官薩馬林來了電話。葉利明走進茅蓬。

他聽着薩馬林的報告，時時應着「哦，哦」。而且，就用了跟這「哦，哦」同樣的聲調，他說道：

「聽着，薩馬林，有損失也罷，沒有也罷，我是給了你任務要你執行的，即使只剩下你一個人，你也得執行。明白了麼？」

一會兒以後他又說：「明白了就好了，」把聽筒掛上。

在旁邊聽着這番對話的乞列特尼成科說：

「光景是薩馬林那邊的情形很有點不妙。不然，他不會說出那樣的話來。」

「對。薩馬林是個硬漢子。」

「不錯——是硬漢子，然而，不論如何，明天我要到這硬漢子那里去一趟。」

「天氣真好，出奇的好呵，」葉利明自言自語地。「你要不要榛子？我親手摘下來」

「我看到你在摘，」乞列特尼成科微笑着說，抓了一把榛子。

白天裏的空中偵察證實了這位從敵人包圍中逃出來的受傷的中尉所帶來的情報。分路推進的德軍的坦克縱隊，是在戈列洛維支區域集中起來了。那中尉曾在地圖上指出那塊低地，

稀稀落落長着些樅樹的，德軍的集中就在這一區。這一個地點，離河岸有二十二公里。明知我們在戰線的這一角的空軍力量比較薄弱；敵人自覺得很可以放心。裝甲的戰車和輜重車擠的緊緊地，簡直是首尾銜接，而在夜幕既下以後，有些車子居然開亮了車頭燈，伙夫們就借這燈光洗滌明天吃的蔬菜。

總司令請了砲兵的首長來。

「這裏，你够得到麼？」總司令問，指着地圖上的一道弧線。

「够的到，中將同志，」這是回答。

總指揮部的重砲後備是撥交葉利明指揮的。這就是包加列夫到司令部來的那天路上所遇到的那些大傢伙。司令部裏有許許多人都擔心這些巨砲不能過河，因為這需要特別堅固的橋樑。包加列夫却不知道那晚上對於國營農場的襲擊以及次日的擊退敵人的坦克縱隊那一仗却替工兵們爭得了時間爲那些巨大的重砲特建了一座浮橋。

「在二十二點鐘，把你所有的大砲的火力集中在這一個目標，」總司令給了砲兵司令這一個命令。

砲兵司令，一個面孔紅噴噴的將軍，差不多時時在微笑；他愛他的妻，愛他的老母親，愛他的女兒和兒子，他生平所愛的事物多得很，——打獵，活潑的辯論，喬治亞的酒，好的書；但是他所最愛的，乃是他的長射程的大砲。他是這些大砲的忠實的僕人和崇拜者。每一大砲的損失，他如同身受其痛。在這一天的運動迅速的戰事中他的長射程大砲沒有機會充分運用，曾使他苦悶。而當這樣大量的重砲集中到司令部所在地區的時時，他大爲興奮，他很

高興同時又擔憂。——到底有沒有機會用到牠們呢？所以，在葉利明說出了「你所有的大砲都商火」這一句的當兒，也許可以算是這位砲兵將軍一生之中最得意最快活的一刹那了。

這一天晚上，白俄羅斯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林中的一片草地上開會。透過了橡樹的枝葉，照耀着燦爛的夜空。好像是主婦的細心的手所撒佈似的，灰色的乾脆的樹葉在那軟軟的富于彈性的深綠色的苔蘚地上給鋪了一床貴重的氈子。

誰能傳摹這在白俄羅斯森林中最後一片自由土地上這一次會議的肅穆醇朴呢？風，從白俄羅斯吹來的風，莊嚴而悲哀，低聲嗚咽。執委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滿面風塵，穿着軍服，簡單地說話。而簌簌地吹動那些黑簇簇的樹葉的晚風發着鎮定而悲壯的聲音，像一個人知道今日之事不自由勿寧死，別無選擇。

夜幕既降。砲隊開火了。一陣一陣的閃光照亮了黑濛濛的西方。像樹的樹榦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了，好像整整千萬株樹木的森林一下裏向前垮了一步，然後又站住在顫動的白光之下。這不是分得開的連珠砲聲或隆隆然雷一樣的排砲聲了，這簡直可說是史前洪荒太古時代當現今的歐亞兩洲的連綿山脈從海洋裏往上升的當兒那種天崩地坼的哮吼震撼。

二十二點五十分鐘，砲兵司令飛過那德軍的裝甲師團所集中的盆地的上空。這裡他所看見的將使他畢生引以為奇樂和光榮。

軍團司令薩馬林少將的任務之一是扼守一個渡口。薩馬林在西岸的一大塊未收刈的由地邊上一個小小村落裏設立了他的前進指揮部。這位少將駐紮在一間光線充尼而寬敞的村舍裏，工作，吃飯，接見部下。都在這裏。他睡覺在堆乾草的棚上，因為他最怕的是悶不通風。

薩馬林的副官略陀夫，一個擄天鼻子的，雙頰很紅而眼睛很黑的傢伙，還有那老是悒悒不樂似的臨睡之前總要唱一遍「朴素的小小藍色頭巾」的厨子，則在屋子裏的行軍床上睡覺。

黎明時薩馬林從乾草棚上下來，略陀夫就端着一大壺水和一條白毛巾來伺候。他把壺裏的冷水澆在這位短小的少將的領子上，領子是長滿了細膩的紅色汗毛的；略陀夫一面澆水，一面問道：

「少將同志。睡得好麼？昨夜整整一夜德國人老是從林子裏放射着探準彈呢。」

薩馬林爲人寡言語而嚴峻。他騎馬巡視戰場。態度安詳而且帶着猶伯式的信心；他在艱事吃緊的當兒往往或出於團或營的指揮部。他總是把他的勳章全數佩掛，在炸彈和砲彈紛紛爆炸之下行走，胸前燦然閃耀着蘇聯英雄的金章。每逢他視察一個正在作戰的團部，他會立刻在砲彈亂炸，槍子飛舞，村舍和穀倉濃煙瀰漫烈焰鼻騰，敵我的坦克縱橫衝殺，這一切的緊張混亂之中，抓住了當前形勢的核心。師，團，營的領揮官都熟悉他那短促而嚴峻的口音，正像他們都熟悉他那老是板板的永不見笑容的面孔。每逢他到了一個團部，也好像是一道障壁會把砲火的轟鳴隔開，好像他把戰鬥的全部緊張一下子吸收了去。他從不在某一指揮部久留，但是他的一度出現會留下深刻不滅的影響直至戰役告終，就好比他那冷峻的鎮定的目光一直不會離開那些指揮員似的。有一次，他派一位少校團長作爲普通的士兵參加衝鋒，爲的是懲罰他的遇險而畏怯以及臨機不決而放棄責任。在戰場上他鐵無情地用死刑來懲辦那些

懦虫。

他對於敵人的仇恨和蔑視是不可限量的。在德寇放火三焚燒着的村莊裏走着，他的臉色變得異常可怕，人們以爲走着的就是復仇之神。部隊中人人都知道有薩馬林。士兵們講到薩馬林如何坐着裝甲直到了炮火最激烈的地方，又如何檢起一個傷兵立刻便把自己的坐位讓給他。士兵們也講到薩馬林如何在戰場上拾了一個士兵所丟棄的來復槍，又如何當着一連人的面前把那枝槍小心寶愛地揩了又揩然後默默地交還那羞愧得要死的士兵。薩馬林的部屬信任他們的這位長官，原諒着他的嚴厲和苛刻。

薩馬林整天都在那前進指揮部。德軍在他這軍團的禪線的部分加強壓力，已有多時了。日以繼夜，激戰不止。士兵們爲酷熱而鬱悶的天氣所苦，那送到戰壕裏的熱的飯食，常常不能下咽。

薩馬林回到指揮部，打電話給葉利明，請求准許他把隊伍撤到東岸。葉利明乾脆不准所請。葉利明要保住那渡口以便救回那撤退中的最後一批的部隊和裝備。這一番的談話，使得薩馬林的情緒大爲惡劣，他怒氣沖沖問他的厨子道：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把我的飯開來？」

「飯已經得了，少將同志。」厨子回答，脚後跟拍的碰了一下，（立正）而且馬上轉身，轉的這樣用勁，以至他那白圍裙飄然而起像被一陣風吹着。女房東奧爾加，德米特里也芙娜：戈爾巴赤娃，一個老年的集體農婦，看了這樣子，就討厭地縐了縐眉頭。她和那厨子是不對的，因爲那厨子曾經譏笑鄉下的烹調，曾經這樣問她：

「喂，德米特里也芙娜，請你指教，番薯煎餅，或者，炸排骨，是怎樣弄的？」

「呸，滾你的蛋，」她這樣回答。「我一把年紀了，倒要你來教訓我怎樣煎番薯麼？」說她不會做那些蠢名字的菜，說她在廚房裏的玩意上頭竟不及這個傻頭傻腦的漢子，那無怪德米特里也芙娜要生氣了。

「我猜，你又是弄了烤羊肉來了，」薩馬林說。「對你說過兩次，弄點油煎魚來吃吃。河就在身邊，而且，你也不是沒有工夫呵。」

德米特里也芙娜低聲笑着，朝那發窘的厨子白了一眼，說：

「他只會取笑老太婆罷哩，將軍要什麼的時候，他就什麼都沒有辦法！」飯後，薩馬林請德米特里也芙娜喝茶。這位老太太在圍裙上揩了揩毛，又吹去了桌子上的一點幾乎看不見的灰土，然後坐下來。她用碟子（承放茶杯的）喝茶，抹着她那閃亮着汗珠的多皺的前額。

「請用糖呵，老媽媽，」薩馬林說，「令孫如何？昨夜他仍舊睡不好麼？」

「他的腿還是在發腫。真是他的災星。他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了，也把我們拖得精疲力竭了。」

「厨子，拿點菜醬給那位小朋友吃。」

「是，少將同志。」

這當兒，送來了包加列夫拍來的無線電，報告已經擊潰敵人的坦克縱隊。

副官略陀夫是深知這位少將的脾氣的。他知道，每逢要到前線的最危險地段去一趟之前，少將的情緒一定很好；他知道，形勢愈險惡，少將愈鎮靜。他又知道這一個便漢子身上却

有一處古怪的軟的地方。每次逢到住戶已經跑空的村舍，薩馬林總要呼喚那戀着老家不肯走的挨餓的貓兒，把預先放好在衣袋裏的麵包拿出來，蹲着身子親自饑着。有一次，他深思地對略陀夫說：

「你知道爲什麼鄉下的貓決不玩弄白紙？因爲不慣。要是黑紙那就撲上去了，以爲是老鼠。」

而現在，略陀夫也知道，請房東太太喝了茶而且又接到那個電報以後的薩馬林情緒又好了起來。

「少將同志，」他說，「請准許我報告，邁爾采洛夫少校奉你的召喚來在這里了。」
「哦，很好，請他進來。」薩馬林回答，轉臉又招呼奧爾加。德米特里也芙娜道：「請坐，請坐，你何必迴避？請喝茶罷，不驚動你。」

邁爾采洛夫是這天早晨到了村路上和自己的師部會合的，一路上他並不順利。他損失了一部分的砲隊，那是穿過樹林的時候焰住在泥沼裏了，而剛剛也是在這當兒拖拉機的汽油也用完。在另一地方，團的輕重隊又迷了路，因爲給縱隊隊長的路由不大準確。而最後，團在路上雖然打退了德軍的自動步槍兵的襲擊，可是，作爲後衛的彌香斯基的一連人並沒打開一條血路和主力會合，反倒跟着那不敢衝過空曠的田野的連長退轉到林子裏去了。

邁爾采洛夫心裏明白，他這回去見軍團司令不會有什麼好處。因此，他的又驚又喜是可想而知，當他聽到薩馬林這樣說：

「你的工作，我不能滿意。現在給你一個機會去補救你的過失。跟包加列夫建立聯系，

商量好你們的動作計劃，使他能够出險；還有，把你遺失的大砲給找回來。你去罷。」

邁爾采洛夫明白這一下給他的任務是極端困難的。然而，困難和危險他都不怕。他所最害怕的，倒是這位面長官的大發脾氣。



此地的主人

包加列夫和他的一營人已經在森林裏過了兩天。這一營的殘遺人數不多。偽裝着樹枝的大砲，砲口指向大路那邊。砲兵中尉克萊諾夫金，一個高大的青年，常常不必要地老看着他的錶的，擔任了偵察小隊的隊長。偵察隊中大部分人都從砲隊裏調來，從步兵營來的有伊茲那底也夫，柴維列夫，和羅其姆采夫。

包加列夫叫了克萊諾夫金來說道：

「你不光是擔任了斥候，你還得擔任軍需。我們的糧食快要完了呢。」

于是沉吟着他又接着說：

「我們的藥品還不缺少，可是我們拿什麼給傷兵們吃？你知道的罷，他們需要特別的食品——新鮮菓子糊和橘汁。」

克萊諾夫金爲要考驗一下新隊員的能力，就派了羅其姆采夫和他的兩個同伴去作首次的偵察。

「喂，」他對他們三個說，「額外還得注意，給弟兄們弄糧食，給傷員病員弄些菓子糊跟菓子汁。調菓子糊用的番薯粉，厨子是有的。」

「可是，中尉同志，」柴維列夫吃驚地叫起來。「這個地方那裏還有什麼菓子糊呢？不折不扣豈在森林中間，而且有德軍的坦克守住了大路口。」

的。
克萊諾夫金微微一笑。當委員對他說這話時，他也是同樣驚愕，以爲這玩笑是開大了的。

「得了，得了，我們去找找看就得了，走罷。」伊格那底也夫却敦促地說。
他們就從那些躺在樹底下的士兵們身邊覓路走了去。有一個臂上綁着紗布的士兵抬起他那失血的臉，怒聲說道：

「輕一點，幹麼你們這樣闖來闖去像狗熊似的！」
不多會兒，他們便到了樹林中間的一條路上了，他們伏在路旁的溝裏足有兩小時。德軍的摩托腳踏車在他們旁邊疾馳而過，有一個摩托腳踏車駕駛員停了車，離他們簡直很近，他把他的烟斗裝好了烟，點着了火，然後再走，有六十輛坦克經過，但最多的是裝載着給養的載重汽車。坐在車上的德國人在談着話，解開了領口，好像要讓他們的鬚子見見陽光似的。有一輛載重車上的德國兵在唱歌。路旁樹枝低垂，車經過的時候幾乎每一輛車上都有人伸手捋下些樹葉。

後來，這三位偵察員就分開了。羅其姆采夫和柴維列夫穿過樹林到這林間小路和那公路交叉的地點去，伊格那底也夫却沿着山溝找路到一個村莊，村裏駐有德軍的坦克和步隊。

伊格那底也夫站在高而且密的大蕨地裏偵伺了好多時候。有些德國兵在小池裏洗澡，或者困得赤條條地躺在太陽光裏。在菓樹園的樹底下，軍官們在吃飯。他們喝着酒，金屬的酒杯碰得叮叮噹噹的，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他們中間有一個在開動留聲機。另一個在調弄一條狗，又一個坐得遠些的，則在寫字。兵們坐在長檯上，急急忙忙在縫補他們的襯衣。也有

幾個在頸子上圍了毛巾，在剃鬚，更有一些則搖着園子裏的蘋果樹，或用長竿打下那高枝上的梨子。另外還有躺在草地上讀報的。

這地方使得格那底也夫回憶起他的家鄉。這裏的橋就像他從前經常遊玩的樹林，這河也像他幼時捉白楊魚和瘦長的鯉魚的那絲河。而那些德國軍官在那裏吃飯和玩着留聲機的櫻桃園就很像瑪露霞。畢索青娜家的園子。他和瑪露霞曾經在那園子裏度過多少甜蜜的光陰！他想起了夜色濛濛中那些技頭的蘋果如何在黑魃魃的樹葉躲躲閃閃露出他們的蒼白的面孔，想起了瑪露霞如何偎在他身旁輕輕轉側而且低聲喘息匿笑，絲軟溫暖像一頭小鳥。這一些的回憶使他心頭發熱……一個赤脚的瘦骨伶仃的小女孩子，頭上包着塊白布的，在那村舍的門房旁出現了。一個德國人對她喊了些什麼話，又用手指點着。……女孩退回了村舍，一會兒便出一大杯水。

慘厲的痛苦，悲哀和憤怒，煎熬着伊格那底也夫的心。不論是在德國人燒掉那城市的一夜，是在被毀滅的村莊，乃至在血肉橫飛的戰場，從來不曾像這清風麗日的此時此際激動了伊格那底也夫的感情。這一些舒舒服服地在蘇維埃村莊裏休息的德國人比在戰場上的，可怕到一千倍伊格那底也夫從樹林中走過，是彎腰屈膝，低聲耳語，須臾四顧的，然而他熟悉這一切的濃蔭如蓋的木，——橡，楊，樺，楓，就如他熟悉自己的家。他曾在和這差不多一樣的遊玩，提高嗓子唱着怪僻老媽媽波加乞哈所教給他的歌。他曾經躺在那索索作響的乾燥的草上仰面看着蒼天。他曾經凝望着飛鳥的翱翔，注視着滿披青苔的老樹。他熟一切凡有漿果和箴類的好地方，知道狐狸在何處打洞，松鼠在何處的樹洞他窩，知道野兔子在何處的田

裏高草叢中日暮時候出來玩耍。現在，德國人在這樣一個樹林中間吸着烟斗，而他，伊格那底也夫，却噤着聲，偷偷摸摸地，從密茂的灌木覆蓋着的小溝裏偵伺着那些德國人的每一動作。德國通訊兵架起來的黑色的電線在那些可愛的樹木中間蜿蜒擴展，而不懂事的山梨和白糖則以自己的細枝作爲電線的支柱，而從這些電線，通過了俄羅斯的森林，德國却在交流來往。在沒有樹的地方。德國人從森林中伐下了小樹，植立土中，釘上一些指路牌；而這些死的小樺樹帶着銅幣一樣黃的葉子站在那里也擎起了可惡的電線。

伊格那底也夫看着這些休息中的德國人，恨入了骨髓。忽然他想像到戰爭已經告終，德國人飲如現在所見似的在那里洗澡，聽夜鶯嬌啼，在林子裏空地上散步，採集紅莓和黑莓。各色的草孤，在村舍裏喝茶，在蘋果樹下玩弄絲竹，喝着小姑娘來往伺候，——而當這樣的想像閃過腦膜的時候，他，曾經受過戰爭的一切恐怖，曾經當德軍坦克在他頭上怒吼時匍匐在土坑底，曾經在前線的塵土漫天的路上走過幾千里，曾經天天出死入生的伊格那底也夫，便從他的心底深處，從他的每一滴血液，認清了今天這一個戰爭非打到最後把德國人趕出蘇維埃國土不可。大火的烈焰，炸彈的霹靂，空戰，——這一切，比起這一幅法西斯在佔領的村莊中安閑林息的圖畫來，實在要好受得多。這一幅法西斯安閒自得的景象，會使人血液一凍；伊格那底也夫不禁伸手摸一下他那自動槍的槍柄，抓住了他的手溜彈，似乎藉此可使自己安心：他還有力氣，他是已經準備好了。他，一個普通的列兵，他一身的每一纖維都是爲了戰爭的。

這一切，伊格那底也夫在這晴朗的一天，在這欺騙性的平靜的中午，當他在偵伺那些休

息中的德國人的時候，他以他的靈魂，他的精神，他的心，來感覺到了。

他回到預先約定的地方，看見他的伙伴們已經在那里爭候他。

「泥路上有什麼動靜？」他問。

「運輸車來來往往路繹不絕，」柴維列夫用了厭倦的口吻回答。「運輸車，運輸車，雞呀鵝的在車子咯咯咕咕地叫，進有牲口。」

說着他抬眼看天，慣常浮在他臉上的那種狡猾而不懷好意的開玩笑的表情，這時候沒有了。顯然他也因為看見德軍的後方面感到了不可忍的悲痛了。

「怎麼，我們這就回去麼？」羅其姆采夫問。

他跟平時一樣的冷靜。他這冷靜，是他的伙伴們在等待德軍坦克進攻的時候曾經領教了的，也是在吃飯的時候在他那種事務式的悠悠然分配麵包的姿勢中領教過了的。

「我們應當挽一個『舌頭』回去，」（作戰時，設法活捉捕敵人，以便訊問敵情，此種被捕獲之敵人稱爲「舌頭」——譯者）柴維列夫說。

「這是可能的，」伊格那底也夫興高采烈地說。「我已經想好了一個方法了。」于是他就把他那簡單的計劃告訴了他的同伴。

渴望有所行動的強烈的欲念，抓住了伊格那底也夫。他覺得他必須不分日夜戰鬥，他必不能荒廢一分鐘的光陰。可不是土拉的槍砲匠常常稱讚他的熟練的技術和不可限量的工作能力麼？可不是他在他那村莊上算得是最好的刈割乾草的做手麼？……

他們向中尉報告偵察的結果。中尉派伊格那底也夫去見包加列夫。

包加列夫坐在樹底下。

「哦，伊格那底也夫同志，」包加列夫微笑着說。「你的六弦琴呢，還是好好的麼？」
「當然還是好好的，委員同志。昨天我還彈給弟兄們聽呢，可是好像大家心裏都有點兒發悶，都低聲談起話來了。」

留心察看着包加列夫的臉色，他又問道：

「委員同志，請您准許我認真的幹一下，您瞧我會幹得蠻漂亮的。眼看着那些德國人在這兒玩留聲機，在村子裏作樂，我受不住。」

「要幹的事可多着呢，」包加列夫說。「很够你忙一會兒。我正在愁着糧食短少，傷員們沒有滋品，還要弄到一個『舌頭』，——工作有的是，够每個人都來一手。」

「委員同志，」伊格那底也夫說，「如果您給我五個人，在黃昏以前能够把這幾件事都給辦好。」

「你不是吹牛罷？」包加列夫問。

「請您等着瞧罷。」

包加列夫命令克萊諾夫金挑選志願者，撥五個給了伊格那底也夫。十五分鐘後，伊格那底也夫帶着他們穿過林子到了大路上。

他所担任的工作的第一件是化不了多少工夫的。有好幾處地方都有着熟透了的漿果，他早已看在眼里裏了。

「喂，來呀，姑娘們，」他喊着他的人，「兜起衣襟，動手採菓子！」

每個人都被他這俏皮話弄得笑起來了。而且接着，他那一個接一個的講不完的故事，又使大家笑的合不攏嘴。

「真好菓子，」羅其姆采夫說。

「紫莓分開放，黑莓分開放，紅莓分開放，用菓子把牠們分開各歸各類，」伊格那底也夫用唱歌的調子下着命令。

四十分鐘以後，所有的罐子和鋼盔都全裝得滿滿的了。

「睡呀，簡單得很，」伊格那底也夫興高采烈地對大家解釋，「我們把紫莓給肚子痛的人吃，紅莓給發燒的人，黑莓用來做酸湯，受傷的人總愛多喝點水。」

他敏捷而熟練地擠菓汁，又爲清潔起見，從他自己的急救包裹裏拿出沙布，疊做雙層，把菓汁濾過。不多會兒，就得了好幾罇的清潔而濃郁的菓汁。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一匹青蠅。伊格那底也夫把那些菓汁送到傷兵住的茅蓬。那年老的醫生看過了伊格那底也夫送來的東西，歡喜得落眼淚，聲音哽咽地說道：

「就是在最好的醫院裏，也不大能夠給受傷的弄到了這樣好的東西。你救活了不少的性命呢，紅軍同志。抱歉得很，我還不知你的尊姓大名。」

伊格那底也夫惶然朝那醫生看着，咳了一下，嗯嗯地支吾了一會兒，然後擺擺手，轉身就走了。而跟隨他一同走的，是成功的愉快。

派去偵察林間小路的人回來報告，有一輛德軍的運貨車擱淺在路上。顯然是引擎出了毛病：那幾個德國人議論了好些時候，然後一齊搭上一輛過路的車子走了，連司機也在內。

「車子裏裝的是些什麼？」伊格那底也夫急問。

「一點也不知道，車子是用油布遮起來的呀。」

「你不曾看一下麼？」

「怎麼能夠看呀，——車子咕咕地來來往往老不斷，——你沒法上去呀。」

「唉，你這傢伙，去你的咕咕咕，」伊格那底也夫叫了起來。「你這麻雀！」

「誰不知道你是一頭老鷹！」那被窘得生氣的偵察員也反唇相識。

伊格那底也夫走到那車子擱淺的地點，大聲叫道：

「喂，弟兄們，到這裏來！」

大家走到他跟前，注目看着他那張精神飽滿，快樂而又精明強幹的面孔。他是這森林的主人。是他，不是別人。更無別人能做這主人，——他大聲說話，和在家裏一樣，而且他的閃閃發亮的眼睛帶着笑意。

「趕快，趕快，」他高聲呼喊。「抓住那一頭的油布，拉緊，好，這就對了。哦，德國人給我們送了些麪包來了。你們瞧，他們多趕緊，辛辛苦苦，一身大汗，趁這麪包還新鮮還香噴噴的當兒給我們送了來了。他們只題趕路甚至連這車子也趕壞了呢。」

一個接一個的，他把麪包擲在張開着的油布上，同時嘴裏也不會有片刻的停止：

「這一個被弗里茨烘焦了。他不懂得怎樣在行軍灶上烘麪包。我們得找他認賠賬。這一個是好的。看起來，漢斯倒還十二分賣力。這一個烘的太久，黑爾曼一定貪睡忘了時度。這一個最漂亮了這是最好的一個，是我的定貨，阿道爾夫本人親自烘的。」（弗里茨。漢斯

。黑爾曼。阿過爾夫俱係德國人常用的名字。而戈林的名字即爲黑爾曼，希特勒的名字即爲阿道爾黑。——譯者——

汗珠攢滿了伊格那底也夫的晒黑了的額，太陽光從樹葉中間探出來，把點點的影子投在他臉上，投在那飛過空中的麪包上，投在那德國運輸車的黑色的側部，也投在那些蔓長到路面來的綠草上。伊格那底也夫伸了伸腰，吐了口唾沫，站得直挺挺的，抹了把額上的汁珠，然後朝樹林裏看，朝天上看，朝大路看，朝陽光炫耀的田野看。

「像是在塚乾草，而我是工作隊長！」他說。「喂，弟兄們，把這一儼搬到兩百米之外，或是三百米也好，找個灌木叢藏好了然後再來罷。」

「最好你也把自己藏一藏！你怎麼呀，是不是發了瘋了？德國人隨時會來的呀。」人們對他這樣大聲喊着。

「我到那裏去呀？」伊格那底也夫吃驚地反問。「這是我的林子，我是這里的主人。我要是躲開了，人們就會問我道：老板，你上那兒去呀？」

於是他仍舊站在那車子上。鵲鳥和椋鳥在他頭頂鳴叫，好像是在讚美他的大胆，他的好興緻，以及他的和善的性格。他抓起一些麪包扔給鳥吃，隨後也就自己唱起來了。但是他的目光烟烟地緊瞅着那筆直的大路，兩端他都可以看到一公里之遠。突然他不唱了，側耳傾聽，繃了眉頭。他覺得好像聽到了汽車馬達的聲音，遠遠的塵頭起來了。伊格那底也夫瞥見那塵頭之中有摩托腳踏車。

「嗨，老板，幹麼你又要逃了？」他自己對自己開玩笑的問着。顯而易見，他們如果想

拖走那擱淺的車子或是要修理牠，就不會騎了摩托腳踏車來的，伊格那底也夫把他的手溜彈檢查一下，抓住了手溜彈的木柄，就躺在車廂一角卸了麪包所空出來的地方。摩托腳踏車並沒以低速度飛也似的就過去了。

一小時後，那運輸車內已經完全搬空了。臨走的時候，伊格那底也夫朝駕駛座裏看了一眼，伸手到座側的口袋裏撈出了一個酒瓶。瓶中所剩已經不少。伊格那底也夫把這酒瓶塞在自己袋裏。當最後一批麪包搬走的時候已經聽得遠遠地有汽車的聲音來了。

伊格那底也夫躺在路旁的灌木叢中看會發生什麼事。新來的車子慢了下來，掉過頭，然後開近那輛空車子。

那些德國人嚷些什麼，伊格那底也夫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是光瞧他們的手勢和臉部的表情也就够明白了。首先，他們望着那山溝，然後又看看車底下。於是一個排長模樣的傢伙對一個班長大聲吆喝，而那個班長直挺挺地僵立在那裏，兩手垂直，緊靠着腿，兩腳後跟並得嶄齊。伊格那底也夫一瞧就明白，這是那排長在這樣伸斥：「混蛋，你不好派個人留在這裏看守麼？這有什麼可怕！」而那班長，一臉的倒楣相，很快的將手一擺，似乎說：四面都是森林，有什麼辦法叫那些狗東西留下看守呀！於是那排長一定又這麼吆喝：「那就應該是你自己留下，你這混蛋！我要把你們都關起來，不給麪包吃。」「是呀！」那班長回答，歎了口氣。

接着就是那班長找那司機生氣了。伊格那底也夫把這一場的吵鬧解釋為這樣：「你發昏了麼，怎的偏偏把這車子開到林子中心就拋了錨，你一定是喝了一瓶的酒了！」而那司機呢

，看見那排長已經轉身走開，便也用話頂着那班長道：「你這樣囁嚅的算什麼！上帝在天上，我以為，你也在那一瓶裏狠狠的灌過一兩下罷？」

鳥兒在樹枝間跳去跳來，而且嘲笑那些德國人。後來，有一個德國兵在車子近旁找到了一段烟屁股，拿給那排長看。伊格那底也夫猜想起來，那排長看了下那包捲着烟絲用的燒焦了的小片報紙，他認出那上面印的俄文，就叫了起來：「到底是他們，是他們！」那些德國人簡直的發昏了：他們馬上架好輕機關槍，有的則端起自動槍，朝那些樹木就開火了，樹葉和樹枝紛紛落到路上。伊格那底也夫爬到他的同伴們和麪包在等候他的灌木叢。一邊笑，一邊把看見的告訴了大家，並且從口袋裏摸出那酒瓶來，說道：

「瓶裏剩的只有一點點了，我們六個人反正是不够分的，看來只好我一個人享用了，成麼？」

於是那位無往而不正正經經的羅其姆采夫把自己水瓶的蓋子旋了下來，遞給伊格那底也夫道：

「得了，你自己喝罷，這是給你作杯子的。德國人的東西我是碰都不碰的。」

黃昏前，伊格那底也夫捉到了一個德國人解去給包加列夫。他捉這一個很簡單！——他把德國人沿着村路裝置好的電話線割斷，而和他的同伴們埋伏在近旁。等候了一個鐘頭，就有兩個德國通訊兵來查察線路了。伊格那底也夫他們一躍而起。兩個德國人之中，一個想逃，當場就被一槍打死，另一個嚇昏了，不會動，就被活捉了。

「在林子裏對付他們，我還有點辦法，委員同志，」伊格那底也夫與高采烈地說。「用

一根鐵絲橫在路面上，我們可以弄翻一架摩托腳踏車。至於對付步兵，那就有個很簡單的方法：只要縛住幾隻小雞，放在矮樹和高草的墩墩裏，那些德國人就得團團跑這麼五公里。」

「你真行呀，」包加列夫微笑着說。

夜幕既降，路米揚采夫召集了步兵和砲兵們排好了隊伍，宣讀包加列夫的手令：正式獎嘉並感謝偵察員伊格那底也夫的勞績。而當伊格那底也夫應着呼喚而從行列中跨出一步的時候，他作了答辭道：

「上尉同志，我為蘇維埃聯邦而服務。」

遼尼亞

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帶着遼尼亞。乞列特尼成科，千辛萬苦地穿過了德國人佔領下的村莊，那孩子的體力一天一天衰弱了，而且脚痛。他問那老牧人道：

「爲什麼我的脚在出血呢，我們一路走的不都是光滑的平路麼？」

他們一路上吃得很好。村婦們送他們牛奶，麪包和醃肉，儘他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一天晚上，他們在一個人家宿夜，那一家是一個母親兩個女兒。這兩位姑娘都已經讀到初中最後一年，學過代數，幾何，還懂一點法文。母親將這兩個女兒都打扮得十分襉縷，臉和手都污穢不堪，頭髮也不梳，任牠亂蓬蓬。這一切都是爲了躲避德國人的侮辱。兩位姑娘老是對着鏡子照着，忍不住吃吃地笑。她們總以爲過不了幾天工夫這一切的昏天黑地的恐怖生活就會告終，村長就會回來，而且把德軍司令沒收了去幾何、物理、和法文的教科書發還給他們，而且再沒有德國人來強迫他們做苦工。謠傳一羣一羣的婦人和姑娘被押到遠方的營房裏做工，長得美麗一點的都被挑了出來，從此不見影蹤；謠傳又說是所有的烏克蘭村莊裏結婚已被禁止。這一切，兩位姑娘都聽到過，靜靜聽，然而她們心裏不能相信。這一切似乎太野蠻了，駭人聽聞。他們倆本來已經決定秋涼時到格魯霍夫去進師範學校。他們學過的實在不少，會解剖含有兩個未知數的二次方程式，知道太陽其實是一顆正在冷卻下去的星，而太陽球面的溫度約有攝氏表六千度之譜。他們讀過「安娜·卡列尼娜」，而在考試國文的時候寫過關於

「萊芒托夫的抒情詩」和「塔吉亞娜。拉林娜的性格研究」的論文。（塔吉亞娜。拉林娜是普希金的名著「奧尼金」的主人公——譯者）。她們的父親主持着一個農業實驗場，而且和莫斯科的國家科學院的會員賴森科（蘇聯著名的農業家）經常通信，吃吃地笑着，兩位姑娘看着自己身上的破爛衣裝，安慰她們的母親道：

「不要哭了，媽呀，不會老是這樣的。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名字）的末日總要到的，和拿破侖一樣。」

當他們聽說遼尼亞是在基輔讀小學的，她們就要考他一下。考了乘法和除法。她們老是低聲耳語，而且在窗前張望。好像村子裏有了德國人，小孩子們就不許講到算術。他倆中間的棕色眼睛的巴莎拿起了遼尼亞的算草來撕成細條子然後又丟在爐子裏。

他們給遼尼亞打好了地鋪。雖然疲倦已極，遼尼亞却睡不着。關於學校的談話使他興奮。他想到基輔，想到那有玩具的房間，想到他的父親如何教他走棋，而且有時他和父親如何下棋下了一個黃昏。遼尼亞常常要蹙起眉頭，縐起鼻子，而且學父親的樣，摸着下巴。那時他父親就笑着說道：「將軍，將一個軍。」（此指下棋逼攻將軍——譯者）。沿着這些回憶又引起了別的回憶——火燒，在田裏看見的被殺死的女孩子，猶太人居住區的絞架，飛機的吼聲。這些回憶都錯綜而混雜。一會兒他覺得什麼學校，同學，電影院的日場等等似乎從未有過。又一會兒他覺得好像他父親隨時會走到他床前撫摸他的頭髮，於是平安而幸福的感覺就泛濫了他那疲勞幼小的身體。在遼尼亞眼中，他父親是一個偉人。遼尼亞以他那無邪的童年的本能感覺到父親的精神的力量。他曾經注意看到父親的軍事同志們對於父親是如何尊敬

，曾經看到當他父親的安詳而緩和的音調說話的時候所有在座的軍官們如何都轉臉注視，側耳靜聽。這一個孤苦無助的，在陷入敵軍包圍的火燒了的荒村中盲目地流浪的十一歲的孩子，思想上可不會有過一秒鐘的動搖——他的父親一定仍舊像平時一樣聰明一樣有力量。而當時他走過田野，當他在樹林裏或是什麼乾草堆裏睡覺，他確信父親是會來接他的，他確信父親是在到處找他。在華西里。卡爾波維奇和房東太太的低微談話聲中，於是遼尼亞睡着了。

「我們走過了四十個村莊，」那老頭兒說，「我們看見了那種決不願意再看見的辦法。也有些人在等待，他們想：田地什麼的，就要有個辦法了。有一個村子裏，德國人命令每天一定要出多少牛奶：兩天一次派兵來收。倒好像牛是德國人租給集體農民的。可是其實牛是集體農民的牛。在另一個村子裏，德國人命令每個人必須交出他的靴子。你們集體農民只該赤腳。德國人到處都委下了村長來，這些村長拷打人民，可是他們也做不得一分主，他們怕得睡不着覺。『至于土地，』德國人說，『不用提起了。』我所走過的那些村莊裏，從沒聽到過一聲鷄叫。所有的鷄都被他們扭斷了頭頸了。他們槍斃了一個老頭子，爲的他常常爬到屋頂望着東方，看我們的人來了沒有。這就被他國人殺了。好像看看東方也不可以。他們到處都掛上指路牌，寫着些什麼呢，可沒有一個人知道。到處全是箭頭，箭頭，（指路的），全指着什麼。女人們訴苦說：不分晝夜灶裏得有火，煎呀炒的，沒有斷頭。而且德國人噁噁咕咕也永沒個斷頭。女人們簡直的恨透了。他們的話，你一個字也不懂，可是他們傻子似的老糾纏不清：『娘兒們，娘兒們。』在老婆子面前他們是沒有羞恥的，脫得光光的走來走去。女人們說：屋裏有了他們的時候，連貓兒也獸不住。有一個老婆婆告訴我，如果一頭貓也要跑

出屋子去，那當真是有點可怕的；貓不願意和他們同住在一個屋子。本來貓是最戀家的，水和火都不能趕牠出去，可是現在他們自己跑到後院去了。有一個村子裏，德國人召集了村中所有的人們，用烏克蘭話對他們說：『壓迫你們的是誰呢，——俄羅斯人，猶太人，這是烏克蘭人的敵人，』他們說。站在那里的老年人們聽着不作一聲，可是當回去的時候，他們就說：『這一套話我們早就聽到過了，別人全欺侮我們，只有德國人是來把好處給我們的。』在又一村子裏，德國人抓了一批人去給他們的將軍修造洗臉間，把他們趕到四十俄里以外去搬運那合式的磚頭。有一個老頭子告訴我，『那怕他們打死我罷，我再也不做這樣的工作了。』人們都躲閃閃，交頭接耳，不敢正眼相看，真摯的友情都是完全沒有的了。德國人把人當牲口看待——一會兒要登記，過一會兒又要重新登記，以後就要分等級，就要統統趕着走……不久他們就要把人們烙上了火印，就要用一個小小牌子編好號碼掛在人們頸子上了。現在人們認明白這德國人的辦法比地獄的火坑還要壞……』

遼尼亞醒來，立即問道：

「老公公，我們該身了罷。」

沒有回答。遼尼亞急急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遍。屋裏沒有華西里。卡爾波維奇。他的被囊擱在板凳上。

「老公公到那里去了？」遼尼亞問。

房東老太太坐在窗前定睛看着她的睡着了的女兒們，眼淚淌過她的面頰。

「那些惡鬼抓了他去了，夜裏來抓去的，」她說。「今天他們抓了老頭兒去，明天他們

就要搶我的女兒了。我們是完了，完了。」

遼尼亞一躍而起。

「誰抓他去的，抓到那裏去了？」他哽咽着問。

「誰抓了他去，還不是明白得很，」老太太說，於是開始咒罵那些德國人。「這些傢伙都要瞎眼睛，都是永遠不溫和兒女再見一面，都要害虎列拉死盡，都要癱手癱腳，成爲活死人！」

接着她又說：

「我的孩子，不要哭，我們不會攔你走的。你跟我們一塊兒往下來，我們照顧你。」

「不，我不想跌下來，」遼尼亞說。

「可是你到那裏去呢？」

「我找爸爸去。」

「那麼你暫且等一等。茶炊馬上就要開了，你和我們一同吃了點東西，我們來商量你該上那裏去。」

遼尼亞突然担起心來，怕這位老太太不放他走。他悄悄地站起來，偷偷地覓到門口。

「你到那裏去呀？」那老太太問。

「去一會就來的，」遼尼亞回答。他走出了院子，站在大門口朝四面望了一下，立即拔步飛奔。

他跑下那村街，經過那些黑色的七噸載重車，車沿高及茅屋的草頂，他經過行軍灶，伙

，正在生火，他經過那些臉色灰白，沒有靴子，穿着血污斑斕的內衣，坐在集體農場馬房內的紅軍戰俘，他跑過了黃色的編形的指示牌，上面寫得有黑色的文字和數字。他腦子裏什麼都攪不清了，他覺得他倒像是逃避那位房東老太太以及那兩位幫他演算題的女兒。那老太太燒好一壺茶大概是要他一天到晚歎在那孤獨的關了門的茅舍裏喝茶的。

他一直跑到那風磨跟前然後停止。這裡，路分了岔：——黃色的箭頭指向那村莊，另一個箭頭指向一條寬闊的大路，路面上有無數的坦克和汽車的轍跡，清清楚楚看得見。遼尼亞取了一條穿過田野的小路，這條小路上沒有德國人的指路牌，這條小路通到遠遠的一座陰沉的樹林。這條路上好久不會有人走過。光景最後走過這條路的人還是在春天，有些手車輪子的痕跡，深深地留在那現在已經乾硬如同石頭一般的泥土。一小時以後，遼尼亞到了那樹林邊上。他又飢又渴，太陽又無情地晒的他發昏。

進了樹林，恐怖就抓住了他。一會兒他覺得德國人在樹背後窺伺他，從灌木叢中爬出來了。又一會兒他覺得動物園裏的狼和巨大黑色的野猪咧開着嘴唇露出獠牙尾隨在他身後了。他想叫喊，想呼求援助，但又怕暴露了自己，只好不聲不響走着。有時他的恐懼和失望到了這樣不能忍耐的程度以至他哭出聲來而且拔腳奔跑。他盲目地亂跑，慌不擇路，直到喘不過氣來而後停止。於是他坐下，休息一會兒，然後再走。也有片刻之時他滿心快樂而自信，——他覺得他父親在走來了，安詳地跨着大步，銳眼注視着林木深處，而且愈來愈近了。

在一個地方，他看見了一些漿果。他記得他讀過的一本書上講到熊是喜歡在林隙的空地上蹣跚而且採集紅莓的，於是他趕快回進林子去。

猛可地他看見樹木之間有一個人。他立即站住，緊緊貼在一株大樹的幹上，提神向前窺視。是一個帶槍的人站在那邊，而且也朝這孩子所躲藏的方向看着。顯然他已經聽到了腳步聲了。遼尼亞定睛細看，可是濃蔭妨礙他的視線不能把站在那邊的那個人看個明白。突然一聲快樂的驚心動魄的歡呼在樹林中間起來了，那紅軍士兵舉起他的來復槍，可是那孩子朝他直奔過來而且大聲喊道：

「同志……同志……同志……不要放槍，是我，是我呀！」

他直撲到那兵的身上，哭着，抓住他的制服，抓得那麼緊，連手指都發白了。

那兵撫摸他的頭髮，搖擺他的頭，說道：

「你在什麼地方把你的腳弄得這樣破呀？呵，在流血哪。……不要這樣揪住我呀，我不會把你趕到樹林裏去的。」他歎一口氣，然後又接着說：「也許我的孩子也是這樣的在什麼樹林裏亂闖罷。噫，那些德國人……那怕你能够殺我兩次，我還是不肯罷休，有那一天德國人還在這裡盤踞，我決不放下武器！」

一會兒以後，遼尼亞是躺在樹葉的床上了，已經儘量吃過喝過了。他的腳也已經包紮好。圍在他腰間的，是紅軍所用的皮帶，皮帶上還有一隻真正的手槍袋，他那玩具手槍就裝在裏頭。他周圍坐着軍官們，他正講着他一路上在村子裏所見的德國人。

包加列夫上來了，大家都站起。

「哦，怎麼樣？」包加列夫問。「我想你不久就可以看見爸爸。至於諸位呢，同志們，也該讓這位小旅行家休息休息了。」

「不，我一點也不想休息，」那孩子說。「我還要和上尉走棋呢。」

「怎麼，路米揚采夫同志，你找到了一個新搭擋了麼？」包加列夫微笑着說。

「對，我決決來玩一局，」路米揚采夫說。

他們佈好了棋子。路米揚采夫眼睛定定地看着棋盤，縐了眉頭。這樣有幾分鐘之久。

「怎麼你不走呢？」孩子問。

路米揚采夫驀地站了起來，猛然將雙手一揮，便快步走進林子裏去了。

「你不要介意，孩子，」站在旁邊的砲兵軍曹說，「他是想起了他的委員。從前他們老是一塊兒走棋的。」

這當兒，路米揚采夫一直朝前，無目的地走着，嘴裏却輕聲說：「我永遠不下棋了，塞遼夏，我永遠不下棋了。」

一個痛心的日子

邁爾采洛夫想起他的不成功的轉移陣地就痛心。

那一天，團的前頭部隊到得那平坦開闊的田野時，正當白晝。在他們前面大約五六公里之遠，鬱然聳起一座樹林。這樹林一直伸展到河邊。紅軍士兵們都喜形於色了，——因為，在河那邊，就有我們的軍隊。穿過數人後方的困苦艱險的道路從此可以告終。那些馬兒，老遠就能嗅到水的氣息，都好着響鼻，而且用不到鞭策就奔跑起來。

當隊伍已經擺開，而幾千隻靴子，行李車的吱吱叫的輪子，汽車的磨損了的輪胎，拖拉機的關環帶，等等，在大路上揚起了塵頭的時候，一架德軍的偵察機出現了。牠在那塵頭大起的道路的上空很快地兜了一個圈子就飛走了。邁爾采洛夫心裏明白，不久就路碰到敵人。他嚴令行李車和載重汽車應準確遵守彼此相距二十米的距離，如果有敵人的轟炸機來攻擊的話；他又命令把那些裝在載重車頂上的高射機關槍調到縱隊的前頭和末尾。他斷定敵人的攻擊是從空中來的。

邁爾采洛夫登一小山，瞭望那無邊的天空和展開在他面前的大地。風吹偃了小麥，麥稈動盪，簌簌地，霍霍地。豐滿的黃色的麥穗低曲下垂，露出了灰白色的麥稈。整片田野都變了色——從金黃變成了湖綠。好像是被一片死色罩住了，好像是生命的泉源枯竭了，好像是大地爲了紅軍的撤退而驚駭而變色了。而麥在低聲絮語，在哀求，在鞠躬叩頭，然後又抬起

身來，顯示牠那一切的豐饒和被太陽晒成的黃銅色的艷麗。邁爾采洛夫凝眸望着這土地，望着那田地裏三三兩兩地閃着白光的女人的白頭巾，望着那遠處的磨房，望着那遠得很的小村子裏的閃閃發亮的茅舍。

他望着天空——奶青色的夏季的天空，他從兒童時代就熟悉了的。小塊的蓬鬆的雲彩正在天空飄浮，這些雲是如此稀薄，以至天的藍色也透出來了。而這廣漠的大地——這無邊的悶熱的天，正在傾訴牠的無限的悲痛，正在呼籲那些沿着炎熱的大路在塵土中拖着沉重脚步的隊伍給以援助。而雲也老是從西向東移動，似乎有一個看不見的人正在驅趕大羣的白羊走過這被德國人佔奪了的天空。而那些小麥在低聲訴說，俯伏在紅軍士兵們腳旁。

「哎，這是够叫你哭出血來的，」邁爾采洛夫歎了口氣說，「是鹹味的血，不是眼淚。」

一個赤腳的老太婆，背着個半空的行囊，一個圓眼睛的小孩子挨在她身旁，兩個都默默地注視着隊伍在塵土中開過，含蓄在他們都憂愁而凝定的目光中的責備的意義是難以形容地可怕的。那老太婆的皇皇然無所告愬的眼睜頗有點稚氣，可是那小孩子的呢，却滯澀昏晦像是有了年紀。他們這樣默着，消失在無垠的田野裏。

這一天是一個痛心的日子。邁爾采洛夫永遠不能忘記。他預料敵人從空中來，可是他們偏偏從陸地上來了。在短促的交綏中，邁爾采洛夫損失了他的輜重，損失了彌香斯基的一個連，這一連人和他們的指揮員一同逃進了森林。

傍晚時分，團部隊到了那河邊。痛苦的行程是告終了。但是團長並不高興。苦痛的思想

在攻擊他。

參謀長走到團長跟前，呈上了第二連的政治指導員的報告。一個兵賴在森林中間的小木屋裏，對他的同伴們說，他打定主意要和那個本來住在那小木屋的年青寡婦躲過這艱難的時期了。邁爾采洛夫命令派一輛小型的貨車立刻去把那逃兵抓來。半夜時，那逃兵被押到團部，他穿着農民的服裝，腳上是一雙樹皮編的鞋子。他把他的軍服網上一塊石頭沉到溪水裏去了。邁爾采洛夫他在一旁靜聽其他的兵和這逃兵的談話。

「難道你把綴得有紅星帽徽的船形帽也沉掉了麼？」第一號機槍手問。

「哦，哦，」那逃兵懶懶地不介意地回答。

「那麼你的槍呢？」第二號機槍手問。

「還要槍幹麼？反正我是住在小木屋裏了。」

「他把他的靈魂也沉在那小溪裏了，」葛魯希柯夫說。這是個高身材，臉色陰悒的兵，他的哥哥是在和德軍坦克作戰時陣亡的。「他把他的靈魂網上一塊磚頭沉掉了。」

「爲什麼我要沉掉我的靈魂呢？」那逃兵用了不高興的聲調反問，搔了搔他的腿。去抓那逃兵的庶務長于是笑道：

「我們到的時候，他和那年青寡婦已經睡在床上——件件事都弄好了，桌子上半立特（容量名）裝的酒瓶已經空了，有兩只酒杯，而且他們還吃過烤豬肉。」

「應該把她，那騷貨，也抓來槍斃，」第一號機槍手說。

「踩死他們，」一個苦着臉的有一雙帶病似的火紅眼睛的瘦長的列兵說。

邁爾采洛夫走到那逃兵面前。他想起了當天內的一切事情，那小麥，那天空，那怨恨地望着撤退中的隊伍的那個老太婆和小孩子，於是生平第一次他吐出了沉重而可怕的字句：

「當着全體隊伍面前把他槍決。」

那一晚上，邁爾采洛夫不曾睡覺。「不，我才不退縮，」他想，「我身上內部有對付這次戰爭的力量。」

于是他集中全部精力來計劃如何執行軍團司令官責成他這一團必須完成的任務。

早晨，彌香斯基到了，去見包加列夫。

「早安，委員同志，」他眉開眼笑地說，在草上坐了。「我們倒底又會着了！」和彌香斯基同來的兵們都是無手也沒剃，制服也都破爛的。而彌香斯基的看相也不會比他的兵好了多少。他早已把表示官階的領章扯掉了，制服上的風紀扣和鈕子也都掉了。他既沒有圖囊，也沒有速記板。顯然他是爲的要使自己看起來不像一位指揮官這才把這些撈什子都弄掉了的。甚至於他把他的手槍也不裝在他袋裏掛在腰間，而藏到褲袋裏。

坐在包加列夫旁邊，他柔聲說：

「哦，我是一定的，我們，委員同志，你和我，被套進了一個典型的包圍圈裏了。我想唯一的正確辦法是大家分散開，一個一個的自行設法偷過敵人的防線。」

聽了這樣的話，包加列夫氣得臉都發白發冷了。

「爲什麼你的弟兄們弄成這付樣子？」他冷靜地問。

他站起身來，身子沉重地搖罷了一下。彌香斯基依然坐在草上，沒有覺察到包加列夫的發怒的變了樣子的面孔。

「喂，委員同志，」他說，「你有捲煙麼？哦，我想，我剛才提議的出路是正確的——一個一個各自逃生。不論如何，我們斷乎不能成羣結隊的衝破包圍圈了。」

「站起來！」包加列夫說。

「幹麼？」彌香斯基問。

「站起來！」包加列夫高聲地而且威嚴地再說一遍。

彌香斯基朝包加列夫臉上望了一眼，就跳了起來。

「立正！」包加列夫說，而且，怒視着彌香斯基，他大聲斥責道，「你像個什麼樣子？怎麼你就走到上級長官的面前來了？馬上去把你和你的部下都弄得像樣些，注意不許有一個人沒有剃鬍子，不許有一件軍服掛掛落落。佩上你的領章。限你二十分鐘把全連集合列隊，向我報告；我是在敵後作戰的紅軍正規部隊的指揮官，你受我的節制。」

「是，營委員同志」，彌香斯基說，然而仍以爲事情並不嚴重，便微笑着又說道，「只不過，從那兒去弄個領章來呀？我們在這里是被包圍着，是在林子裏，我可不能把榛子縫在領子上呀。」

包加列夫看着錶，慢條斯理說：

「二十分鐘之內，要是我的命令不會執行，就要把你槍斃，在全體隊伍面前，在這株樹下。」

彌香斯基這才認識了而且感覺到了對自己說話的這個人具有堅決不可動搖而且凜然不可犯的力量。

這當兒，砲兵和步兵們也在詢問新來的人們。

「咳，呀，鬍子伯伯，」打爛過德軍坦克的英雄莫洛索夫高聲問一個新來的人，「你有多大年紀了？」

「一九一二年出世的，」那人壓低了嗓子細聲回答，而且，又舉手指天，警告着對方道，「朋友，你還是把嗓子放小些爲妙。」

「爲什麼呢，老伯伯？」伊格那底也夫問，故意把嗓子提得高高的。

「聲音——輕些，」那滿臉鬍子沒有剃的列兵懇求起來了。「你不曾聽見麼？」

「聽見什麼？」偵察兵和砲兵們都好奇地問了。

「什麼呀，周圍全有德國人哪，聽得到他們的說話呢。」

大家都驚愕地轉臉四顧。伊格那底也夫却忽然失聲大笑起來；他笑的這樣響，以至有幾個彌香斯基連的人齊聲噓道：「靜些！靜些！」

「你們這是幹麼的活見鬼呀！」伊格那底也夫叫着，「你們發昏了麼？——那是黑老鴉在叫呀，是黑老鴉，我告訴你！」

於是善意的笑聲傳遍了整個樹林；砲兵在笑，步兵在笑，偵察兵在笑，傷兵忍痛，也在笑，甚至新來的人們也笑了，難爲情地搖着頭，吐着唾沫。

這時彌香斯基來了。

「喂，趕快起來！」彌香斯基大聲吆喝。「我給你們十五分鐘去刮鬍子，去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齊齊。排長同志，軍曹同志，戴上你們的領章，集合，排隊。」

一會兒以後，排好了隊了。路米揚采夫上尉緩步檢閱，仔細察看他們的制服，槍，對於每一極細小的不合之處，都加以嚴厲的指摘。

有人會覺得這好像是在軍事學校中舉行的嚴格的檢閱，而不是在敵人後方，在樹林中

的。

包加列夫走到隊伍前面來了。

「立——正！」彌香斯基喊着口令，於是，站在隊伍前面，高聲了報告。

包加列夫檢閱了隊伍，然後訓話。他說話時並沒提高嗓子，然而他的每一個字都鑽進了聽者的心。他講到這次戰爭的非常的艱苦，講到痛心的撤退；他告訴他們，當前情勢的複雜和危險，一點也不隱諱。他講到德國的坦克，講到被切斷了的退路，告訴他們他對於這一區域敵人的實力的估計。他講到人民的不顧一切的誓死抗戰。

排着隊的人們靜靜地聽着，他們挺起胸膛，他們的臉色是鎮靜的，他們注目看着委員，他們的眼睛是不待督教的人民的智慧的眼睛。

在這些艱苦的時日，人民所願知道的是真實的情形，儘管這是不愉快的難受的情形。而包加列夫把真實情形告訴了他們了。一陣冷風，——秋季的先驅，在樹梢的葉子中間呼嘯。

在潮悶暑熱之後，在近數月的陰慘嚇人的黑夜之後，在喘不過氣來的中午以及充滿了蚊子的嗡嗡的黃昏之後，這一陣從北方來的風帶來了冬季，雪，以及風吹雪捲的回憶，這一陣風之

受歡迎，是難以言語形容的。這一陣風說，艱苦的悶熱的夏季快到了盡頭，一個新時期就要來了。人們似乎全身心都感到了這一點，而這新感到的情緒又和委員的說話連繫起來，和那吹得橡樹簌簌地響如同在十一月似的這一陣冷風連繫在一起……

那一晚上，包加列夫不會睡覺。他走到一個長滿了松樹的砂質的高丘，就躺在那里，將大衣蓋在身上。天氣很冷。月亮在黑森森的樹榦隙縫中慢慢移過天空。月亮的此種飄然浮動的光景，在樹林中看出來，格外分明。這月亮是這樣的大，那怕是最粗的樹榦也不能遮蔽她，那黃色的光輪纔從樹幹的這一邊消失，可又在那一邊長出來而且展開了。包加列夫抽着烟，而煙捲的透明的烟氣在月光之下就像是一層玻璃。天是無邊無際而且空空蕩蕩的，——月色使羣星無光。一層青色的夜霧抹在一座森林的多葉的半腰，淡淡的猶如烟捲的烟氣。而在松樹之下則有永不間斷的蠕動的微音，好像千萬的螞蟻正做着夜工，——但是實在是從油亮的松針尖上滴下去的露珠的聲響。露漸漸凝集在這些尖長的綠色的松針上，然後沿着光滑的針尖輕輕滴下。渾圓的露珠在月光中閃閃發光。夜色太歐麗了，以至包加列夫不禁愀然感觸萬端。露珠下墜的柔和的喁喁之聲，月亮的飄然浮過天空，緩慢地不知不覺地移過地面的樹榦的影子，——這都表示着沉入深思中的宇宙之慧美。

而宇宙亦在戰爭的轟擊之下戰戰慄慄。戰爭鑽進了耕作的土壤之下，戰爭潛伏在水底，戰爭又籠罩于數萬尺的高空，戰爭掃過了樹林，田野，滿鋪着浮萍的寧靜的池沼，河流，城市，戰爭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而于是包加列夫想道：要是希特勒打勝了的話，宇宙間將沒有太陽，沒有星辰，也沒有像這樣的義麗的夜了。

他瞥見有人坐在月光照着的一塊林間隙地上，就招呼了一聲。這人便是伊格那底也夫。

「你在這裏做什麼？伊格那底也夫同志。」包加列夫問。

「我不能睡，委員同志，這樣一個晚上！」

包加列夫歡喜這一個強健而興致很好的人。他早已看到伊格那底也夫在士兵中間所發生的影響。他聽到過伊格那底也夫的俏皮話被人人傳誦，人人講着伊格那底也夫的愛作樂淘氣以及勇中有智。凡是伊格那底也夫所在之處，就有五個以至十個人圍成一堆。

「你想些什麼事，伊格那底也夫同志？」包加列夫問他。

「我在回想我的伙伴，塞度夫。戰爭開始那幾天的晚上也是好月亮。有一回，塞度夫跟我說：『伊格那底也夫，多麼義麗的夜，可是我還能活在這世上多久呢，我不知道。』現在『已經不在了。』」

「巴巴姜梁也不在了，」包加列夫說，嘆一口氣。

於是包加列夫的談風來了，而伊格那底也夫靜靜地聽着，聽得很有興味，伊格那底也夫向來不喜歡聽各種各樣的解釋事理的話語。「我有什麼要人教的，」他向來就這樣想，「什麼我都知道。」通常總不是他在靜聽別人的說話而是他強迫別人來聽他的。他知道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故事，驚奇之談，以及軼事，都是從久經沙場的老兵們、老頭兒和老婆子那裏聽來的。他毫不費力地都記住了，因為他的記憶力是卓越的，又因為他還有很活潑的想像力，他常常能自出心裁，加以潤色；他常常對他的伙伴們講述紅軍士兵們（那是希特勒妄想與之作戰的）如何英勇的故事，這些故事既極驚人又很有趣。但是這一夜他却靜靜地聽着，而滔滔

不絕說着的却是包加列夫。而且這一夜的談話每一個字他都牢牢記住。

「這是真的，委員同志，」他說，「在這一次的戰爭中好像我這人也換了一個了：現在我這才對我們的土地更真心更親切了，委員同志。我們一路走來，每一條河每一片樹林都叫你傷心，簡直是心都碎了。我們今我走過一片空地，有一株樹在那里悉悉索索響，在那裏發抖。這突然使我傷心起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把我撕碎着。難道這一株小樹當真會落到德國人的手裏麼？我這些想。」

月光漸隱，一片黑雲遮蔽了天空。立即有一陣毛毛雨，像是冰涼的塵沙似的，開始下來了。

包加列夫把他身上蓋的大衣拉到肩頭，咳了幾下，然後用他那慣常的和緩的聲調說道：「伊格那底也夫同志，有命令給偵察隊去搗毀敵人的運輸。正在編組一個新的偵察分隊來擔任這件工作，而彌香斯基連內最不堅定的人們是棄地挑出來加入這分隊的。必須把他們教育一下。必須提高他們的情緒。我派你去帶領這個新編組的偵察分隊。讓他們看看，德國人是怎樣可以打垮的。」

「是，委員同志，」伊格那底也夫回答。

「月夜就這樣完結了呀，」包加列夫這樣想。

而當離開包加列夫的時候，伊格那底也夫也是些樣想。

一會兒以後，包加列夫叫醒了彌香斯基：

「一點鐘之內，你得跟一個分隊去消滅德國人的運輸隊。」

「那麼我向誰去請指示呢？」麗香基問。

「分隊隊長克萊諾夫金中尉已經得了命令。你是作爲一個列兵，帶了步槍，去作戰的。從今天起，你不是連長了。」

「委員同志，」彌香斯基叫了起來，「請准許我解釋！」

「我得警告你，」包加列夫打斷了他的話。「德國人不足畏，倒是你自己的不堅決是可怕的。不需要你解釋，而且將來也不需要，記牢了這一點罷。」



營在早上出動作戰

隊伍駐在森林中好像是很清閒似的。然而包加列夫有生以來恐怕從沒像住在森林裏計劃着突圍的這些日子那樣疲倦而勞苦。晚上他簡直不大睡覺；他的思想他意志力都緊張到極度。而這緊張也傳給了每一個人——指揮員們和士兵們。包加列夫給士兵的是談話，指揮員們給他們以操練。營的各單位之間有電話聯絡，每天早上，無線電員收聽着蘇維埃情報部的公報。這些公報立刻用打字機打成幾份，傳令兵立即分送各部隊，騎着那從德國人那裏俘獲來的摩托腳踏車。從清早起，幾小隊的偵察兵就分頭出發，深入敵人的區域，搜集着軍隊和給養縱隊的移動的情報。

隊伍的裝備已經修整過了，異常嚴厲的紀律也建立起來了。忘記了敬禮就得處罰，接收報告得照正式手續。和鐵面無私的整飭紀律同時，官長和士兵間的同志之愛反而更加强了。沒有經驗的怯陣的兵們被訓練著去冒犯艱險了——他們被派遣去攻打德軍的傳令兵和聯絡員，捕捉德軍的通訊兵，消滅敵人的孤獨的載重汽車。第一次是派他們和有經驗的偵察兵同去，後來就叫他們去，讓他們自活動，運用自己的機智。

那天晚上，包加列夫和指揮員們談戰爭進行中的形勢，談他自己對於勝利的信心，這信心不是站在空洞的樂觀上而是從戰爭的最初數月的絕大艱苦的無情的經驗知識中產生出來的；他這樣說服了衆人。

後來，包加列夫轉眼朝周圍的指揮員們瞥了一下，就說道：

「同志們，派出去穿過敵人防線到軍司令部去的人今天應當回來了。我想明天我們要出擊了。」

只剩下他和路米揚采夫兩人了。他們並排着躺在草上，開始研究地圖。不分日夜都在出動的偵察隊早已把許多情報供給了他們，因而路米揚采夫已經很有把握地斷定了何處是德軍防線的弱點了。

「在這一點上，」路米揚采夫說，「我們穿過樹林向前進，我們的隊伍在這裏集中是還方便的；我們前進，穿過森林，一直到河邊。大體上我和信，如果我們只在夜間移動，那我們可以不發一彈就一直到了河岸；我們簡直可以不被發見就到了那裏。」

「哦，原來如此呀！」包加列夫說。「怎麼，路米揚采夫同志，怎麼你這樣一個聰明而有學識的蘇維埃砲兵司令會有這樣荒唐的想法呢？」

「什麼？」吃驚的路米揚采夫叫了起來。「怎麼是荒唐？我保證，我們可以在夜間通過不被發見。在這個地點敵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到底我也是親自到那裏去過，我是親眼看見了的。」

「對呀，就是這個話呀，就是爲此，所以是荒唐！」

「這怎麼說呢，委員同志？」

「真是鬼迷了，一枝正規軍在敵人後方作戰而你却提議在晚上偷偷地溜走一槍也不發。」

放過這樣有利的形勢（從敵人後方打擊敵人）麼？我說是不放過！我們不用去找敵人兵力薄

弱的地方。我們要找出來，是敵人的裝備給養集中得最多的地方，從牠後面給牠一個打擊，將他打垮，使他蒙受重大的損失，然後我們勝利地突圍而去。怎麼可以不這樣幹哪？」

路米揚采夫定睛凝神看住了包加列夫有好一會工夫。

「請你饒恕我」，他終於說，「哎，你呀，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當真，你是了不起的人！你所說的，都很正確，我們不能光打算偷偷地溜走，我們得打擊敵人。」

「不算什麼了不起，」包加列夫有所思似的說，「在戰時，保持自身安全的本能常常會叫人們上當。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是在這里作決死的鬥爭，我們挖戰溝為的是要在那里射擊敵人而不是要在那里躲藏，我們在必要的時候爬進掩蔽部去為的是要留下性命來對付那點把半點鐘以後就要發生的激烈的戰鬥。然而，人們也有這麼一分鐘會想着壕溝光是一個作爲躲藏的地方……剛才我那番理論簡單地說來就是，」他又補充着說，「正因為我們是在敵人戰線的後方所以不能老躲在林子裏坐以待斃而要出其不意直撲敵人。可不是麼？」

「是，你說的很對。」

這當兒，克萊諾夫金中尉走到了包加列夫跟前。

「報告委員同志。」他說，同時不知不覺完全是老習慣他望了一眼他的錶，「來了一位客。」

「這是誰呢？」包加列夫問，眼光却瞥在克萊諾夫金旁邊的那人的臉上。於是突然他快樂地叫了起來道：「呵，是科士洛夫同志罷，我們的鼎鼎大名的偵察連連長！」

「報告：上尉科士洛夫奉步兵第一百十一團團長邁爾采洛夫少校的命令來到委員麾下。」

「科士洛夫」高聲地報告，神氣是拘謹得過份；他那聰明的棕色眼睛笑瞇瞇地正像他們初次會

見那時一樣。

「我這一次來，用脚走的路還也及肚皮貼地爬的路多。」他低聲對路米揚采夫說。

科士洛夫在包加列夫身旁坐下。他將邁爾采洛夫所擬定的聯合出聲的詳細具體計劃告訴了包加列夫。他一項一項的說明了那整個的複雜而繁重的作戰計劃。集中和出擊的時間，聯合作戰的如何彼此呼應的信號，都計劃得十分具體。他無聲有色地說明，我們的坦克將在何處進攻，和砲和迫擊砲將在何處射擊；他又告訴他們，德軍預備隊開上火線所必經的道路將如何把牠切斷，我們的師部的砲隊將如何轟擊德軍可能退却的道路。他北一只金錶交給包加列夫說：

「邁爾采洛夫同志要我把這他的錶交給你，他另外還有一只鏤亮的，兩只都已經校準，一秒也不差。」

包加列夫接過錶來放在手心裏轉着。和他自己的手錶一比，他自己的慢了四分鐘。

「好。着來我那一回對邁爾采洛夫說的那些苦口之言不是沒有效果的。」他微微一笑又自言自語道，「然而也許都是不必要的。誰知道呢？」

「你就指揮我們的來復槍營罷，」他轉臉對科士洛夫說，「你呢，路米揚采夫同志，天一黑，我們就要出動，重砲要穿過林子可沒有方便的路。」

「已經準備好了，已經試過，而且在有些地方鋪上了襯木了，」路米揚采夫回答，他總是把一切事情都預先準備好了。

「很好，只有一件事不好——沒有烟抽了。你帶着烟捲兒麼，科士洛夫同志？」

「可是我不是抽烟的，委員同志，」科士洛夫回答，聲音裏頗有負疚之意。「大概你會把我吊起來罷，要是你知道了邁爾采洛夫如何勸我帶兩盒捲烟走，而我拒絕了，我說，「他們有葉子烟呢，他們有的不少。」

「呵，你這人，」路米揚采夫恨恨地說。「我們是在把葛洛弗草當烟抽呀。」

「哎，當真是多多承你的情，」包加列夫說，「可是，邁爾采洛夫給你的是什麼牌子的烟捲兒呢？」

「盒子是青色的，上面有一座白色的山和一個騎馬的人，大概是什麼「卡茲別克」（香烟牌名）之類罷。」

「當然是「茲卡別克」，你喜歡這牌子麼，路米揚采夫同志？」

「喜歡也不中用呀，反正我們沒有口福，」路米揚采夫笑了笑說，「你大概是我們部隊裏唯一的不吸烟的偵察連長罷，可是同們真倒楣偏偏碰到了你這位仁兄。」

「哦。同志們，還是動起手來罷，要做的事還有一大堆呢，」包加列夫說。

科士洛夫走了幾步以後就輕聲問道：

「彌香斯基這是怎麼一回事？」

路米揚采夫都告訴了他。

「這是想不到的，」科士洛夫沉吟地說。「我認識彌香斯基有多年了，戰前就認識他的。他還是一個工人呢。因為他那形式的樂觀主義，總沒有人喜歡他。他就會喊「烏拉」。他老是大叫大吹如何一下就把敵人如數掃光。可是這一回經過了考驗——原來他是這樣的一個

膿包。」

「那就很明白了，」路米揚采夫應著，「他那份樂觀是做作出來的。就如我們的委員所說，他一轉就轉到了反面去了。」

「那麼你覺得委員爲人如何？」科士洛夫問。

「呵，委員麼，他是很剛強的人，」路米揚采夫說，接着又歎了口氣，「可是我的那位塞遼夏，聶夫士洛夫，沒有了，他陣亡了。」

不久以後，出擊的命令就向士兵們宣佈了。士兵們開始集合。這是屢試不爽的，當一件嚴重的事情正待着手去做的時候，人們的臉色總帶着心事很重的板板的樣子。而在這落日斜照半明不暗的林子裏，樹影下的士兵們的面孔就特別見得陰沉顰顰而心事十足。

對於他們，這座樹林就像是住慣了的市房，——他們曾經在那些大樹底下長久地談天，曾經在那些長滿了青苔的小坑裏舒舒服服睡過覺，他們熟習那些枯枝坼裂時清脆的響聲，綠葉的蘇蘇絮絮，站在榛樹的密茂枝葉之下的哨兵的吆喝，紅莓叢生的小小的地盤以及草孤滋長的區域，啄木鳥的丁丁伐木之聲和杜鵑的悲鳴；但一到天亮他們就不會再住在這樹林，他們中間將有許多人將在廣闊的田野上迎見初升的旭日和死神。

「喂，我把我的烟荷包寄存在你那里過明天，如果我陣亡了，你就留着用罷，這樣好的東西丟了太可惜，」一個兵對另一個兵說。「這是橡膠的，你瞧，裝得下一包半的烟絲，這是防水的，受不了潮的。」

「我也會被打死的，」那一個悶着氣回答。

「可是你是担架隊的，我却得先上去。我死的機會比你多些。」

「那麼，拿來。」

「可是預先說明，如果我不死，你仍舊要還我的呀。弟兄們作證，我是拜托你了。」

站在旁邊的人們都微笑着。

「噯，要是有口烟抽，給什麼都可以哪，」有幾個聲音同時說。

包加列夫在人堆裏走來走去，靜聽他們的談話，這里聽過了，到那邊再聽。

於是，決心戰到最後一息的人民的力量，——那種沉着而朴質的自尊自覺的力量，在包加列夫全身沛然洋溢起來了。

落日的光芒從樹隙穿了進來，一下子把士兵們的晒黑的面孔照亮了，把步兵的烏黑的槍筒照亮了，把庶務長在那里分發的子彈的銅壳照亮了，把傷兵身上的白色綑帶也照亮了。於是突然的，好像就是這落日的斜暉帶了來似的，聽到了嘹亮的歌聲。原來這是伊格那底也夫先開了頭，接着就有人應和，終於大家都唱了起來。唱歌的人被樹遮住，看不見，就像是樹林在那里唱，唱的多麼悲涼而莊嚴！

羅其姆采夫走到了包加列夫面前。

「委員同志，我是弟兄們公推出來見委員的，」羅其姆采夫說，手裏捧一個紅布而繡着小小綠十字的烟荷包。

「這是怎麼一回事？」包加列夫問。

「弟兄們自動決定」，羅其姆采夫說，「既然沒有得烟抽的難熬的滋味是大家都嚐到的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一點點兒湊集起來送給我們的委員。」

「怎麼，」包加列夫說，聲音有點發抖，「你們最後的一點兒烟。我不能接受。我知道熬烟癮是什麼個味兒，因為我自己也是個抽烟的。」

羅其姆采夫柔聲說：

「委員同志，這是弟兄們的一片真心誠意。您要是不肯收下，他們心裏是怪難過的。」

包加列夫定睛看着羅其姆采夫的嚴肅而莊重的面孔。默然接過了那艷麗的小小的烟荷包。

「我們大家把身邊剩的湊集起來也不過這一點點，」羅其姆采夫又說，「德國人這回當真打中了我們的要害，他們一個燃燒彈不偏不斜就掉在那裝的有烟絲的汽車上，他們懂得這是我們最吃緊的所在。可是弟兄們說：『我們的委員好幾年沒有睡了，老是在研究的地圖。最好是讓他有一口烟抽抽。』」

包加列夫想謝謝羅其姆采夫，可是他感動極了，話塞在他喉頭講不出來。自從打仗以來第一次，他忍不住掉眼淚了……

緩緩的悲涼的歌聲越來越響了，好像是那夕陽的一片紅光將他越提越旺盛了似的。

自知之明

雖天亮還有很多時候，邁爾采洛夫就起身。桌上的鉛質的飯盒在昏暗中閃着白光。飯盒旁邊是一張鋪開着的地圖，斜對的上下兩角都壓着一枚手榴彈，免得紙邊自己掩起來。邁爾采洛夫點起一枝蠟燭，朝這地圖看了一眼，不禁笑了笑。前天參謀長從軍團司令部測量處領了這新圖來的時候，曾經莊嚴地說了這樣的幾句話：

「邁爾采洛夫同志，在舊地圖上，我們老是記錄着退却。今兒我領了一張新圖來了。明天我們用突破敵人的防線來給這新圖行洗禮罷。」

於是他們就把那油污的舊圖燒了，——摺疊處業已磨破，而那褪色的揉軟了的紙面反映着紅軍之浴血的且戰且退的舊圖。這一張燒掉的舊圖，什麼都經驗過。六月二十二黎明。當法西斯的轟炸機羣飛越邊界而出現在睡着的砲兵步兵部隊上空特時候，邁爾采洛夫就看着這地圖。從此以後，地圖經過雨打風吹，雷霆風暴，經過七月天的驕陽的晒炙，受過烏克蘭大平原上的狂風，而白俄羅斯原始森林中的參天古樹也曾越過團長們的腦袋而俯視着牠。

「哦。」邁爾采洛夫說，不以爲然地朝那閃閃發亮的飯盒子看了一眼。「我們得把牠加上一層綠漆，不然，白天在太陽裏有返光，晚間又這樣閃閃發亮，那會把我們的人暴露了目標的呀，」他想。

他從鋪板下拖出他的手提皮箱，開了箱蓋。箱裏沖出了奶油，燻腸，香水和香皂的混合

的氣味。每次他開這手提皮箱，他就想到他的老婆，當德國人進犯那一天是他的老婆替他把這些東西裝進了這小箱。「哦」，邁爾采洛夫又叫了這一聲，找出了一套新的襯衫褲，一雙新的襪子。他刮好鬍子就走出那地下室。他站了一會兒，朝四面看看。

到天亮大概還有一小時，東方仍是墨黑寂靜，正和西方一樣。大地覆蓋在廣漠無邊的昏暗之中。冷咧乾膚的早霧罩在河邊的柳樹和蘆葦下。說不出那昏暗的天空到底是有雲的呢還是晴空，天是這樣的靜穆寂寥。

邁爾采洛夫脫了衣服，鼻息咻咻地快步衝過了那冷而濕的沙灘，直到了河邊。「多麼痛快，」當他躍入水中的當兒他這樣想。他化了好些時光洗他的頭，他的頸頸，和耳朵，用海綿擦胸，他身邊四周的河水都浮滿了肥皂的泡沫。洗好後，他穿上乾淨的襯衫褲，然後回地下室。他坐在鋪板上，從一個包袱裏取出一條漿洗過的白硬襯領，裝在他的軍服領子的裏邊。他把香水瓶裏剩下的幾滴香水都倒在手掌心，然後往兩頰上擦抹。他把小小的粉盒角裏的剩粉搖拍出來，撲在剃得光光的臉上。以後，他用一塊半乾的毛巾把他的兩頰擦了又擦，這才慢條斯理穿衣服，海藍色的馬褲，和制服，掛上一條簇新的斜皮帶。他化了不少工夫擦他的皮靴，先去掉靴子上的泥土，然後擦上鞋油，又先用粗布用力磨擦，然後又用一塊絨布輕輕拂拭直到光彩煥發。擦過靴後，他再洗一次手。梳好頭髮，把制服拉拉整齊，把手槍驗過插在槍袋裏，又從他的手提箱裏取出另一枝手槍來往褲袋裏一放，却把他的老婆和女兒的照片移到制服的袋裏。

「哦，就這樣罷，」他說着，看一眼他的錶，就去叫醒了參謀長。

這時東方剛剛泛出一點白。冷風在蘆葦叢中呼嘯，像一幅顫抖的網覆在河面上，冷風又奮着闊步撒過那空曠的原野，輕捷地跳過那些戰壕和反坦克的陷阱，把掩蔽部的土堆上的細土吹捲到半空，把那砍掉了樹木而空出來的地面上的灌木之屬折向那些障礙物上的倒鉤鐵絲。太陽升到天空，俯臨這廣漠的原野，像一個老資格的判官，既不知有激昂，也無所謂興奮，只是按部就班地升坐牠這坐慣了的崇高的位子。夜的黑雲開始燃燒了，像一大堆的煤塊吐着蒼白的幽幽的火燄。這天早晨一切似乎都是不吉利的，宣示着將有一場惡戰。其實這還是一個普通的秋天的早晨。一年以前，就在這樣的一個早晨，在這一塊土地上，趕場去的漁夫們正在這裡走過，那時的田野，天，太陽，風，都欣欣然充滿了鄉村之和平，靜穆，與美麗。但現在，什麼都變了，——月光下的草垛，蘋果樹園子刷得雪白的村舍的牆壁，草間的小徑，吹着電線嗚嗚叫着的風，鵲鳥去後留下的空巢，瓜田，淺褐色的蕎麥，一切的烏克蘭土地上的神奇艷麗都洒遍了鮮血，浸透了酸淚了。

早上五點鐘開始進攻，黑色的戰鬥轟炸機從步兵頭上飛過。這些飛機全是新的，剛剛來到了前方。他們飛得很低，士兵們可以看見機翼下的準備往來投的重磅炸彈。黑煙從德軍的陣地上冒起來了，低沉的隆隆之聲滾過了整個的天邊。跟這第一排的轟炸同時，團部和師部的砲隊也開火了。不久以前還是只有早晨的風在輕輕拂揚的寧靜的天空這時就充滿了砲彈的呼嘯與爆炸，再沒有風的地位了。

邁爾采洛夫很想親自帶了第一營進攻，可是他忍耐住了。在這躊躇的幾分鐘內，他真真認清了他的留在司令部的必要。一碼的，他說的徹底是不錯的，他氣忿地想，回憶着那天

晚上他和包加列夫的那番不愉快的談話。這一場嚴重的談話每天他都要回憶一遍。而現在，他認識明白，掌握在他手裏的線索可實在不少呀。雖然前一晚上各營連的指揮員已經受到了詳細而明確的指令，雖然他們都已完全明瞭各自的任務，雖然發給轟炸機戰鬥機以及戰鬥轟炸機的指令都是十二分的精密的具體，雖然重坦克營的營長雪萊根少校甚至還和邁爾采洛夫一同坐在地圖面前乃至一小時以上，然而，當攻擊一開始的時候，敵人的活動也就猛烈開始了，而這就需要立刻能對那異常複雜的而又行動極其迅速的全部作戰系統加以靈敏的操縱，

蘇維埃飛機已經兩次飛臨德軍的前黑陣地，黑色的烟柱騰起在德軍的戰壕和掩蔽部的上頭。但當步兵緊跟在重坦克後面攻擊出進的時候，德國人却用所有的大砲，迫擊砲，反坦克砲，一齊射擊，砲火異常猛烈。各營營長的電話紛紛報告邁爾采洛夫，一會兒說步兵已被阻，被迫伏在地面不能抬頭，一會兒又說敵人的砲火如此密集的密集，簡直無法前進。邁爾采洛夫霍地站起來，拔出他的手槍，——不問如何的代價必須使步兵站起來前進，這是絕對的必須要！看來這也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像他這樣無畏的人，高喊一聲「上前呀，弟兄們，跟我來呀！」於是奮不顧身，就衝進了槍林彈雨之中。剎那間他暴躁得幾乎發狂，——難道他這樣地細心而慘淡經營出來的本日的作戰計劃就此垮台了麼。難道他這第一回的依着這樣學術性的精密澈底而作成的具體計劃就此竟一無成就麼？

「不，參謀長同志，」他憤憤地說，「打仗總是而且永遠是不怕敵人也不怕死的藝術！我一定要使得步兵起來繼續前進！」

可是他不能離開司令部。電話二個接一個的不斷地來。

「空中攻擊對於守在戰壕內的敵人影響很小。敵人還保持着牠的火力，」庫赤的考夫報告。」「敵人的大砲和追擊一直不停地在轟擊。」

「坦克遇到猛烈的砲火，步兵被阻，坦克單獨衝上去了，兩架坦克的環帶已經打壞，」雪萊根報告。」「我以為再進也不是妥當的辦法。」

電話鈴又響——這是空軍部隊的連絡官來問轟炸的效果，而且提出疑問，是否應當換一方式去襲擊，因為據出擊的飛行員們回來報告，我們的步兵不誰前進而敵人的砲火仍然很活躍。正在這當兒，一位中校，砲隊的聯絡官，又到了司令部來了，帶着一大堆的必須立刻解決的問題。

邁爾采洛夫點起了一枝香烟，皺起眉頭坐在桌子旁邊。

「要不要派空軍再去襲擊敵人的步兵？」參謀長問。

「不！」邁爾采洛夫回答。

「我們應當再令步兵前進。挺進最深的部隊離敵人不過三百米。再躍進這麼一百米是可能的。」參謀長又說。

「不！」邁爾采洛夫回答。

邁爾采洛夫是這樣聚精會神地在思索，甚至不曾注意到師委員乞列特尼成科的進來。參謀長亦然。師委員從這個站在地下室入口處立正着的哨兵面前走過，就在靠近舖位的角落，通常是傳令兵們的休息地方，坐了下來，嘴裏刁着他那烟斗，安詳而注意地靜聽着電話的來往，眼不轉睛地看住了邁爾采洛夫和參謀長的臉。

乞列特尼成科到邁爾采洛夫這里來的時候；先經過了薩馬林的指揮部。本來他打算在攻擊開始時趕到那邊的，可是知道薩馬林向來是那里最吃緊的本也就到了那里，所以乞列特尼成科就中途改道直接到邁爾采洛夫這里來等候他。

邁爾采洛夫注視着地圖；神經緊張到發痛的地步，力求把握住戰事進行的全般面目，——這是宛然像一個永遠在起變化的交流電域似的，一會兒突起了可怕的緊張，一會兒可又衰弱下去，終至於沒有了，他看到了敵人防禦系統的樞紐，而他的攻勢儘管是那麼猛烈，那麼周流不斷，可是終於被這些敵人的防禦系統的樞紐所破壞了，他看到了那構成總體的各种組成份子如何地交相依存，而這交相依存的關係又如何地配合協力，絕不彼此妨礙而是相因相成，就像是同樣波長的超電荷的擺振儀一樣。於是他的腦子裏重新把構成這複雜戰鬥的許多因素，力學的地加以改組。他估計到空軍在猛烈攻勢中的攻擊力量，估計到重坦克、野砲和重砲，二重火網等等在猛烈攻勢中所能發揮的力量，而且他還能感到那埋伏在敵人後方的包加列夫的潛在力量。這一切都很生動地出現在輝煌而快樂的光中，而這又洋溢了他的全身心。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似的無可爭論的決定，兜上了他的心了。正如數學家或物理學家在研究某些外表好像是簡單而平常的現象時，着手以後也會被那些原素價值的複雜性與矛盾性所迷惑而感到手足無措；他孜孜不倦地想把這些各自分離互相衝突的原素都聯結起來，使其發生關係，可是牠們却頑強地飛快地有彈性地從手裏滑走了。然而，作為他這苦心分析鑽研以求解決的勤勞的報酬，一個簡單明快的視念忽會來了，於是一切的複雜性被撥開了，呈現出來一個唯一正確而又驚人地簡單的無可爭辯的解決。這個，我們稱之為創造的才能。而當

邁爾采洛夫心焦慮地以求解決那些擺在他面前的困難問題時，他也經驗到了和這差不多的境界。此時此際的興奮和愉快，也許是他有生以來從沒感到過的。他把他的計劃說給參謀長聽。

「可是，我說，這恐怕是違反了……」參謀長把他認為邁爾采洛夫的計劃中行不通的所在一點一點的都提了出來。

「那要什麼緊呢？」這是邁爾采洛夫的按語。

他沉吟了好一會。是的，負起責任來採取一個決議有時是會比衝鋒陷陣需要更大的勇氣和魄力的。

但是邁爾采洛夫在自己身上找得了這魄力，——當機立斷的魄力。從前有過多次當一場惡戰之後人家問到他身當其境時的措置，他總是這樣回答道：我看見情形不好了，我就親自上前去。那有什麼別的办法呢？——但是現在，邁爾采洛夫知道這種不惜一死的犧牲精神並不能算是他已經盡了指揮作戰的責任。

這時的形勢是這樣的：我們的空軍的轟炸並沒能夠掃蕩敵人的深藏在戰壕裏的步兵，而敵人的大砲和迫擊砲則阻礙了我軍的坦克行動，並將緊跟坦克前進的我軍步兵和坦克切斷了；其業已推進的步兵到達了敵人的自動步槍和機關槍的火力圈內，又被敵人的大砲和迫擊砲火打死了不少而且攻擊精神也受了打擊了。我們的砲隊，雖然數量上超過敵人所有的差不多一倍，然而因為射擊的目標是敵人外圍防線的廣闊的全面，所以火力也就分散了。邁爾采洛夫看得明白，我們的空軍、坦克、砲兵和步兵的火力差不多是平均分配到敵人防線的一切單

位上去的，因而對付敵人的大砲和迫擊砲的力量實在只佔全部有效火力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已。然而必須先加以消滅的，却正是敵人的這些大砲和迫擊砲。攻勢第一階段的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這裏。

於是並沒提高嗓子，邁爾采洛夫下了命令給團和師的砲隊，給重坦克營，給掩護進攻的飛機隊，——轟炸機和戰鬥機。他命令步兵從敵人陣地前撤回，撤到敵人的最大多數的大砲和迫擊砲所集中的那區域的正面，並即佔領陣地準備進攻。邁爾采洛夫知道敵人自恃砲隊的得力，在這些區域內配置的步兵是很少的。他知道他所能調度的這點火力要消滅敵人的砲隊是並不難的。他挑定了敵人陣地最堅強的一處進行攻擊，為的他看準了料定了這最堅強的一處可能變為最弱的一環，因而造成了突破。

參謀長聽得邁爾采洛夫所發的命令忍不住心里啊呀了一聲。真是奇想天開。集中步兵去進攻大砲和迫擊砲！真是奇想天開，把流了許多血那麼艱苦地爭得的挺進的地位輕輕兒就放棄了！

「當真步兵非撤回不可麼？邁爾采洛夫同志！」參謀長驚訝地說。

「我以我的名字負責，」團長說，「而且我也活了三十五歲了。」

「可是，邁爾采洛夫同志，我們已經挺進了八百米，你不打算鞏固這八百米麼？」

「命令已經下去，我不想再變動了。」

「可是您也知道的，」參謀長放低了聲音說，「薩馬林對於撤退是看得多麼嚴重的。可是現在，攻勢剛剛開了個頭，而且又當我們最近的轉移陣地搞得不大好以後，你怎麼冒險來

這一手呢？」

「我知道，」邁爾采洛夫說，指着桌子他又接着說，「結果如何，這地圖上會見分曉的。不用再說了，塞萌。蓋爾莫格諾維奇。我做的事我自己有個數。我不是小孩子做事不知輕重的。」

聽得有人在地下室的入口處高聲說話。邁爾采洛夫和參謀長驀地一跳起來立了正，這時薩馬林將軍已經朝他們走來。

薩馬林向滿臉快快的參謀長瞥了一眼，點一下頭作爲招呼以後，就問道：

「哦，進行得怎麼樣了——已經突破了沒有？」

「沒有，少將同志，」邁爾采洛夫回答，「現在還沒有突破，可是我們就要做到了。」

「你的隊伍在那里？」薩馬林冷冷地問。他來的時候，路上碰見了撤回來的坦克和步兵，他問是奉了誰的命令撤退的，回答是清清楚楚：「奉了團長，蘇聯英雄，邁爾采洛夫少校的命令。」這一個回答使得薩馬林怒不可遏。

「你的隊伍在那里？爲什麼撤退？」薩馬林問，口氣是冷冷的，正惟其冷冷的這才可怕。

「他們是依照我的指示，有秩序地撤下來的，少將同志，」邁爾采洛夫回答，猛可地却看見薩馬林胸膛一挺，來一個立正，眼睛望住了從地下室的暗角裏走出來的一個人。邁爾采洛夫向那人一看，也馬上立正。在他們面前的原來是前線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早安，薩馬林同志。都好麼，各位同志，」乞列特尼成科說，「我沒有先招呼你們就

進來了，這要謝謝門口的哨兵給我通融。我坐在那邊好一會兒了，我看你們怎樣調度。」

「反正我的調度是不錯的，」邁爾采洛夫倔強地自思，「回頭看事實就得了。」

乞列特尼成科先向縐着眉頭的薩馬林看了一眼，又望一下那位滿臉驚愕的參謀長，然後說道：

「邁爾采洛夫同志。」

「有。師委員同志……」

師委員正眼直視邁爾采洛夫有好一會兒。在這安見鎮靜而又帶點悠然深思的眼光中，邁爾采洛夫看出了這位師委員業已什麼都知道，不禁心頭一鬆，滿身輕快。他憑直覺知道乞列特尼成科業已認得明明白白此時此際正是他——邁爾采洛夫團長一生之中一個重要而莊嚴的關頭到了。

「邁爾采洛夫同志。」乞列特尼成科慢慢地說。「我很高興，邁爾采洛夫同志。你在指揮作戰上頭幹得很好，我確信你今天一定打勝仗。」他朝薩馬林很快地瞥了一眼又接着說，「我用職務上的名義，邁爾采洛夫少校，謝謝你。」

「這是我對蘇維埃聯邦應盡的職務，」團長回答。

「哦，怎麼，薩馬林，我們該走了罷？」乞列特尼成科說，伸臂挽住了薩馬林的肩頭。

「有點事情我們要談一談。而且，我們也得讓人家做事。今兒我們當首長的都一擁而來，害的他們老是站得齊齊的立着正。他們有許多事情要做呢，我們交給他們去做罷。」

離開那地下室的時候，乞列特尼成科走過邁爾采洛夫面前，輕聲問道：

「哦，少校，你這委員你覺得怎樣？」於是微微一笑，悄悄地又說道，「跟他有過爭執罷？我這話對不對？有過那樣的事罷？」

「這描淡寫的幾句話在邁爾采洛夫聽來就好像那天晚上和包加列夫喝茶談話的當兒，乞列特尼成科也不場；好像是在提醒他，那晚和今天是隱隱互相關聯的，——這是邁爾采洛夫自己現在也已明白的了。」



在勃魯赫牟勒的司令部

指揮着準備強渡的德軍部隊的勃魯赫牟勒上校正在款待一位客人，——參謀本部的代表格倫上校，昨天剛來到。當蘇聯軍隊在清晨突然進攻的時候，這兩位上校正在司令部內一同吃早飯，司令部是設在一個學校的校舍里的。

勃魯赫牟勒和格倫是老相識。昨天晚上他們已經把關於前線和後方的事情談得很多了，保持着倫的職位比起這位前線的上校來，高一些，也出風頭些，熱而他對於這位東道主還是了。度相當的禮貌。在德軍中間，勃魯赫牟勒出名是善於運用砲隊的能手。白魯希奇區將軍有一格曾經說到過他道：「此人總算不辱沒了他的姓氏。」顯然的，白魯希奇區將軍此言是暗指次位鼎鼎大名的也姓勃魯赫牟勒的上校，在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中曾經以重砲密集進攻的戰術威震一時。而格倫上校呢，竟忽略了那個絕對不和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們訴說真心話的等級制度，當他對這位短胖而禿頂的上校談起參謀本部高級軍官們情緒以及蘇國內部的狀況時，說話相當坦白。他這些消息使得勃魯赫牟勒激昂而又沮喪。

「噫，」他完全是粗朴的軍人本色地說，頗使格倫感到狼狽。「我們在這裡打仗，他們那一夥却老在那里糾纏不清。到頭來，一切這些陰謀份子——工業家，國社黨，將軍們中間的反政府派，以及反反政府派，非把大事弄糟不罷。簡單明瞭一句話：德國就是軍隊，在前線的軍隊就是德國。如何辦，辦什麼，都應該由我們來決定，也只有我們來決定。」

「不然，」格倫說，「明天我可以再告訴你一些比在前線打勝仗不見得次要些的事情。這些事情一天比一天複雜，而且一天比一天使得高級軍官們難以忍受。有些時候那情形簡直是尷尬的。」

但是這天早晨他這談話不能繼續下去，因為蘇軍突然反攻了，當然兩位上校的注意都集中在這目前的迫切的事情上去了。

通訊聯系工作非常好，安坐在司令部內的勃魯赫牟勒對於戰爭全貌瞭如指掌——每隔五六分鐘就有電訊或電話將戰爭進行的情況報告他。

「俄羅斯人是把壓力平均分配於全線而正向進攻來了。這個，他們稱之為『迎頭痛擊』，」格倫望了下地圖說。「顯然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種行動之並無效果。他們的命令中時常指摘這缺點。但是，命令是命令，打起還是這一套。」

「哦，他們就是這樣的，」勃魯赫牟勒說，「俄國人的性格就是這麼古怪。可是你知不知道，每逢交戰，我從沒一次能夠斷定對方的指揮者是怎樣一種性格，老是模模糊糊，捉摸不定。我從沒弄明白他喜歡的是什麼，他愛用的武器是那一種。這是我不大喜歡的，我不喜歡摸索。」

「你以為他們不摸索還有別的辦法麼？」格倫說。「他們要對付的正是我們德意志現代戰術的全部的精妙複雜呀。這是空氣，坦克，降落傘兵，迂迴，鉗形攻勢，力學的立體戰爭！」

林然而，他們在我們這戰線上拿出了大量的重坦克和新式飛機來了。他們的黑色的裝甲

尤其行，我們的兵稱之爲『黑死神』。」

「可是，他們雖然有了這些也並沒做成什麼事。看這一個報香！」格倫指着那書記剛剛用打字機打出來的那個報告。

勃魯赫牟勒微微一笑。「你不能不承認，」他說，「不里一切都部署得那麼好，即使是
你或我上來對抗像這樣十全的我們的防禦系統，也只有舉手投降罷了。」

於是俯身向前，把他的闊胸膛壓在桌上，他開始娓娓動聽地講述他的砲位的佈置的系
統。

「這叫我想起了我的兒子喜歡玩弄的一件玩具，」他說，「這玩具由三個環構成，環環
相聯，無有始終。要解散這連環，可煞費心思。這玩意兒還是鋼做的，敲也敲不斷，解環是
祕密却是！要從那看來像是最堅固的而且天衣無縫的地方下手才行。」

電話和無線電報把好消息從各營，各連，各砲位，紛紛帶來：俄國人的攻勢已見衰退。

「倒也叫我吃了一驚，他們居然挺進了八百米，我不否認他們有勇氣。」格倫說。燃着
了一枝香烟，他又問道：「那麼你看要多少日子強渡這條河呢？」

「三天工夫，」勃魯赫牟勒回答，「我有命令。」於是忽然精神一振，他覺得非常的高
興。拍着自己的肚子，他又說：

「我這樣的好食量要是還留在國內那真是天曉得我如何是好了？我想我只好餓死。不瞞
你說，我已經吩咐拿我的午飯來了。我在這裡，要什麼有什麼。自從一九三九年起，我就帶
兵出征，到現在，老天在上我不打謊，我很可以在一等一的國際飯店裏當一名大廚房的顧問

，我已經弄成了定律，打到那一國就吃那一國的名菜。在吃的這一方面，我是世界主義者。他斜着眼睛朝格倫飛快地瞥了一眼，心裏想道：會不會這樣一個只知道喝的是黑咖啡吃的是鍋巴肉片湯和清脆瘦小雞的瘦傢伙對於飲食之道也感到興味？會不會這一個講究吃喝的弱點，——勃魯赫牟勒所引以自傲的一個弱點，可就惹起了格倫的討厭呢？但是格倫在微笑，而且很有味地聽着——他喜歡這位少校的關於吃喝的有聲有色的談話。這要是拿到柏林去講給人家聽，倒是出色的突料。

勃魯赫牟勒既這樣受到了鼓勵，就接着說下去：

「我在波蘭吃過 *Zrazy*（肉糜羹）和 *Fleki*（牛肚），看相骯髒，可是味道好的要命，也吃過 *Klutski*（小丸子），*Koyssa*（小蒸捲），和甜的 *Mazuskas*（糖元宵），我還喝 *Starka*（燒酒）；在法國，各式各樣 *Ragoouts*（敦肉），*Legumes*（豆莢），*Aitichkes*（野菜），*Fristings*（烤魚鱈），我都嚐過了，而且當真喝過了正牌的御用酒！在希臘，我和菜場上的老婆子一樣滿嘴的大蒜臭，我真怕我那一肚子的胡椒會把我的五臟六腑又燒焦了呢。至於。哦，此地，有乳豬，鵝，火雞，還有一樣美不可言的甜菜，*Zabarenik*（奶酪餃子），是一種在水裏煮過一下的白麪做的小餃子，櫻桃或是奶酪的餡心，上面再澆一層酸奶酪。今天你非嘗一嘗不可。」

「不，謝謝你，」格倫說，笑着，而且雙手一推，像是擋住了什麼危險的東西，「我倒想再見見柏林以及我的老婆和孩子們。」

這當兒，副官報告，俄國人的坦克撤退了，坦克且退且開砲掩護他們自己的步兵撤退，

俄國的飛機也回去了，各種口徑的砲都已經停止轟擊了。

「哦，你瞧，這便是你的所謂捉摸不定。」格倫說。

「不然，未必然，」勃魯赫牟勒回答，縐了眉頭。「我知道俄國人是多麼頭張的。」

「你還在相信那個捉麼不定麼？」格倫開玩笑地問。

「我相信我們的武器的威力，」勃魯赫牟勒回答，「也許他們就此靜下去了，也許不是，多半是不的。這倒不關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說着他就用手背敲着那地圖。

地圖上綠的森林和藍的河流與湖泊之間，有「法布爾」牌子鉛筆畫的紅色的粗大圓圈。這些便是德軍的大砲和迫擊砲的位置。

「我所信托的就是這些，」勃魯赫牟勒再說一句。

他說這話時，是慢慢地一字一字的，而且字字用力的。格倫覺得勃魯赫牟勒說這話時心裏不但在想俄國人的作戰的努力，而且也在回想昨天晚上他倆談話中的題目呢。

十五分鐘以後，電話又來了，報告俄國人又開始動作了。

第一批轟炸機的襲擊就是對準了德軍的重砲陣地的。緊接着又來了報告說俄軍的兩坦克業已衝進了迫擊砲營的陣地。接着又是施華爾勃少校報告說他那些一百〇五裡的大砲正被俄軍重砲猛烈地轟擊着。

勃魯赫牟勒立即認明白，這回俄軍的壓力不是沿全線平均分配而是有了一定的方向了。

他不能不感到那從圍圍四面八方逼過來搜索他的銳利的武器之有力而驚人的刺痛了。他和他

的部隊是這樣密切地而且習慣地痛癢相關的，因此他這刺痛的感覺也就發展成爲生理上的真

痛，他不禁舉手按住胸口，意欲驅走這煩擾的不安的情緒。可是這情緒並不消散，却在繼續。

俄軍的轟炸機剛剛飛走，戰鬥機却又出現在砲兵陣地的上空。各砲位的指揮員都來報告說砲手們都被迫躲到地洞裏去了，無法再開砲。

「不計代價支撐下去，砲火的猛烈要提到最高限度！」上校命令着。

他立線全身緊張起來。他不是白白地頂着勃魯赫牟勒這姓氏的！他不是徒負虛名而且受到軍隊裏的尊敬的！他的確是一個有經驗，有決斷，有能力的軍人。他在軍校的時候，教官們就把他作為真真的日耳曼軍官階層的代表人物看待的。

龐大而井井有序，上足了油而轉動得極為靈活的司令部的機構，在他的意志之下，整個的突然一震，而且立即動作起來。電話鈴響了，副官和下級軍官們動作敏捷而幹練地從野戰電報房走進了上校的房間，無線電發報機不停地在胡胡地響，聯絡員急急忙忙地灌下了幾口俄國釀造的杜松子酒，把船形帽拉到眉毛邊，衝出那學校的院子，跨上了摩托腳踏車，在滾滾塵頭中從大路和小路飛也似去了。

勃魯赫牟勒親自在電話上和砲隊的指揮官們通話。

蘇維埃的戰鬥機剛剛飛走，俯衝轟炸機又立即出現在德軍砲兵陣地的上空了。勃魯赫牟勒明白了對方指揮官的目的是掃蕩他的砲隊。他的大砲一尊一尊的被炸毀了。兩列的迫擊砲及其砲手也被掃去了。俄國人有系統地一個一個地摧毀了德軍的砲位。

勃魯赫牟勒把他的留作後備的步兵營調上火線來，可是幾分鐘以後他就得到報告，黑色

的蘇維埃的攻擊機從斜刺殺出，截擊那滿載步兵的摩托縱隊，砲彈和機槍彈，雨也似的打將下來。勃魯赫牟勒急令步兵們棄車步行前進。但這，也是不可能，因為俄軍把火力集中在那條路上，簡直的無法通過。

有生以來第一次，上校感到他的一雙手好像被縛住了。另一個人的意志在阻撓他，在擾亂他的部署。他萬萬想不到，甚至在一分鐘前他還不能想像對方的指揮官會佔了他的上風的。

十分突兀地，他忽然記起了一年他在法國的時候所見的一次異常巧妙的手術。這是一位到前方來觀察的有名的教授，腦病專家，世界的權威，所施行的。這位教授將一根奇怪的又像針又像小刀的細長而柔韌的傢伙探入了失却知覺的病人的鼻孔，教授的靈敏的白手指將閃那亮耀眼的傢伙一點一點的統進病人的鼻子裏。人家解釋給勃魯赫牟勒聽，毛病是在後腦骨上面的一些地方，教授用這古怪的探條，便是要直探到腦蓋骨和脊髓之間那有毛病的所在。這一個手術很叫勃魯赫牟勒吃驚。而現在，正在此際，彷彿着見對方那人也有跟那位教授一般的那樣一張銳敏而凝神的面孔，一雙靈敏的手，正從黑暗中將他那鋼質的傢伙刺到了可貴的神經中樞與細絲似的神經纖維之間。

「事情怎樣了？」格倫問。

「事情麼，俄國人終於表現了他的性格了，」勃魯赫牟勒回答。

他再看着地圖。敵人是在有條不紊地發展他的戰鬥。現在勃魯赫牟勒簡直彷彿能夠看見對方的面孔了。

「俄國步兵進攻我們的砲兵陣地了，」從火線上來了這報告。同時一個軍官飛奔而來大聲叫道：

「上校先生，俄國人的重砲從我們後方打來了。」

「哦，我還有辦法勝過他，」勃赫魯牟勒自信地說。

風在撲打那開著的法國式窗戶，風又使得那些門呀呀地響，使得那掛在牆上的教育掛圖獵獵地飛舞。風吹着那褐色的毛茸茸的史前人類頭顱掛圖。看來竟好像他在用勁地咬緊了他那強大的下顎。



雖死猶生

路米揚采夫的觀察崗離德國人很近。伏在灌木叢中的克萊諾夫金中尉看見兩個德國軍官從地下的掩蔽處出來，喝着咖啡，抽着烟。克萊諾夫金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他們的談話。他看見一個電話員這兩個軍官報告了些什麼話，而軍官之一，——顯然他的職位比他的同伴高些——就給了那電話員若干指示。克萊諾夫金惘然看着自己的錶，想起來真是慚愧，從前他有機會學德文而他竟沒有學。不然，他可以把這兩個德國軍官的談話一字不遺的都聽個明白。榴彈砲安置在樹林邊沿，離開克萊諾夫金現在所伏的地點約有一千公里。步兵也在那裏集中。傷兵們也移上來了，——他們躺在坦架上和載重汽車裏，都準備好了，只要一個信號他們就要跟着步兵推進。

電話員馬萊丁諾夫，伏在克萊諾夫金的旁邊的，特別有性趣地看住了那德國的電話員。這一個和他同業的德國人使他覺得好玩，同時又使他生氣。

「這傢伙鬼頭鬼腦。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個酒鬼」，馬爾丁諾夫低聲說。「要是他有朝一日接上了我們的線，他亦一個字都不會懂。該死的德國人！」

每個人都神經非常緊張，從伏在最前的逼近德國的地洞的克萊諾夫金起，直到最後面的在樹林中等候着開始進攻的傷兵和小孩子遼尼亞。排砲的聲音，自動步槍和機關槍的密集射擊，炸彈爆炸的聲音，大家都能聽到。飛機常常從他們頭上怒吼而過，直奔德軍的陣地。當

飛機向德軍的戰壕俯衝投彈的時候，他們好不容易這才耐住了不興奮地揮手也不歡呼。

包加列夫的激動亦不下於別人。他看見路米揚采夫以及那個無畏而好興緻的科士洛夫，都等持的心焦起來了。預先約好的進攻以前的這一階段早已過去了。乃至約定聯合策應進攻的時間也過去了。然而仍舊不見發出信號。每逢炮火轉猛的時候，指揮員們都立即停止談話，都側耳傾聽，向四方瞭望。然而仍舊一無所見，沒有邁爾采洛夫招呼他們的信號。

這一戰的炮火的聲音，從這些埋伏在德國陣地後方的人們聽來，實在是奇怪而加常的。一切聲響都是相反的：爆炸的砲彈來自蘇軍，而降降然的排砲則是德國人發田來的，有時候子彈在頭頂嗤的一聲飛過，這是蘇軍的子彈。德軍的自動步槍的達達的聲音以及機關槍的吼叫，聽起來特別可憎而驚心。而這一切反常的鏖戰之聲也影響着人們使之興奮激動起來。他們躺在樹後，在灌木叢中，在尙未收割的高高的苧麻田裏，他們在靜聽在全神貫注地凝望着晴朗的早晨的天空，——僅有數處被硝烟和塵頭所遮黑。

啊！這一些時候的大地多麼可愛呀！牠那大起大落的陵谷，牠那枯黃的山坡，牠那長滿了多塵的牛旁的深谷，牠那林間的空地，這全是多麼可以寶貴呀！從泥土裏發散出來的氣味多麼神奇，——樹葉霉爛的氣味，乾燥的塵埃的氣味，樹木深處的潮氣，爛泥和微菌的氣味，乾了的漿菓以及落在地上的曾經幾度的濕了又燥，燥了又濕的枯枝的氣味。和風從田野吹來了落花枯草暖烘烘的使人悵惘的氣味。半明不暗的林子裏，突然射進一條太陽光來了。蛛網上的露珠於是綻開了一道游塵翱翔着的彩虹，好像要顯一顯和平與靜穆的神奇。

那邊躺着羅其姆采夫，臉朝着地。可是他並沒睡着。他兩眼灼灼注視着那一叢荆棘近旁

的一片土。他的鼻息咻咻然，吸着泥土的香味。他興味盎然，聚精會神地，觀察着身旁的動靜。一個螞蟻的縱隊沿着一條看不見的路在行進，拖曳着乾枯的草葉和斷枝。「也許牠們也在作戰呢，」羅其姆采夫惘然想，「而這是動員了來構築工事和砲壘的。或者，也許有誰要蓋造新房子，而這些是去上工的木匠和泥水匠呢……」

他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的世界是林林總總的。不過是林子邊沿隙地上方尺之廣，不過一叢荆棘而已。可是這方尺之地多麼豐饒而奇偉！清無花的荆棘叢多麼富麗！乾燥的泥土上，有一條裂縫。像是極細的閃電。那些螞蟻正從一座橋上通過這峽谷，守着嚴格的秩序，一個一個過去，而在谷那邊的螞蟻則耐心地等候着輪到他們的次序。一匹瓢蟲——穿了件紅色印花布衣服的矮胖的女人——匆匆忙忙轉來轉去，尋覓渡口。再看那邊啊，一頭小老鼠後腿蹲着探起身子，日光灼灼，旁若無人地在草間索索齧齧串來串去。一陣風來了，那些草搖曳罄折，各有其各自的姿態，有些是溫順地立刻偃伏在地上了，有些則倔強地發怒地抖着，反捲起牠們那扁平而中空的穗子。而在荆棘叢上，細粒的果實也在晃動，——這是被太陽晒成了黃的黃，紅的紅，好像火燒過的陶土似的。一張蛛網，這顯然久已被他的主人所拋棄，在風中輕輕搖曳，網上粘得有些枯葉，樹皮：甚至還沉重地掛着一顆榛子。這好像是淹斃的漁夫遺棄在沙灘上的漁網。

而這樣的土地，這樣的森林，還多得很呢：這樣的有生命存在的方尺之地多到不可計算呢。而羅其姆采夫有牛以來所見所聞，有多少黎明比這更美麗，有多少夏季的急雨，多少小鳥的啾啾，多少涼風，和夜霧呢！有多少工作呵！而且當他下工回家他的妻用了一古正經的

可又充滿愛意的口吻問他「你就吃飯不？」而他在寧靜的屋子裏一邊吃着向日葵子油煎的番餅，一邊看着抱的孩子們和老婆的被太陽晒得通紅的手臂，——這些時光是多麼出奇的窩心呢！而現在，他的生活的前途還有多少呢……還能很多麼？總之，此時此地，在短短的五分鐘之內，也許一切就會完結的。……有幾百的紅軍士兵也是這樣躺在那里想，回憶他們的家和妻子，看着土地，樹木，灌木叢，呼吸那芬芳的晨氣。全世界沒有比這更好的土地。

伊格那底也夫思慮頗深地對他的同伴說：

「有一天我聽見高射砲隊的兩個中尉在談話，——他們說，根來也作怪，我們在這裏打仗，而周圍是菓子園和嬌啼的小鳥，好像我們所做的事跟牠們一點沒有關係……我也想到這個，可是我以為不然；這兩位簡直就是沒有看的深刻些。一切生命全是感到了戰爭的影響的。譬如馬。難道馬不會受罪！或者就拿我們駐紮在羅加赤夫那時來說罷，我記得，那時每逢警報，狗們都躲到地窖裏。甚至我還看見一條母狗把牠的小狗藏在壕溝裏，等警報一解除，她又馬上帶牠們出來散步。就是那些家禽罷，——鵝，鷄，火鷄，難道牠們沒有在德國人手裏受罪？而在這裏，在我們周圍，在這林子裏，鳥兒們也是担着驚嚇的，——每逢有飛機出現，牠們就像一片雲彩似的飛了起來，狂啼亂竄，急急忙忙飛走。有多少森多少菓子園被炮火燬壞了呀？哦，就同我剛才所想——戰事在進行，成千的我們躺着這裏，——而這些螞蟻和蚊子的生活也一下子弄得顛顛倒倒的。」

他抬起身子來看着他的同伴，又俏皮地說：

「呵，朋友們，活着總是好的！只有在像今天這樣的日子裏你才認清了活着總是不錯的

。好像你大可以這樣躺着。一千年不會厭煩！你可以呼吸的！」

包加列夫在靜聽砲火的聲音。突然間，砲彈爆炸的聲音沉寂下去了。紅星徽的飛機也不再在德軍的陣地上空飛翔了。難道那攻勢竟被擊退了麼？難道邁爾采洛夫不能把德軍的防線破壞到可以和包加列夫聯合夾擊的程度麼？憂愁緊抓住包加列夫的心。一想起邁爾采洛夫也許會失敗，包加列夫就悶的受不住。他不再看見有太陽光了，他覺得天已變色，由蔚藍變成黝黑了。他看不見那展開在他面前的那一片空地。一切都消褪了，樹木，田野。充滿了他全身心的，只有恨，對於德國人的仇恨。

在這里，在樹林的邊沿，包加列夫能够很清楚地想像得到那邪惡的勢力如何在人民的土地上爬行着。這是屬於人民的土地！這是在湯瑪斯。莫爾的烏托邦，奧文的憧憬，偉大的法蘭西哲人的作品，十二月黨人的言論，倍林斯基與赫爾岑的論文，席略鮑夫與米海洛夫的通信，織工阿列克賽夫的發言中，所曾渴望於人類的一塊不知有奴役而人人以理性與公道相處的土地，這是一塊爲人民所共有的土地，這是永久消滅了主與奴的階級，人人平等的土地。爲了爭取和信持這一塊自由樂土，成千成萬的俄羅斯革命志士曾經捐棄了他們的生命。包加列夫認識他們有如認識自己的同胞兄弟。他讀過所有的關於他們的書，誦過他們的遺言，他們給自己母親和孩子們的信札，他熟知他們的日記和祕密的談話，那是幸而能活着獲得自由的朋友們給記下來的：他知道他們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所走過的道路，宿夜的驛站，以及把他們上了鍊枷的監牢。他愛這些人，尊敬這些人，就同他最親最愛的骨肉一樣。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基輔的工人，明斯克的印刷工人，維爾那的裁縫，別洛斯托克的織工——這些城市現在

是被法西斯所侵佔了的。

包加列夫以他全身的每一纖維愛這土地，——經過內戰的艱苦，受過飢荒的這塊土地。儘管這還是個窮地方，還是得刻苦工作，刻苦生活的地面，然而他愛這土地。……

他慢慢地從伏在地上的士兵中間走過，時時止步說一兩句話。然後再走。

「如果邁爾采洛夫，」他肚子裏尋思，「在一小時之內還沒發信號，我就帶領隊伍進攻我們獨力突破德國人的防線……再等候整整一小時罷。」

在他看來，這一天的戰爭，——長距離退却以後的這一仗，是戰爭轉捩點和時機成熟的象徵。「邁爾采洛夫應當成功，」他對科士洛夫說，「這是非成功不可的，不然，就是我一無所見，一無所知了。」他瞥見了伊格那底也夫和羅其姆采夫，他就走到他們那邊，在草上坐下。他覺得這兩位此時的所談所思也就是他心中擺不開的那一件事。

「你們在這裡談些什麼事？」他問。

「哦，你看，我們是在這裡談論蚊子，」伊格那底也夫帶着負疚的笑聲回答。

「蚊子，」包加列夫想，「那麼，在這時候，難道我們當真會想到一些全不相干的東西很？」

信號來了，足有幾十人都看見，——紅色的火箭從蘇軍陣地向德軍這邊射了出來。剎那間，路米揚采夫的彈砲也就焦雷似地發吼了。成千的人被這一下嚇得僵了。榴彈砲的吼聲告訴德國人他們後方埋伏得有蘇維埃的軍隊。

包加列夫愉快地朝田野周迅速地瞥了一眼，握一握在右首的科士洛夫的手，對他說：「

朋友，我期望你的顯身手。」于是用勁吸了一口氣，他喊道：

「跟我來呀，同志們，向前！」

沒有一個人躺在那可愛的暖和的夏季的土地上了。包加列夫領着頭衝向前去，一種無可名狀的激情抓住了他的全身。是他帶着部下衝鋒，然而，和他成爲統一的永不可分的一體，他的部下也似乎在推動他向前。他聽得到他背後的他們的沉重的喘息，而他們的心的熱烈而的跳動也傳達到他的心上，這是奮戰以求光復土地的人民。包加列夫聽得那些靴子的踏步聲，而這是從守勢改取攻勢的全俄羅斯人民的步伐的聲音。他們愈跑愈快，「烏拉」的吶喊聲也愈來愈響，充滿了空間，傳佈到遠處。這吶喊的雄聲，通過了戰場上槍砲的雷鳴，直灌進了挺着刺刀衝鋒的邁爾采洛夫的各營戰士的耳朵，也鑽進了遼遠的被敵人佔據的村莊中農民們的心。這「烏拉」的吼聲也被高飛在天空的鳥兒們聽到。這「烏拉拉」的霹靂使青天震駭，大地發抖。

德國人拚命抵抗。他們機警而敏捷地佈起圓形陣勢來。用機關槍掃射。但是那兩大股的俄羅斯步兵堅定地前進而合圍，紅軍步兵跳過溝渠和戰壕。砍斷鐵絲網，扔手榴彈炸載重汽車和裝甲，車在泥地裏的黑的坦克也被俄羅斯的熾旺炮火引起了燃燒。不可是不久以前這些人還不敢在林子裏高聲說話，還把老鴉叫當作德國人在談話？而現在邁爾采洛夫的各營人不但聽到了從敵人後方來的「烏拉」，並且也看到了這些同志們的滿臉大汗塵埃厚積的面孔，並且也能分辨來復槍兵和擲彈手，砲兵的黑色的耳罩以及科士洛夫中尉站形帽上的紅星帽章。然而德國人仍在抵抗。他們之所以如此頑強，也許不僅是一股蠻勁，而是他們自以爲無敵

的神話還在使他們陶醉即在這一失敗的瞬間他們還沒清醒。也許在七百天來習慣於打勝仗的這些兵不能而且也不肯明白在這七百日一天，失敗已到了他們頭上。

但是德軍的陣線是被突破而且粉碎了……

最先會合的兩個紅軍士兵擁抱了，而在喊殺聲中有一個聲音高叫道：

「給我吸一口，兄弟，整整一星期沒有烟抽了！」

那邊，第一批投降的德軍的機關槍手舉起了他們的雙手，一個鉤鼻子的滿臉雀斑的自動步槍手銳聲叫着「羅斯人，別開槍，」就把他那支黑色的自動步槍丟在地下。而垂頭喪的一串俘虜也從那邊走過了。船形帽也沒有了，敞開了衣領口，制服的鈕扣都在剛才打的激烈時解開了的，口袋都翻出在外邊，表示沒有暗藏着手槍或手榴彈之類。書記、電報生、無線電員，也從司令部裏押出來了。板起了臉的血污滿身的戰士們默默地看着那粗壯的德國上校的屍體，他是用一顆子彈打進自己的腦袋而結果了自己的。而那邊，一位年青的指揮員已經在飛目點查那些遺棄在戰場上的德軍的大砲，坦克，自動步槍，和機關槍。

「委員在那里？」人們互相問着。

「委員在那里？」要米揚采夫在問。

「誰看見委員沒有？」科士洛夫問，抹着額角上的汗水。

「委員是一直和我們在一該的，」士兵們說，「委員是和我們在一處的。」

「委員在那里？」邁爾采洛夫大聲問，從那些打壞了的汽車中間擠過來，全身骯髒，新的軍服已經被彈片撕得破碎而襤褸。

於是人們告訴他：「委員一身向前，委員是和我們在一處的。」
在陽先無情地照着的戰場上，一輛小小的茶褐色的裝甲車飛馳而來，車子裏出來了乞列特尼成科。

「乞列特尼成科同志，」邁爾采洛夫對他說，「您的公子在後面就要來的行李車裏。是包加列夫將他和隊伍一同帶來的。」

「我的遼尼亞，」乞列特尼成科說，「我的兒子麼？」

他朝邁爾采洛夫看着，邁爾采洛夫不答，低垂了眼光。乞列特尼成科木然站在那裏，望着那從林子裏出來的載重汽車。

「我的兒子，」他又說一遍，「我的兒子。」

於是轉身向邁爾采洛夫問道：

「委員在那裏？」

邁爾采洛夫還是不作擊。

風在田野上呼嘯……

在遠遠那邊，在火光漸就低下去的那邊，有兩個人來了。小家都認識這兩個人。這是包加列夫和伊格這底也夫。血從他們衣上滴下來，他們互相扶着走，步子緩慢而沉重。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初版

人民是不朽的

著作者

格洛斯基曼

翻譯者

茅盾

編輯及
發行者

中蘇文化協會
重慶中山路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不
所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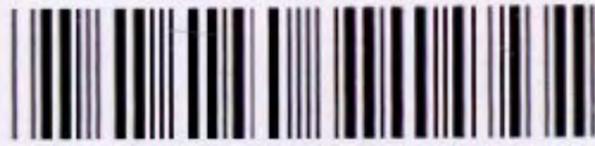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004652766

法務部調查局



005761

